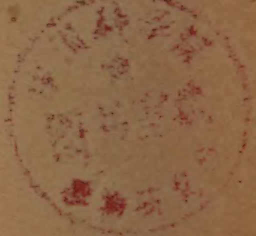
第五十八冊

總論　醫術名流列傳

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通俗圖書刊行社刊行
會文堂新記書局發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第五十八册目錄

卷五百一總論一

易經……一
㈠无妄卦—一
書經……一
㈠說命上—一
禮記……二
㈠曲禮下—二
周禮……二
㈠天官—三

中国科学院图书室藏 医学研究所
6513135

張機金匱要略……一四
㈠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一一四
褚氏遺書……一四
㈠除疾一一五　㈡審微一一五　㈢辨書一一五
陽泉物理論……一五
㈠論醫一一五
隋書……一六
㈠經籍志一一六
孫思邈千金方……一六
㈠論大醫習業一一六　㈡論大醫精誠一一七　㈢論治病略例一一八　㈣論診候一一八
東坡雜記……一九

春秋四傳……四

㈠許世子止不嘗藥—四

黃帝素問……五

㈠四氣調神大論篇—五　㈡生氣通天論篇—五　㈢金匱眞言論篇—五　㈣陰陽應象大論篇—五　㈤陰陽別論篇—六　㈥靈蘭祕典論篇—六　㈦五臟別論篇—六　㈧移精變氣論篇—六　㈨湯液醪醴論篇—七　㈩舉痛論—八　(十一)至眞要大論篇—八　(十二)著至教論篇—八　(十三)示從容論篇—九　(十四)疏五過論篇—九　(十五)徵四失論篇—一〇　(十六)方盛衰論篇—一一　(十七)解精微論篇—一三

靈樞經……一三

㈠邪氣臟腑病形—一三　㈡根結—一三　㈢官鍼—一三　㈣逆順肥瘦—一三　㈤順氣一日分爲四時—一三　㈥賊風—一三

扁鵲難經……一三

㈠十二難—一三　㈡十三難—一三　㈢六十一難—一四　㈣七十七難—一四　㈤八十一難—一四

卷五百二一總論二

李杲珍珠囊指掌……一二五

㈠用藥法—一二五

此事難知集……一二五

㈠醫之可法—一二五

羅天益衛生寶鑑……一二六

㈠福醫治病—一二六

朱震亨心法……一二七

㈠不治已病治未病論—一二七 ㈡亢則害承迺制論—一二七 ㈢審察病機無失氣宜論—一二八 ㈣能合色脈可以萬全論—一二九

王好古湯液本草……一三〇

㈠求醫診脈—一九　㈡醫者以意用藥—一九

避暑錄話……………………………………一〇

㈠士大夫不可輕信醫—二〇　㈢集方書—二〇

玉澗雜書……………………………………二一

㈠醫不能起死人—二一

夢溪筆談……………………………………二一

㈠用藥不可不愼—二一

林逋省心錄…………………………………二二

㈠論醫—二二

陳自明外科精要……………………………二二

㈠論醫者更易良方—二二

王綸明醫雜著……三八
㈠醫論—三八
柏齋三書……四一
㈠治瘵須法素問—四一
無名氏原機啓微……四一
㈠序—四一
醫說……四一
㈠藥醫之難—四一　㈡醫通神明—四二　㈢醫不貪色—四二　㈣隱醫—四二　㈤治病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四二
續醫說……四三
㈠處方貴簡—四三　㈡醫貴權變—四三

(一)察病輕重—三〇　(二)醫之可法—三〇

呂復醫門羣經辨論……三〇

(一)古方論—三〇

王禕青巖叢錄……三四

(一)論醫—三四

比事摘錄……三五

(一)醫孝—三五

王文祿醫先……三六

(一)論醫—三六

虞摶醫學正傳……三六

(一)或問—三六

㈠醫有八要—四七

本草類方……四七

㈠醫不可用孟浪—四七

徐春甫古今醫統……四七

㈠愼疾愼醫—四七 ㈡古醫十四科—四八 ㈢時醫—四九 ㈣巫醫—四九 ㈤名醫—四九 ㈥儒醫—五〇 ㈦五難—五〇 ㈧醫喩政—五一 ㈨論醫—五一 ㈩裒方書—五一 (一一)一理貫通—五二 (一二)鍼灸藥三者備爲醫之良—五二 (一三)庸醫速報—五二 (一四)醫業不精反爲夭折—五三 (一五)用藥活法—五三

王肯堂證治準繩……五三

㈠通論—五三

李梴醫學入門……五四

㈠習醫規格—五四

卷五百三總論三

吳文定公家藏集……四五
(一)醫僧庸妄治病速死—四五
醫學集成……四五
(一)醫學須會羣書之長—四五
九靈山房集……四六
(一)醫儒同道—四六
大學衍義補……四六
(一)國設醫學—四六
本草衍義……四七

㈠治病—六四

寓意草……六五

㈠先議病後議藥—六五　㈡議病式—六六

日知錄……六六

㈠論醫—六六

卷五百四醫術名流列傳一

上古……六九

僦貸季……六九　岐伯……六九　雷公……七〇　俞跗……七二

少俞……七二　巫彭……七二　桐君……七二　伯高氏……七二

馬師皇……七三　鬼臾區……七三　苗父……七三　巫妨……七三

陶唐氏……七四

龔廷賢萬病回春……五六
㈠醫家十要—五六　㈡病家十要—五七　㈢醫家病家通病—五七
陳實功外科正宗……五八
㈠醫家五戒十要—五八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六〇
㈠醫工論—六〇
李中梓醫宗必讀……六一
㈠不失人情論—六一　㈡行方智圓心小膽大論—六三
繆希雍本草經疏……六三
㈠祝醫五則—六三
喻昌醫門法律……六四

公孫光楊中倩……八三　陽慶……八四　淳于意……八四　秦信……九一
宋邑……九二　高期王禹……九二　馮信……九二　杜信……九二
唐安……九二　蘇耽……九三　劉安……九三　王遂……九三
樓護……九四　元俗……九四　李少君……九四　安丘望之……九四
涪翁程高……九五

卷五百五醫術名流列傳二

後漢……九七
郭玉程高……九七　李助……九七　韓康……九八　張伯祖……九八
張仲景……九八　杜度……九九　衞沈……九九　李常在……九九
葛越……九九　王遙……九九　沈建……一〇〇　壺翁費長房……一〇三
華佗……一〇〇　李當之……一〇五　吳普……一〇五　樊阿……一〇六
魏……一〇六
句驪客……一〇六　封君達……一〇六

巫咸……七四

商……七四

伊尹……七四

周……七四

巫彭……七四　醫緩……七五　醫和……七五　醫昫……七六

范蠡……七七　盧氏 矯氏 俞氏……七七　長桑君……七七　扁鵲……七八

子陽……八一　子豹……八一　子容 子明 陽儀 子越 子游……八一

鳳綱……八二　文摯……八二　沈羲……八二

秦……八三

安期生……八三　崔文子……八三

漢……八三

南齊……一一七
褚澄……一一七　徐文伯……一一八　徐嗣伯……一一九　徐雄……一二〇
顧歡……一二〇　腳腫醫……一二〇　徐玉……一二〇
梁……一二一
許道幼……一二一

卷五百六醫術名流列傳三

北魏……一二三
徐謇……一二三　王顯……一二四　周澹……一二五　李亮李元孫　李修
……一二五　崔彧崔景哲……一二六　張遠遊……一二六
北齊……一二六
崔季舒……一二六　祖珽……一二七　鄧宣文……一二七　馬嗣明……一二七

吳……一〇七
董奉……一〇七　負局先生……一〇八　呂博(按攖甯集又名廣未知孰是故並錄俟考)……一〇九　葛仙公鄭隱　鮑元……一〇九
晉……一〇九
王叔和……一〇九　皇甫謐……一一〇　李子豫……一一〇　程據……一一一
張華……一一一　裴頠……一一一　支法存……一一一　阮侃……一一二
張苗……一一二　于法開……一一二　蔡謨……一一二　殷浩……一一二
范汪……一一三　宮泰……一一三　劉德……一一三　史脫……一一三
鄞邵……一一三　殷仲堪……一一四　葛洪……一一四　許遜……一一五
宋……一一五
徐熙……一一五　蘇家……一一五　徐秋夫……一一五　徐道度徐叔嚮……一一六
羊欣……一一六　薛伯宗……一一六　僧深……一一六　秦承祖……一一七
劉涓子……一一七

卷五百七醫術名流列傳四

唐二……一四五

張文仲李虔縱……一四五　韋慈藏……一四六　郝公景……一四六　狄仁傑……一四六

則天時醫人……一四六　李聽……一四七　孟詵……一四七　王方慶……一四七

紀朋……一四八　周廣……一四八　陳藏器……一四八　日華子……一四九

元珠先生……一四九　王冰……一四九　劉大師……一四九　李祐……一五〇

宋清……一五〇　劉禹錫……一五一　梁革……一五一　梁新趙鄂……一五二

王超……一五二　張仕政……一五三　陳仕良……一五三　京城醫者……一五三

趙卿……一五三　沈應善……一五四　紫極宮道士……一五四　陳寨……一五四

拂菻醫……一五五　譚簡……一五五　釘鉸匠……一五六　市醫……一五六

張萬福……一五七　王彥伯……一五七　申光遜……一五七　揚州醫生……一五七

五代……一五八

唐慎微……一五八　孟昶……一五八　韓保昇……一五八　李譔……一五九

張子信……一二八　李元忠李密……一二八　徐之才……一二九　徐之範……一三一
徐敏齊……一三一
北周……一三一
姚僧垣……一三一　褚該……一三四
隋……一三四
許智藏許奭 許澄……一三四　莫君錫……一三五　巢元方……一三五
楊上善……一三五　全元起……一三五　北山黃公……一三五
唐一……一三六
許引宗……一三六　宋俠者……一三六　李洞元……一三六　李世勣……一三七
于志甯……一三七　甘伯宗……一三七　甄權……一三七　甄立言……一三七
張寶藏……一三八　孫迴璞……一三八　孫思邈……一三九　秦鳴鶴……一四二
曹元王勃……一四二　王燾……一四四

孫用和……一七一　高保衡……一七一　林億……一七一　錢乙……一七一
僧奉眞 元覺 法琮 了初……一七三　黃冠道人……一七三　杜嬰……一七三
張騤……一七三　鄭榮……一七四　龐安時……一七四　單驤……一七五
孫兆……一七六　張立德子……一七六　仇鼎 張君宜……一七六　黃州僧……一七七
蕭氏……一七七　郭照乾 馮氏 郭敬仲……一七七　張擴……一七八
章迪……一七九　章濟……一七九

蕭炳……一五九　李雲卿……一五九　顯德中道士一五九　吳廷紹……一五九
虞洮……一六〇
遼……一六〇
直魯古……一六〇　耶律敵魯…一六一　迭里特……一六一　耶律庶成…一六一
宋一……一六一
劉翰……一六一　陳昭遇……一六二　王懷隱……一六二　王光佑……一六二
僧道廣……一六三　吳復珪……一六三　馬志……一六三　釋洪蘊（按江西通志法堅傳中載有法瀘疑洪以俟當作法瀘當作瀘未知是否今姑合之參考）……一六三
趙自化……一六三　馮文智……一六四　蘇澄……一六四　劉難經……一六四
李甯……一六四　史載之……一六四　張炳……一六五　劉元賓……一六五
釋法堅……一六五　甄棲真……一六六　高若訥……一六六　譚仁顯……一六六
許希……一六七　嘉祐時鍼醫一六七　王纂……一六七　閻士安……一六八
李明甫……一六八　曾若虛……一六八　曹居白……一六八　屠光遠……一六九
僧智緣……一六九　郝允中孚　郝懷質　趙宗古……一六九　虞鹿……一七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

醫部總論一

易經

㊀无妄卦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程傳 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無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程傳 人之有妄，理必修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爲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本義 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爲妄而生疾矣。大全 中溪張氏曰：无妄而疾，又无妄而藥，則反爲妄而起其疾矣。此无妄之藥，所以不可試也。孔子曰：「丘未達，不敢嘗，」聖人不試无妄之藥如此。

書經

㊀說命上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訂義 鄭康成曰：醫師，衆醫之長也。 陳宏甫曰：人之一身之用，與天地同，有餘則損，不足則補，天之道也。自非達得造化消息盈虛之理，如何會知得人身中氣偏之所在，此眞是絲毫不可差，如後世庸醫，安能了得此事，所以成周以士大夫爲之。

薛平仲曰：膳夫自庖人至腊人，既聯事以共其職矣，食醫一官屬焉可也，特別而置諸醫者之列，固人主護養之道。然先王不忍厚己以忘民也，是故先於食醫，則有醫師以掌分治民物之疾病，後於食醫，則疾醫瘍醫獸醫次第而設焉。蓋仁出於身而加於民，愛乎物，實自夫一飲一食之間推之。

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訂義 劉執中曰：醫師掌醫之政令，則聚其毒藥，有州土之宜，有采取之候，有治煉之方，有攻療之制，悉預知之，然後可以共醫事。

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訂義 王氏曰：餼廩稱事，然後能者勸而不能者勉。

史氏曰：計其所失爲之殿最，則爲醫者惟恐其失之矣。

食醫中士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君子之食恆做焉。

訂義 鄭節卿曰：古者史官樂官與醫卜之官，皆世其業，不兼官，不貳事，懼其不精也。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執技以事上者，惟醫爲難精，惟疾病不可不謹，先王豈敢以一人而兼二三人之能哉？是故食醫之下有疾醫，調飲食，不兼於治病，疾醫之下有瘍醫，察內證，不兼於外證，瘍醫之下有獸醫，治禽獸者不兼於治人也，必求其精，不敢計

孔傳 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疏 正義曰『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也。』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然則藥之攻病，先使瞑眩憤亂，病乃得瘳，傳言瞑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

禮記

(一)曲禮下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大全 嚴陵方氏曰：君于平居無事之時，其膳也，膳夫品嘗之，太子親視之，亦以致其謹而已。則於有疾之時，尤所不可忽也。醫之爲術，苟非父祖子孫傳業，則術無自而精，術之不精，其可服其藥乎？周官司徒以世事教能者，良以此也。雖然，經之所言，亦道其常而已。若夫非傳業而或自得於心者，未及三世，固在所取也。故周官醫師止以十全爲上，或傳之非其人，雖三世亦所不取也。故孔子言無恆之人，不可以作巫醫。集說 鄭氏曰：嘗度其所堪，不三世不服其藥，謹物齊也。 孔氏曰：凡人病必服藥，父子相承至三世，則能謹物調齊矣。又說云：三世者，一黃帝鍼灸，二神農本草，三素女脈訣，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其藥。 藍田呂氏曰：孔子所愼齊戰疾，疾者危事也，危而不謹，取禍之道也，況君親之疾乎？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則攻疾之藥，未嘗無毒，好惡或失其性，齊量或失其宜，寒熱補瀉或反其用，小則益病，甚則至於喪身，爲人臣子者，不嘗試而用之，不忠不孝莫大焉。此許世子止以不嘗藥之過，所以被弒君之名也。醫至三世，治人多矣，用物熟矣，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 山陰陸氏曰：三世相傳，意之所不能察者察矣。世云老醫少卜。

務所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愼也止不擇醫
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愼矣。

大全 張氏曰：藥劑所以致人之死者非一端，故以瘧言之。今之治瘧，以砒煆而餌之多愈，然煆不得法，而反殺人者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 疏曰：按傳許君飲止之藥而卒耳，實非弑而加弑者，責止事父不舍其藥物，言藥當信醫，不須己自爲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劑，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弑，蓋爲教之遠防也。

黃帝素問

㈠四氣調神大論篇

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兵，不亦晚乎？

㈡生氣通天論篇

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勿爲。故陽蓄積病死，而陽氣當隔，隔者當瀉，不亟正治，粗乃敗之。

㈢金匱眞言論篇

善爲脈者，謹察五臟六腑，一逆一從，陰陽表裏雌雄之紀，藏之心意，合心於精，非其人勿教，非其眞勿授，是謂得道。

㈣陰陽應象大論篇

治病必求於本，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

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

其冗，先王之仁也。

疾醫中士八人，掌養萬民之疾病，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

訂義　鄭康成曰：五藥草木蟲石穀。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也。　王氏曰：素問曰：形不足，溫之以氣，精不足，補之以味，味養精者也，穀養形者也，藥則療病者也。養精爲本，養形爲次，療病爲末。　呂氏曰：先以五味五穀，繼以五藥，以藥醫之下也。雖然，豈獨醫哉？

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

訂義　賈氏曰：氣病在內，人所不覩，見其聲色，則知其增劇及簡易也。　王氏曰：望其氣，又聽其聲，又觀其色，以眡其死生，死生不過五，以味穀藥養其病，亦不過五，則以物之更王更廢更囚更死，不過五故也。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歲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

訂義　賈氏曰：以疾醫中士八人，人各有能，故使分治之也。

瘍醫下士八人，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

訂義　愚攷醫之用祝，理或宜然，今世有以氣封瘍而從之者，正祝由之遺法也。祝之不勝，於是用藥，藥或不能去，必劀以刃而去惡血，劀而不愈，必殺之以藥而食其惡肉。凡四法，各有深淺之度，故言齊。

春秋四傳

㊀許世子止不嘗藥

春秋昭公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傳也，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脈是矣。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脈，此上帝之所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生道以長，命曰聖王。

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痹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荄之枝，本末為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

暮世之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粗工兇兇，以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

帝曰：『願聞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色脈，用之不惑，治之大則，逆從到行，標本不得，亡神失國，去故就新，乃得眞人。』

帝曰：『余聞其要於夫子矣。夫子言不離色脈，此余之所知也。』岐伯曰：『治之極於一。』帝曰：『何謂一？』岐伯曰：『一者因得之。』帝曰：『奈何？』岐伯曰：『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帝曰：『善。』

㈨湯液醪醴論篇

帝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為而不用，何也？』岐伯曰：『自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為備耳。夫上古作湯液，故為而弗服也。』

『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

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岐伯曰：『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也。』

帝曰：『形弊血盡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帝曰：『何謂神不使？』岐伯曰：『鍼石道也，精神不進，

故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以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得過，用之不殆。

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觀浮沉滑濇而知病所生，以治無過，以診則不失矣。

㈤陰陽別論篇

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

㈥靈蘭祕典論篇

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窘乎哉！消者瞿瞿，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爲良？恍惚之數，生於毫氂，毫氂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黃帝曰：『善哉！余聞精光之道，大聖之業，而宣明大道，非齋戒擇吉日不敢受也。』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室，以傳保焉。

㈦五臟別論篇

凡治病必察其下，適其脈，觀其志意與其病也。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必不治，治之無功矣。

㈧移精變氣論篇

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

岐伯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官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能治其內，鍼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當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從，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臟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

雷公曰：『請受道諷誦用解！』帝曰：『子若受傳，不知合至道以惑師教，語子至道之要，病傷五臟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別，是世主學盡矣。』

(三)示從容論篇

黃帝燕坐，召雷公而問之曰：『汝受術誦書者，若能覽觀雜學，及於比類通合道理，爲余言子所長，五臟六腑膽胃大小腸脾胞膀胱腦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從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過失。子務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爲世所怨。』

雷公曰：『臣請誦脈經上下篇甚多矣，則無比類，猶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帝曰：『子所能治，知亦衆多，與此病失矣。譬以鴻飛，亦沖於天。夫聖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類，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經！』

(四)疏五過論篇

黃帝曰：『嗚呼遠哉！閔閔乎若視深淵，若迎浮雲，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際。聖人之術，爲萬民式，論裁志意，必有法則，循經守數，按循醫事，爲萬民副，故事有五過四德，汝知之乎？』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聞五過與四德，比類形名，虛引其經，心無以對。』

帝曰：『凡未診病者，必問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嘗富後貧，名曰失精，五氣留連，病有所并，醫工診之，不在臟腑，不變軀形，診之而疑，不知病名，身體日減，氣虛無精，病深無氣，洒洒然時驚，病深者，以其外耗於衞，內奪於榮，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過也。

『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愚醫治之，不知補瀉，不知病情，精華日脫，邪氣乃并，此治之二過也。

『善爲脈者，必以比類奇恆從容知之，爲工而不知道，此診之不足貴，此治之三過也。

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

帝曰：『夫病之始生也，極微極精，必先入結於皮膚，今良工皆稱曰病，成名曰逆，則鍼石不能治，良藥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數，親戚兄弟遠近，音聲日聞於耳，五色日見於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乎？』岐伯曰：『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也。』

㊀舉痛論

黃帝曰：余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合於今，善言人者，必有厭於己，如此則道不惑而要數極，所謂明也。

㊁至眞要大論篇

岐伯曰：百病之起，有生於本者，有生於標者，有生於中氣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取標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逆，正順也，若順，逆也，故知標與本，用之不殆，明知逆順，正行無間，此之謂也。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診，足以亂經，故大要曰：『粗工嘻嘻，以爲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同氣異形，迷診亂經，』此之謂也。

帝曰：『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以之化之變也。經言盛者瀉之，虛者補之，余錫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應，猶拔刺雪汗，工巧神聖，可得聞乎？』岐伯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此之謂也。』

㊂著至教論篇

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乎？』雷公對曰：『誦而未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羣僚，不足治侯王，願得受樹天之度，四時陰陽合之，別星辰與日月光，以彰經術，後世益明，上通神農，著

治之四失也。

「是以世人之語者，馳千里之外，不明尺寸之論，診無人事，治數之道，從容之葆。

「持其寸口，診不中五脈，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遺師其咎。是故治不能循理，棄術於市，妄治時愈，愚心自得。嗚呼！窈窈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擬於天地，配於四海，汝不知道之論受以明爲晦。」

帝曰：診有十度，㊅方盛衰論篇度人脈，度臟，度肉，度筋，度俞，度陰陽氣盡，人病自具，脈動無常，散陰頗陽，脈脫不具，診無常行，診必上下，度民君卿受師不卒，使術不明，不察逆從，是爲妄行，持雌失雄，棄陽附陰，不知幷合，診故不明，傳之後世，反論自章。

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

陰陽並交，至人之所行。陰陽並交者，陽氣先至，陰氣後至。

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奇恆之勢，乃六十首診微合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其中之論，取虛實之要，定五度之事，知此乃足以診。

是以切陰不得陽，診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不湛，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後，故治不久，知醜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紀，診道乃具，萬世不殆，起所有餘，知所不足。

度事上下，脈事因格，是以形弱氣虛死。形氣有餘，脈氣不足死。脈氣有餘，形氣不足生。

是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必淸必靜，上觀下觀，司八正邪，別五中部，按脈動靜，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能逆從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診之或視息視意，故不失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失經絕理亡言妄期，此謂失道。

『診有三常，必問貴賤，封君敗傷及欲王侯，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痿躄為攣，醫不能嚴不能動神，外為柔弱，亂志失常，病不能移，則醫事不行，此治之四過也。

『凡診者必知終始，有知餘緒，切脈問名，當合男女，離絕菀結，憂恐喜怒，五臟空虛，血氣離守，工不能知，何術之語？嘗富大傷，斬筋絕脈，身體復行，令澤不息，故傷敗結，留薄歸陽，膿積寒炅，粗工治之，亟刺陰陽，身體解散，四支轉筋，死日有期，醫不能明，不問所發，唯言死日，亦為粗工，此治之五過也。

『凡此五者，皆受術不通，人事不明也。故曰：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臟六腑，雌雄表裏，刺灸砭石，毒藥所主，從容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於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診必副矣。

『治病之道，氣內為寶，循求其理，求之不得，過在表裏，守數據治，無失俞理，能行此術，終身不殆。不知俞理，五臟菀熱，癰發六腑，診病不審，是謂失常。謹守此治，與經相明，上經下經，揆度陰陽，奇恆五中，決以明堂，審於終始，可以橫行。』

⑮徵四失論篇

黃帝在明堂，雷公侍坐，黃帝曰：『夫子所通書受事眾多矣，試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以失之。』雷公對曰：『循經受業，皆言十全，其時有過失者，請聞其事解也。』帝曰：『子年少智未及耶？將言以雜合耶？夫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外內相失，故時疑殆。

『診不知陰陽逆從之理，此治之一失也。

『受師不卒，妄作雜術，謬言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後遺身咎，此治之二失也。

『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此治

之常也。

㈤順氣一日分爲四時

黃帝曰：『其時有反者，何也？』岐伯曰：『是不應四時之氣，臟獨主其病者，是必以臟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者爲工，逆者爲粗。』

㈥賊風

黃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扁鵲難經

㈠十二難

經言五臟脈已絕於內，用鍼者反實其外，五臟脈已絕於外，用鍼者反實其內，內外之絕，何以別之？然五臟脈已絕於內者，其腎肝氣已絕於內也，而醫反補其心肺。五臟脈已絕於外者，其心肺脈已絕於外也，而醫反補其腎肝。陽絕補陰，陰絕補陽，是謂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

㈡十三難

經言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相勝之脈者，即死。得相生之脈者，病即自已。色之與脈，當參相應，爲之奈何？然五臟有五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假令色青，其脈當弦而急，色赤，其脈浮大而散，色黃，其脈中緩而大，色白，其脈浮濇而短，色黑，其脈沉濡而滑，此所謂五色之與五脈，當參相應也。脈數，尺之皮膚亦數，脈急，尺之皮膚亦急，脈緩，尺之皮膚亦緩，脈濇，尺之皮膚亦濇，脈滑，尺之皮膚亦滑。五臟各有聲色臭味，當與寸口尺內相應，其不應者病也。假令色青，其脈浮濇而短，若大而緩爲相勝，浮大而散，若小而滑爲相生也。經言知一爲下工，知二爲中工，知

㈦解精微論篇

黃帝在明堂，雷公請曰『臣受業傳之行，教以經論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藥所資行治有賢不肖，未必能十全，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濕寒暑陰陽婦女，請問其所以然者。卑賤富貴人之形體所從羣下通使臨事以適道術，謹聞命矣，請問有毚愚仆漏之問不在經者，欲問其狀。』帝曰『大矣！』

靈樞經

㈠邪氣臟腑病形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之見其色，知其病，名曰明；按其脈，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余願聞見而知之，按而得之，問而極之，爲之奈何？』岐伯答曰『夫色脈與尺之相應也，如桴鼓影響之相應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葉之出候也。故根死則葉枯矣。色脈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則爲工，知二則爲神；知三則神且明矣。

『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爲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爲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爲下工，下工十全六。』

㈡根結

用鍼之要，在於知調陰與陽，調陰與陽，精氣乃光，合神與氣，使神內藏。故曰上工平氣，中工亂脈，下工絕氣危生。故曰下工不可不愼也。必審五臟變化之病，五脈之應，經絡之實虛，皮之柔麤，而後取之也。

㈢官鍼

用鍼者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也。

㈣逆順肥瘦

除疾之道，極其候證，詢其嗜好，察致疾之由來，觀時人之所患，則窮其病之始終矣。窮其病矣，外病療內，上病救下，辨病臟之虛實，通病臟之母子，相其老壯，酌其淺深，以制其劑，而十全上功至焉。制劑獨味為上，二味次之，多品為下。酸通骨，甘解毒，苦去熱，鹹導下，辛發滯。當驗之藥未驗，切戒急投，大勢既去，餘勢不宜再藥。修而肥者飲劑豐，羸而弱者受藥減。用藥如用兵，用醫如用將。善用兵者，徒有車之功，善用藥者，薑有桂之效。知其才智以軍付之，用將之道也。知其方伎以生付之，用醫之道也。世無難治之病，有不善治之醫，藥無難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民中絕命，斷可識矣。

㈡審微

疾有誤涼而得冷，證有似是而實非，差之毫釐，損其壽命。浮粟經二氣篇曰：『諸瀉皆為熱，諸冷皆為節。熱則先涼臟，冷則先溫血。』腹疾篇曰：『乾痛有時當為蟲，產餘刺痛皆變腫。』傷寒篇曰：『傷風時疫，濕暑宿痰，作瘧作疹，俱類傷寒。時人多瘧，宜防為瘧，時人多疹，宜防作疹。春瘟夏疫，內證先出，中濕中暑，試之苓朮，投之發散，劑吐汗下俱至此證，號宿痰失導，必肢廢。嗟乎！病有微而殺人，勢有重而易治，精微區別，天下之良工哉！

㈢辨書

尹彥成問曰：『居今之世，為古之工，亦有道乎？』曰：『師友良醫，因言而識變，觀省舊典，假筌以求魚，博涉知病，多診識脈，屢用達藥，則何愧于古人！』

梁陽泉物理論

㈠論醫

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

三爲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此之謂也。

㈢六十一難

經言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脈而知之謂之巧，何謂也？然望而知之者，望見其五色以知其病也。聞而知之者，聞其五音以別其病也。問而知之者，問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切脈而知之者，診其寸口，視其虛實以知其病在何臟腑也。經言以外知之曰聖，以內知之曰神，此之謂也。

㈣七十七難

經言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謂也？然所謂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於脾，故先實其脾氣，無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見肝之病，不曉相傳，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

㈤八十一難

經言無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寸口脈耶？將病自有虛實也。其損益奈何？然非謂寸口脈也，謂病自有虛實也。假令肝實而肺虛，肝者木也，肺者金也，金木當更相平，當知金平木。假令肺實而肝虛微少氣，用針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故曰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此者中工之所害也。

漢張機金匱要略

㈠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

南齊褚氏遺書

……不能任眞體運，則吉凶拘忌，觸塗而生。至於五行休王，七耀天文，並須探賾。若能具而學之，則於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

(二)論大醫精誠

張湛曰：夫經方之難精，由來尚矣。今病有內同而外異，亦有內異而外同，故五臟六腑之盈虛，血脈榮衞之通塞，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診候以審之。而寸口關尺，有浮沉弦緊之亂，俞穴流注，有高下淺深之差，肌膚筋骨，有厚薄剛柔之異，唯用心精微者，始可與言於茲矣。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於至麤至淺之思，豈不殆哉？若盈而益之，虛而損之，通而徹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熱而溫之，是重加其疾，而望其生，吾見其死矣。故醫方卜筮，藝能之難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者，讀方三年，便謂天下無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無方可用。故學者必須博極醫源，精勤不倦，不得道聽塗說，而言醫道已了，深自誤哉！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悽愴，勿避嶮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爲蒼生大醫，反此則是含靈巨賊。自古名賢治病，多用生命以濟危急，雖曰賤畜貴人，至於愛命，人畜一也。損彼益己，物情同患，況於人乎。夫殺生求生，去生更遠，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爲藥者，良由此也。其虻蟲水蛭之屬，市有先死者，則市而用之，不在此例。只如雞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處，不得已隱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爲大哲，亦所不及也。其有患瘡痍下痢，臭穢不可瞻視，人所惡見者，但發慚愧悽憐憂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蔕芥之心，是吾之志也。夫大醫之體，欲得澄神內視，望之儼然，寬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診疾，至意深心，詳察形候，絲毫勿失，處判鍼藥，無得參差，雖曰病宜速救，要須臨事不惑，唯當審諦覃思，不得於性命之上，率爾自逞俊快，邀射名譽，甚不仁矣。又到病家，縱綺羅滿目，勿左右顧盼，絲竹湊耳，無得似有所娛，珍羞迭薦，食如無味，醽醁兼陳，看有若無，所以爾者，夫一人向隅，滿堂不樂，而況病人苦楚，不離斯須，而醫者安然

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原疾疹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微達幽，不失細小，如此乃謂良醫。且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溫，以血脈以煗通。徒知其大趣，不達其細理，不知剛柔有輕重，節氣有多少，進退盈縮有節却也。名醫達脈者，求之寸口三候之間，則得之矣。度節氣而候溫冷，參脈理而合重輕，量藥石皆相應，此可謂名醫。有有名而不良者，有無名而良者，人主之用醫，必參知而隱括之。

隋書

㊀經籍志

醫方者，所以除疾疢保性命之術者也。天有陰陽風雨晦明之氣，人有喜怒哀樂愛惡之情，節而行之，則和平調理，專壹其情，則溺而生疢。是以聖人原血脈之本，因鍼石之用，假藥物之滋，調中養氣，通滯解結，而反之於素。其善者則原脈以知政，推疾以及國。周官醫師之職，掌聚諸藥物，凡有疾者治之，是其事也。鄙者為之，則反本傷性。故曰有疾不治，恆得中醫。

唐孫思邈千金方

㊀論大醫習業

凡欲為大醫，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鍼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裏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並須精熟，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如無目夜遊，動致顛殞。次須熟讀此方，尋思妙理，留意鑽研，始可與言於醫道者矣。又須涉

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於事混淆即病者難以救矣愚醫不通三部九候及四時之經或用湯藥倒錯鍼灸失度順方治病更增他疾遂致滅亡哀哉!烝民枉死者半可謂世無良醫爲其解釋經說,地水火風,和合成人。然愚醫不思脈道,反治其病,使臟中五行,共相剋切,如火熾燃,重加其油,不可不慎。凡四氣合德,四神安和,一氣不調,百病一生,四神動作,四百四病,同時俱發。又云:『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一病,須治而愈,一百一病雖治難愈,一百一病,眞死不治。』

宋東坡雜記

(一)求醫診脈

脈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實候,而大實有羸狀,差之毫釐,疑似之間,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病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脈者,天下蓋一二數,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未嘗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祕所患而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間,醫不幸而失,終不肯自謂失也,則巧飾遂非以全其名,至於不救,則曰,是固難治也。間有謹愿者,雖或因主人之言,亦復參以所見,兩存而雜治,以故藥不效,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吾平生求醫,蓋於平時默驗其工拙,至於有疾而求療,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使醫者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後求之診,虛實冷熱先定於中,則脈之疑似不能惑也。故雖中醫,治吾疾常愈,吾求疾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二)醫者以意用藥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柂牙爲柂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茯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引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古竹扇爲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

權娛，傲然自得，茲乃人神之所共恥，至人之所不爲，斯蓋醫之本意也。夫爲醫之法，不得多語調笑，談謔諠譁，道說是非，議論人物，衒燿聲名，訾毀諸醫，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則昂頭戴面，而有自許之貌，謂天下無雙，此醫人之膏肓也。老君曰：『人行陰德，天自報之，人行陰惡，鬼神害之。』尋此二途，陰陽報施，豈誣也哉？所以醫人不得恃己所長，專心經略財物，但作救苦之心，於冥冥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貴，處以珍貴之藥，令彼難求，自衒功能，諒非忠恕之道，志存救濟，故亦曲碎論之，學者不可恥余言之鄙俚也！

㈢論治病略例

夫天布五行以植萬類，人稟五常以爲五臟，經絡腑腧，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易曰：『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伎，始終循舊，省病問疾，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固亦難矣。此皆醫之深戒，病者可不謹以察之而自防慮也。古來醫人皆相嫉害，扁鵲爲秦大醫令李謐所害，卽其事也。一醫處方，不得使別醫和合，脫或私加毒藥，令人增疾，漸以致困，如此者非一，特須愼之，甯可不服其藥，以任天眞，不得使愚醫相嫉，賊人性命，甚可哀傷。

凡醫診候，固是不易，又問而知之，別病深淺，名曰巧醫。仲景曰：凡欲和湯合藥，針灸之法，宜應精思，必通十二經脈，辨三百六十五孔穴，榮衞氣行，知病所在，宜治之法，不可不通。古者上醫相色，色脈與形，不得相失，黑乘赤者死，赤乘青者生。中醫聽聲，聲合五音，火聞水聲，煩悶善驚，木聞金聲，恐畏相刑，脾者土也，生育萬物，迴助四傍，善者不見，死則歸之，太過則四肢不舉，不及則九竅不通，六識閉塞，猶如醉人，四季運轉，終而復始。下醫診脈，知病源由，流轉移動，四時逆順，相害相生，審知臟腑之微，此乃爲妙也。

㈣論診候

『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又曰：『上醫聽聲，中醫察色，下醫診脈。』又曰：『上醫醫未病

歲以私錢百千，行之于一鄉，患無人主其事，余力不能自爲，每求僧或淨人中一二成余志，未能也。今年余家婢多疾，視藥囊常試有驗者，審其證用之，十八而十愈。終幸推此以及鄉里乎？陸宣公在忠州集古方書五十篇，史云，避謗不著書故事爾。避謗不著書可也，何用集方書哉？或曰：『忠州近邊裔，多瘴癘，宣公多疾，蓋將以自治。』尤非也，宣公豈以一己爲休戚者乎？是殆援人於疾苦死亡而不得者，猶欲以是見之在他人不可知，若宣公此志必矣。古之名醫扁鵲和緩之術，世不得知，自張仲景華佗胡洽深師徐彥伯有名一世者，其方術皆醫之六經，其傳有至於今，皆後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孫眞人爲千金方兩部，說者謂凡修道養生者，必以陰功協濟而後可得成仙。思邈爲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固已妙盡古今方書之要，獨傷寒未之盡，似未盡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論。後三十年作千金翼，論傷寒者居半，蓋始得之，其用志精審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醫者，皆以二書爲司命也。思邈之爲神仙，固無可疑，然唐人尤記中間有用䖟蟲水蛭之類，諸生物命不得升舉，天之惡殺物者如是，則欲活人者豈不知之，況宣公之志乎？

古方施之富貴人多驗，貧下人多不驗；俗方施之貧下人多驗，富貴人多不驗，吾始疑之，乃卒然而悟曰：『富貴人平日自護持甚謹，其疾致之必有漸，發於中而見於外，非以古方術求之，不能盡得。貧下人驟得於寒暑燥濕饑飽勞逸之間者，未必皆眞疾，不待深求其故，苟一物相對，皆可爲也。而古方節度，或與之不相契。今小人無知，所疾苟無大故，但意所習熟，知某疾服某藥，得百錢鬻之市，人無不愈者，設與之以非其所知，蓋有疑而不肯服者矣。況古方分劑湯液，與今多不同，四方藥物所產，及人之稟賦亦異，素問有爲異法方宜立論者，言一病治各不同，而皆愈，卽此理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亦不可盡廢也。』

玉澗雜書

歆伯夷之盟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餕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齅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公遂大笑。

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

避暑錄話

(一)士大夫不可輕信醫

士大夫於天下事，苟聰明自信，無不可爲，惟醫不可強，本朝公卿能醫者，高文莊一人而已。尤長於傷寒，其所從得者不可知矣。而孫兆杜壬之徒，始聞其緒餘，尤足名一世。文莊鄆州人，至今鄆多醫，尤工傷寒，皆本高氏。余崇甯大觀間在京師，見董汲劉寅輩皆精曉張仲景方術，試之數驗，非江淮以來俗工可比也。子瞻在黃州蘄州醫龐安常亦善醫傷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出聖散子方，初不見於前世醫書，自言得之於异人，凡傷寒不問證候如何，一以是治之，無不愈。子瞻奇之，爲作序比之孫思邈三建散，雖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傷寒論中，天下信以爲然，疾之毫釐不可差，無甚於傷寒，用藥一失其度，則立死者皆是，安有不問證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後，此藥盛行於京師，太學諸生信之尤篤，殺人無數。今醫者悟，始廢不用。巢谷本任俠好奇，從陝西將韓存寶出入兵間，不得志客黃州，子瞻以故與之游，子瞻以谷奇俠而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言，事本不相因，而趨名者又至於忘性命而試其藥，人之惑蓋有至是也。

(二)集方書

士大夫固不可輕言醫，然人疾苟無大故，貧不可得藥，能各隨其證而施之，亦不無小補。蓋疾雖未必死，無藥不能速愈，呻吟無聊者，固可憫，其不幸遲延，苟變而生他證，因以致死者多矣。方其急時，有以濟之，雖謂之起死可也。今列郡每夏歲支係省錢二百千合藥散軍民，韓魏公爲諫官時所請也。爲郡者，類不經意，多爲庸醫盜其直，或有藥而不及貧下人，余在許昌歲適多疾，使有司修故事，而前五歲皆忘不及舉，可以知其怠也。遂併出千緡市藥材京

予一族子舊服芎藭，醫鄭叔熊見之云：『芎藭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予姻家朝士張子通之妻因病腦風服芎藭甚久，亦一旦暴亡，皆予目見者。又予嘗苦腰重，久坐則弛距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佐見予曰『得無用苦參潔齒否？』『予時以病齒用苦參數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參入齒，其氣傷腎，能使人腰重。』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苦參，腰疾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

林逋省心錄

㊀論醫

無恆德者，不可以作醫，人命死生之繫，庸人假醫以自誣，其初則要厚利，虛實補瀉，未必適當，幸而不死，則呼需百出，病者甘心以足其欲，不幸而斃，則曰飲食不知禁，嗜欲有所違，非藥之過也。厚載而出，死者何辜焉！世無扁鵲望而知死生，無華佗滌腸以愈疾，輕以性命托庸醫，何如謹致疾之因，固養生之本，以全天年耶？嗚呼悲夫！

陳自明外科精要

㊀論醫者更易良方

李氏云：嘗見世間醫者，每有妙方祕而不傳，或更改以惑人，誠可惡也。余思西華麥飯石膏，守死不傳，其立心私刻，君子責之矣。昔趙公宣教字季修，來宰龍泉，兼程而進，患鼻衄，日出數升，時家兄教以服藕汁地黃膏，趙叩諸醫，云：『此爲戒服之劑，』乃數易醫無效。家兄陰餽前汁，服三日而疾愈。兄曰：『此卽前所獻之方。』趙驚嘆曰：『向非醫者譎計以惑我，早信此方，豈久受此困耶？』今以屢試屢驗不可易者。如因熱毒衝心而嘔，用內托散，一名萬金散，因脾胃虛弱而嘔，嘉禾散，熱毒瘰癧，麥飯石膏，陰虛作渴，加減八味丸，此四方屢爲醫人眩惑，使人勿用，深憫患

㈠醫不能起死人

華佗固神醫也，然范曄陳壽記其治疾，皆言若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裂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此決無之理。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形，而形之所以生者以氣也。佗之藥能使人醉無所覺，可以受其刳割，與能完養使毀者復合，則吾所不能知。然腹背腸胃，既已破裂斷壞，則氣何由含？安有如是而復生者乎？審佗能此，則凡受支解之刑者，皆可使生，王者之刑，亦無所復施矣。太史公扁鵲傳記虢庶子之論，以爲治病不以湯液醴酒鑱石撟引，而割皮解肌，抉脈結筋，湔洗腸胃，漱滌五臟者，言古俞跗有是術耳，非謂扁鵲能之也，而世遂以附會於佗。凡人壽夭死生，豈一醫工所能增損？不幸疾未必死，而爲庸醫所殺者，或有之矣。未有不可爲之疾而醫可活也。方書之設，本以備可治之疾，使無至於傷人而已。扁鵲亦自言越人非能生死人也，彼當生者，越人能起之耳。故人與其因循疾病而受欺於庸醫，好奇無驗之害，不若稍知治身，攝生於安樂無事之時，以自養其天年也。

夢溪筆談

㈠用藥不可不愼

醫之爲術，苟非得之於心，而恃書以爲用者，未見能臻其妙。如朮能動鍾乳，按乳石論曰：『服鍾乳當終身忌朮，五石諸散。』用鍾乳爲主，復用朮，理極相反，不知何謂。予以問老醫，皆莫能言其義。按乳石論云：『石性雖溫而體本沉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後發。』如此則服石多者，勢自能相蒸，若更以藥觸之，其發必甚。五石散雜以衆藥，用石殊少，勢不能蒸，須藉外物激之令發耳。如火少必因風氣所鼓而後發，火盛則鼓之反爲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孫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甯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卽須焚之，勿爲含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

醫部總論二

元李杲珍珠囊指掌

㈠用藥法

夫用藥之法，貴乎明變，如風會有古今之異，地氣有南北之分，天時有寒暑之更，稟賦有厚薄之別，受病有新舊之差，年壽有老少之殊，居養有貴賤之辨，用藥之際，勿好奇，勿執一，勿輕妄，勿迅速，須愼重精詳，圓融活變，不妨沉會以期必妥，藥於是乎功成。惜先賢未有發明，後學因而弗講，其悞世也，不旣多乎！

夫病有宜補，以瀉之之道補之；病有宜瀉，以補之之道瀉之；病有宜寒劑者，以熱劑爲嚮導之兵；病有宜熱劑者，以寒劑爲類從之引，病在上者治下，病在下者治上，病同也而藥異，病異也而藥同，其義至微，學者最宜深究。

用藥之忌，在乎欲速，欲速則寒熱溫涼行散補瀉，未免過當，功未獲奏，害已隨之。夫藥無次序，如兵無紀律，雖有勇將，適以勇而僨事。又如理絲，緩則可清其緒，急則愈堅其結矣。

此事難知集

㈠醫之可法

自伏羲神農黃帝而下，名醫雖多，所可學者有幾人哉？至於華氏之剖腹，王氏之灸鍼，術非不神也，後人安得而傚

者之受苦，故舉趙公之事以例之。

薛己曰：愚竊以爲方者倣也，倣病因以立方，非謂內經無方也。若執古方以治今疾，猶拆舊宇以對新宇，其長短大小，豈有舍匠氏之手而能合者乎？設或有合，以爲亘古不易之方，此又先王普濟之神術，奚必祕而私之耶？余嘗觀太無先生治滇南一僧遠遊江浙，思親成疾，先生惠之以飲食藥餌，復贈金一鎰，以資其歸，此固我醫道之當然也。今之醫者，或泥古，或吝祕，或嗜利以惑人，其得罪於名教多矣。

逆遂而號爲福醫，病家遂委命於庸人之手，豈不痛哉！噫！醫者之福，福於渠者也，渠之福安能消病者之患焉？世人不明此理，而委命於福醫，至於傷生喪命，終不能悟，此惑之甚者也，悲夫！

朱震亨心法

㈠不治已病治未病論

與其救療於有疾之後，不若攝養於無疾之先，蓋疾成而後藥者，徒勞而已。是故已病而後治，所以爲醫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攝生之理。夫如是則思患而預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嘗謂備土以防水也，苟不以閉塞其涓涓之流，則滔天之勢不能遏。備水以防火也，若不以撲滅其熒熒之光，則燎原之焰不能止。其水火既盛，尚不能止遏，況病之已成，豈能治歟？故宜夜臥早起於發陳之春，早起夜臥於蕃秀之夏，以之緩形無怒而遂其志，以之食涼食寒而養其陽，聖人春夏治未病者如此。與雞俱興於平明之秋，必待日光於閉藏之冬，以之斂神匿志而私其意，以之食溫食熱而養其陰，聖人秋冬治未病者如此。或曰：『見肝之病，先實其脾之虛，則木邪不能傳；見右頰之赤，先瀉其肺經之熱，則金邪不能盛，此乃治未病之法。今以順四時調養神志而爲治未病者，是何意耶？』蓋保身長全者，所以爲聖人之道，治病十全者，所以爲上工術，不治已病治未病之說，著於四時調神大論，厥有旨哉！昔黃帝與天師難疑答問之書，未嘗不以攝養爲先，始論乎天眞，次論乎調神，既以法於陰陽，而繼之以調於四時，既曰飲食有節，而又繼之以起居有常，諄諄然以養生爲急務者，意欲治未然之病，無使至於已病難圖也。厥後秦緩達乎此，見晉侯病在膏肓，語之曰：『不可爲也』；扁鵲明乎此，視齊侯病至骨髓，斷之曰：『不可救也』。噫！惜齊晉之侯不知治未病之理。

㈡亢則害承迺制論

之？非若岐伯之聖經，雷公之炮炙，伊贄之湯液，箕子之洪範，越人之問難，仲景之傷寒，叔和之脈訣，士安之甲乙，啓元子之傳註，錢仲陽之論議，皆其活法所可學者，豈千方萬論印定後人眼目者，所能比哉？其間德高行遠，奇才異士，與夫居縉紳隱草莽者，雖有一法一節之可觀，非百代可行之活法，皆所不取也。豈予好辨哉？欲使學者觀此數聖賢，而知所向慕而已。或有人焉，徒能廣覽泛涉，自以爲多學，而用之無益者，豈爲知本

羅天益衛生寶鑑

㊀福醫治病

丙辰秋，楚丘縣賈君次子二十七歲，病四肢困倦，躁熱自汗，氣短，飲食減少，咳嗽痰涎，胸膈不利，大便祕，形容羸削，一歲間更數醫不愈。或曰：『明醫不如福醫。某處某醫雖不精方書，不明脈候，看證極多，治無不效，人目之曰福醫。諺云：『「饒你讀得王叔和，不如我見病證多」，頗有可信。』試命治之。醫至，診其脈曰：『此病予飽諳矣，治之必效』於肺腧各灸三七壯，以蠲飲枳實丸消痰導滯，不數服，大便溏泄無度，加腹痛，食不進，愈添困篤。其子謂父曰：『病久瘦弱，不任其藥。』病劇遂卒。冬予從軍回，其父以告予，予曰：『思內經云：「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俱不足，瀉之則重不足，此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臟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壯者不復矣。」故曰不足補之，此其理也。令嗣久病羸瘦，乃形不足，氣短促，乃氣不足，躁作時嗜臥，四肢困倦，懶言語，乃氣血皆不足也，補之惟恐不及，反以小毒之劑瀉之，虛之愈虛，損之又損，不死何待？』賈君嘆息而去。予感其事，略陳其理。夫高醫愈疾，先審歲時太過不及之運，察人之血氣衣食勇怯之殊，病有虛實淺深，在經在臟之別，藥有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治有緩急因用，引用反正之別。孫眞人云：『凡爲太醫，必須諳甲乙素問黃帝鍼經，明堂流注，十二經，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裏孔穴，本草藥性，仲景叔和諸部經方，又須妙解五行陰陽，精熟周易，如此方可爲太醫。不爾，則無目夜遊，動致顛殞。

四能合色脈可以萬全論

欲知其內者，當以觀乎外，診於外者，斯以知其內。蓋有諸內者形諸外，苟不以相參，而斷其病邪之逆順，不可得也。爲工者，深燭厥理，故望其五色以青黃赤白黑，以合五臟之脈，窮其應與不應，切其五脈急大緩濇沉，以合其五臟之色順與不順，誠能察其精微之色，診其微妙之脈，內外相參而治之，則萬舉萬全之功，可坐而致矣。素問曰：『能合色脈，可以萬全』。其意如此。原夫道之一氣，判而爲陰陽，散而爲五行，而人之所稟皆備焉。夫五脈者，人之眞，行血氣，通陰陽以榮於身，五色者，氣之華，應五行，合四時以彰於面，惟其察色按脈而不偏廢，然後察病之機，斷之以寒熱，歸之以臟腑，隨證而療之，而獲全濟之效者，本於能合色脈而已。假令肝色如翠羽之青，其脈當微弦而急，所以爲生，若浮濇而短，色見如草滋者，豈能生乎？心色如雞冠之赤，其脈當浮大而散，所以爲順，若沉濡而滑，色見如衃血者，豈能順乎？脾色如蟹腹之黃，其脈當中緩而大，所以爲從，若微弦而急，色見如枳實者，豈能從乎？肺色如豕膏之白，其脈當浮濇而短，所以爲吉，若浮大而散，色見如枯骨者，豈能吉乎？以至腎色見如烏羽之黑，其脈沉濡而滑，所以爲生，或脈來緩而大，色見如煤者死，死生之理，夫惟診視相參，既以如此，則藥證相對，厥疾弗瘳者，未之有也。抑嘗論之：容色所見，左右上下各有其部，脈息所動，寸關尺中皆有其位，左頰者，肝之部，以合左手關位，肝膽之分，應於風木，爲初之氣，額爲心之部，以合於左手寸口，心與小腸之分，應於君火，爲二之氣，鼻爲脾之部，合於右手關脈，脾胃之分，應於濕土，爲四之氣，右頰肺之部，合於右手寸口，肺與大腸之分，應於燥金，爲五之氣，頤爲腎之部，以合於左手尺中，腎與膀胱之分，應於寒水，爲終之氣，至於相火，爲三之氣，應於右手命門三焦之分也。若夫陰陽五行相生相勝之理，當以合之於色脈而推之也。是故脈要精微論曰『色合五行，脈合陰陽，』十三難曰『色之與脈，當參相應。』然而治病萬全之功，苟非合於色脈者，莫之能也。五臟生成篇云『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夫脈之大小滑濇沉浮，可以指別，五色微診，可以目察，繼之以能合色脈，可以萬全。謂夫赤脈之至也，喘而堅，白脈之

通天地人曰儒，醫家者流，豈止治疾而已？當思其不明天地之理，不足以爲醫工之語。

㈢審察病機無失氣宜論

邪氣各有所屬也，常窮其要於前，治法各有所歸也，當防其差於後。蓋治病之要，以窮其所屬爲先，苟不知法之所歸，未免於無差爾。是故疾病之生，不勝其衆，要其所屬，不出乎五運六氣而已。誠能於此審察而得其機要，然後爲之治，又必使之各應於運氣之宜，而不致有一毫差悞之失，若然，則治病求屬之道，庶乎其無愧矣！至眞要大論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意蘊諸此。嘗謂醫道有一言而可以盡其要者，運氣是也。天爲陽，地爲陰，陰陽二氣，各分三品，謂之三陰三陽，然天非純陽，而亦有三陰，地非純陰，而亦有三陽，故天地上下，各有風熱火濕燥寒之六氣，其斡旋運動乎兩間者，而又有木火金水之五運，人生其中，臟腑氣穴，亦與天地相爲流通，是知衆疾之作，而所屬之機無出乎是也。然而醫之爲治，當何如哉？惟當察乎此，使無失其宜，而後可。若夫諸風掉眩，皆屬肝木，諸痛瘡痒，皆屬心火，諸濕腫滿，皆屬脾土，諸氣膹鬱，皆屬肺金，諸寒收引，皆屬腎水，此病機屬於五運者也。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嘔吐酸，皆屬於熱，諸躁越狂擾，皆屬於火，諸痙強直，皆屬於濕，諸澀枯涸，皆屬於燥，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此病機屬於六氣者也。夫惟病機之察，雖曰既審，而治病之施，亦不可不詳，故必別陰陽於疑似之間，辨標本於隱微之際，有無之殊者，求其有無之所以殊，虛實之異者，責其虛實之所以異，爲汗吐下，投其所當投，寒熱溫涼，用其所當用，或逆之以制其微，或從之以導其甚，上焉以遠司氣之犯，中焉以辨歲運之化，下焉以審南北之宜，使大小適中，先後合度，以是爲治，又豈有差殊乖亂之失邪？又考之內經曰：『治病必求其本，』本草曰：『欲療病者，先察病機，』此審病機之意也。六元正紀大論曰：『無失天信，無逆氣宜，』五常大論曰：『必先歲氣，無伐天和，』此皆無失氣宜之意也。故素問靈樞之經，未嘗不以氣運爲言，既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氣，』復有以戒之曰：『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陰陽更勝，』既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矣，』諄諄然若有不能

醫湛濤王不相衛，訓詁失之於迂疎，引援或至於未切，至宋林億高若訥，等正其誤文，而增其缺義，頗於冰爲有功。今於各篇之內，註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釋以己意，冀與同志商榷，非敢妄議前修也。內經靈樞漢隋唐藝文志皆不錄，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註及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冰以九靈更名爲靈樞，又謂九靈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爲鍼經，卽隋志鍼經九卷，茍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別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靈寶註者，乃扁鵲太元君所箋，世所罕傳，宋季有靈樞略一卷，今亦湮沒。紹興初史崧幷是書爲十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頗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蓋其旨意，互相發明故也。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經，漢藝文志未詳，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耳；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與，故猶得全錄；及遭漢獻之遷徙，晉懷之奔迸，文籍焚發，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卷，是其本經，然所出郡縣，乃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藥，止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釋，分爲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參考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爲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當用者一百二十種，僞蜀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考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註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爲神農所說，黑字爲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也。若雷公以下，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鄭虔諸公所撰名本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輔翼舊經焉耳。近代陳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本草，亦删繁之遺意也。竊意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同，及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定，俾歸於一可也。難經十三卷，乃秦越人祖述黃帝內經，設爲問答之辭，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非靈素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望註本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疵或有相亂，惟虞氏粗爲可觀，紀齊卿註稍密，乃附辨楊元操呂廣王宗正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異，而考證未明，李子野亦爲句註解，而無所啓發，近代張潔古註後附藥，殊非經意，王少卿演繹其說目，曰重元，亦未足以發前人之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爲是也。傷寒

至也，喘而浮，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黃脈之至也，大而虛，黑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此先言五色，次言五脈，欲後之學者，望而切之以相合也。厥後扁鵲明乎此，述之曰：『望而知之謂之神，切而知之謂之巧，』得內經之理也。下逮後世，有立方者，目之曰神巧萬全，厥有旨哉！

王好古湯液本草

㈠察病輕重

凡欲療病，先察其源，先候其機，五臟未虛，六腑未竭，血脈未亂，精神未散，服藥必效，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勢已過，命將難存，自非明醫聽聲察色，至於診脈，孰能知未病之病乎？

㈡醫之可法

錢氏活人王朝奉王德孚所論皆宋人，易老守眞皆金人，所用之劑，寒熱之不同者，蓋本諸此。讀此數書而用之，亦當以地方世代所宜責之。然莫若取法於潔古，折衷於仲景湯液，則萬世不易之大法也。

明呂復醫門羣經辨論

㈠古方論

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岐伯問答之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爲諸韓公子所著，程子謂出於戰國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子思之言並傳也。蓋靈蘭祕典五常政六元正紀等篇，無非闡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配象合德，實切於人身，其諸色脈病名鍼砭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謐之甲乙，湯上善之太素，亦皆本之於此而徵有異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越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有內經

元珠密語乃元珠子密而口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辭理祕密，難粗論述者，別譔元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類。意者元珠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黃帝遺元珠，使象罔得之之語，則師事元珠子而號啓元者，皆妄也。宋高保衡等較正內經，乃云：詳王氏元珠世無傳者，今元珠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九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嘗合素問觀之，而密語所述，乃六氣之說，與高氏所指諸卷，全不相侔，疑必刊傳者有所誤也。原其所從，蓋擔撫內經六微旨及至眞要等五篇，洎天元玉册要言，而附會雜說，其諸紀運休祥之應，未必可徵，實僞書也。苟啓元別譔果見於世，又豈止述氣運一端而已？覽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中藏經八卷，少室山鄧處中云：『華先生佗游公宜山古洞，値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牀上書一函，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弔先生寢室，夢有所授，獲是書於石函中，』其託爲荒誕如此。竟不考傳獄吏焚書之實，其僞不攻自破。按唐志有吳普集華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弟子，宜有所集，竊意諸論非普輩不能作，鄧氏時附別方而更今名耳。蓋其方所用太平錢幷山藥者，蓋太平乃宋熙陵初年號，薯蕷以避後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餘可以類推。然脈要及察聲色形證等說，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爲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述內素而引援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軒岐遺旨，政和間，頒是經於兩學，辟雍生吳提爲之講義，若達道正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政道，啓迪衆工，餘如孕元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於穿鑿，良由不攷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於美玉也。其論諸醫，有曰：『扁鵲醫如秦鑑燭物，妍媸不隱，又如奕秋遇敵，著著可法，觀者不能察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斲輪，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師，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華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刃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於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無饑矣；龐安常醫能啓扁鵲之所祕，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之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顱顖方著名於時，蓋因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爲之變術。陳無擇醫，如老

論十卷，乃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爲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爲譔次，而宋成無己復爲之註釋，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祗和王實之流，固亦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法而已。蓋一證一藥，萬譔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前修指爲羣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脈時汨王氏之言三陰，率多斷簡，況張經王傳亦往往反復，後先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其閫奧者。陳無擇嘗補三陰證藥於三因論，其意蓋可見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合。余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所取也。脈經十卷，乃西晉太醫令王叔和本諸內經素問九靈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裒次而成，實醫門之龜鏡，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倣託鈐決者不同。歷歲既深，傳授不一，各祕所藏，互有得失。至宋祕閣林億等始考證謬妄，頗加改易，意其新譔四時經之類，皆林氏所增入，陳孔碩何大任毛升王宗卿輩皆嘗審訂刊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善本刻於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摭其精語，幷引內經之辭，作診切樞要二卷，非敢翦其冗複，間亦補其缺漏，且附私語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爾。脈訣一卷，乃六朝高陽生所譔，託以叔和之名，謬以七表八裏九道之目以惑學者，通眞子劉元賓爲之註，且續歌括附其後，辭既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刪其舊辭而益以新語，既不出其畦逕，安能得乎原本？餘如靑溪徐裔甄權李上交輩，皆自譔著，凡十餘家，亦每蹈襲前說，在叔和之所不取，讀者止記入式歌，以馴至乎脈經可也。病原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太醫博士巢元方等奉勅譔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裒成一家之書，醇疵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爲課試，元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揉，非復當時之舊，具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源一書，近代不傳。天元玉册元誥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至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錄，其文自與內經不類，非戰國時書。其間有天皇眞人昔書其文，若道正無爲先天，有之太易無名先於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意必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勝復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殊爲詳明，深足以羽翼內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元君扁鵲爲之註，猶郭象之於南

也。若大觀間陳師文裴元宗輩所集二百九十七方，則欲以一定之方而應無窮之病，識者固知其昧於變通之道矣。金氏之有中原也，張潔古劉守眞張子和李明之四人者作，醫道於是乎中興。潔古以古方新病不能相値，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不傳，其學則明之深得之。明之推內外三陽，尤先於治脾土，其爲法專於補，其所著脾胃論，誠根本之言也。子和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火燥六門，爲醫之關鍵，其劑多峻厲，其爲法主於攻。守眞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氣宜十九條者爲原病式，曲盡精微，其治法則與子和相出入者也。張氏一再傳，其後無聞，李氏弟子多在中州，獨劉氏傳之荆山浮圖師，師至江南傳之宋中人羅知悌，而南方之醫皆宗之。爰及近時，天下之言醫者，非劉李之學弗道也。劉李之法雖攻補不同，會而通之，隨證而用之，不存其人乎？

比事摘錄

㈠醫孝

北齊李元忠母老多病，元忠專心醫道，研習積年，遂善此技，族弟亦因母病，醫爲治療，不愈，遂自精究針藥，母病乃除。隋許道幼亦因其母疾患，徧覽經方，得以究極，世號名醫，誡諸子曰：『人子當視膳藥，不知方術，豈爲孝乎？』山是世相傳授。唐王勃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遊，盡得其要。勃之所見實同道。幼唐有王燾亦因母病學醫，因以所學作書行世。宋高若訥亦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祕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名醫，多出衞州，皆本高氏學焉，此以醫爲孝者也。宋李虛己母喪明，虛己旦日舐睛不懈，二年母目復明，李行簡父患癱極痛，行簡吮其敗膏，不唾於地，疾尋平，此又以孝爲醫者也。

吏斷案，深於鞫讞，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有餘，使之代治則繁劇；許叔微醫如顧愷寫神，神氣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濂溪之圖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病自爲家法，或者失察，欲指圖爲極則近乎畫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橐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爲春，利於松柏而不利於蒲柳；張子和醫如老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善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也；李東垣醫如絲絃新絙，一鼓而竽籟並熄，膠柱和之，七絃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開指所能知也。嚴子禮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學者易於摹倣，終乏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景，如簡齋賦詩，幷有少陵氣韻；王德膚醫如虞人張羅，廣絡原野，而脫兔殊多，詭遇獲禽，無足算者耳。

王禕青巖叢錄

㈠論醫

醫家之書，自內經以下，藏於有司者，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而後出雜著者不與焉。內經謂爲黃帝之書，雖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言質奧而義宏深，實醫家之宗旨，猶吾儒之六經乎？秦越人八十一難經繼作，蓋舉黃帝岐伯之要旨而推明之，亞於內經者也。漢張仲景本內經難經之旨，著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其論六氣之所傷，最爲詳備。晉王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爲脈經，敍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洎三焦五臟六腑之病，尤爲精密。二氏之書，誠千古不刊之典也。厥後巢元方著病源候論，王冰譔天元玉策，要皆有所祖述。然元方言風寒二濕，而不著濕熱之說，冰推五運六氣之變，而患在滯而不通，此其失也。至唐孫思邈出，以絕人之識，篤濟物之仁，其列千金方翼，所以發前言啓後學，有功於醫道深矣。當時王燾有外臺祕要，所言方證符證，灼灸甚詳，然謂針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則一偏之論也。及宋，錢乙龐安時許叔微迭興，龐則囿於準繩

思邈以絕人之識，操慈仁惻隱之心，其敍千金方翼，及粗工害人之禍，至爲憤切。後人稍闖其藩垣，亦足以術鳴。但不制傷寒之書，或不能無遺憾也。燾雖闡明外臺祕要所言方證符禁灼灸之詳，頗有所祖述，然謂鍼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者，則一偏之見也。又下此則錢乙、龐安時、許叔微；叔微在準繩尺寸之中，而無所發明，安時雖能出奇應變，而終未離於範圍，二人皆得張機之粗者也。惟乙深造機之閫奧，而攝其精華，建爲五臟之方，各隨所宜，謂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爲眞水，則有補而無瀉，皆啓內經之祕，尤知者之所取法也。世槩以嬰孺醫目之，何其知乙之淺哉？其遺書散亡，出於閻孝忠所集者，多孝忠之意，初非乙之本眞也。又下此則上谷張元素、河間劉完素、睢水張從政。元素之與完素，雖設爲奇夢異人，以神其授受，實聞乙之風而興起焉者。若從政則又宗乎完素者也。元素以古方今病，決不能相値，治病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亦不傳。其有存於今者，皆後來之所附會。其學則東垣李杲深得之。杲推明內外二傷，而多注意於補脾土之說，蓋以土爲一身之主，土平則諸臟平矣。從政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燥火六門，爲醫之關鍵，其治多攻利，不善學者殺人。完素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氣宜一十九條，著爲原病式，闡奧粹微，有非大觀官局諸醫所可髣髴。究其設施，則亦不越攻補二者之間也。近代名醫若吳中羅益、滄洲呂復，皆承東垣之餘緒；武林羅知悌、丹溪朱彥修，各挹完素之流風；又若台之朱佐、越之滑壽，咸有著述，未易枚舉。嗟乎！自有內經以來，醫書之藏有司者，凡一百七十九家，二百有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亦不爲不多矣。若夫歷代名醫出處，舉其最者言之耳，豈能悉具於斯乎？

或問：醫學授受之源，既得聞命矣，未審吾子之學，何所適從？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或謂：『祖父相承謂之三世。』或謂：『善讀三世之書，則爲三世之醫。』子讀三世之書歟？爲祖父相承之家學歟？請明言其故可乎？曰：『草莽之學，其可云乎？然醫不止於三世，而其書又奚止於三代哉？當取其可法者言之耳。予同邑丹溪朱彥修先生，上承劉張李三家之學，而得羅太無爲之依歸，以醫道大鳴於當世，遐邇咸取法焉。予故曾叔祖誠齋府君，幸與丹

王文祿醫先

〔一〕論醫

醫者，意也，度時致病者意起之，立方醫之，若天時聖教不同也。羅太無見元世風俗奢靡，豐於滋味濕熱痰火，致病當多，故授朱丹溪以清金降火之法，乃辟和濟局方溫補之，非矯之過也。夫局方熱藥固不可，丹溪專用涼藥亦不可，況今元氣日耗也，用丹溪法治者多壞脾胃，蓋痰生脾濕，熱生脾虛，必用東垣補脾法爲上。是以醫貴審氣運察人情及致病之原。

虞摶醫學正傳

〔一〕或問

或問：『醫學源流自軒岐以來，以醫術鳴世，與夫著書立言，俾後人之可法者，幾何人哉？請明以告我！』曰：『予嘗閱故學士宋公景濂之文而得其說矣，請陳如左！夫黃帝內經雖疑先秦之士依倣而作之，其言深而要，其旨邃以宏，其攷辯信而有徵，是當爲醫家之宗。下此則秦越人和緩，和緩無書可傳，越人所著八十一難經，則皆舉內經之要而推明者也。又下此則淳于意華佗，佗之熊經鴟顧，固亦導引家之一術，至於刳腹背湔腸胃而去疾，則涉於神怪矣。意之醫狀，司馬遷備誌之，其所謂迴風沓風者，今人絕不知爲何病也，況復求其治療之深旨乎？又下此，則張機之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誠千古不刊之妙典，第詳於六氣所傷，而於嗜慾食飲罷勞之所致者，略而不議。兼之文字錯簡，亦未易以序次求之也。又下此則王叔和，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爲脈經，敍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絡，洎夫三焦五臟六腑之病，最爲著明，惜乎爲妄男子括以膚陋之脈歌，遂使其本書不盛

猶儒道之六經，無所不備，四子之說，則猶學庸語孟，爲六經之階梯，不可缺一者也。四子之書，初無優劣，但各發明一義耳。仲景見內經載傷寒，而其變遷反覆之未備也，故著論立方，以盡其變，後人宗之，傳用既久，漸失其眞，用以通治溫暑內傷諸證，遂致誤人，故河間出而始發明治溫暑之法，東垣出而始發明治內傷之法。河間之論，即內經五運六氣之旨，東垣之說，即內經飲食勞倦之義，仲景非不知溫暑與內傷也，特其著書未之及。河間東垣之於傷寒，則遵用仲景而莫敢違矣。至於丹溪出而又集諸醫之大成，發明陰虛發熱類乎外感，內傷及濕熱相火爲病甚多，隨證著論，亦不過闡內經之要旨，補前賢之未備耳。故曰：外感法仲景，內傷法東垣，熱病用河間，雜病用丹溪，一以貫之，斯醫道之大全矣。

或問：「仲景處方藥品甚少，及東垣用藥多至二十餘味，丹溪云：「余每治病，效東垣用藥，效仲景處方，庶品味數少則藥力專。」丹溪何以不法東垣而效仲景耶？」曰：「明察藥性，莫如東垣，蓋所謂聖於醫者也。故在東垣則可多，他人而效其多，斯雜亂矣。東垣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丹溪不過能將十萬，故不敢效其多。」

或問：「人言東南氣熱，可服寒藥，西北氣寒，可服溫藥，然今東南之人，常服胡椒薑桂，不見生病，而西北之人，畏食椒薑辛熱之物，何也？」曰：「東南雖熱，然地卑多濕，辛熱食藥，亦能劫濕，西北雖寒，然地高多燥，辛熱食藥，却能助燥故耳。治病用藥者，須識此意！」

丹溪先生治病不出乎氣血痰，故用藥之要有三：氣用四君子湯，血用四物湯，痰用二陳湯。又云：久病屬鬱，立治鬱之方，曰越鞠丸。蓋氣血痰三病，多有兼鬱者，或鬱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鬱，或誤藥雜亂而成鬱，故余每用此方治病時，以鬱法參之。氣病兼鬱，則用四君子加開鬱藥，血病痰病皆然。故四法者，治病用藥之大要也。丹溪又云：近世治病，多不知分氣血，但見虛病，便用參芪，屬氣虛者，固宜矣，若是血虛，豈不助氣而反耗陰血耶？是謂血病治氣，則血愈虛耗，甚而至於氣血俱虛。故治病用藥，須要分別氣血明白，不可混淆。

溪生同世，居同鄉，於是獲沾親炙之化，亦以其術鳴世，故予祖父相承，家傳之學，有所自來，予惟愧夫才疏質鈍，而不能奉揚箕裘之業爲憾耳。奚足道哉！

或問：『人之壽夭，各有天命存焉，凡人有生必有死，自古皆然，醫何益乎？』曰：『夫所謂天命者，天地父母之元氣也，父爲天，母爲地，父精母血，盛衰不同，故人之壽夭亦異。其有生之初，受氣之兩盛者，當得上中之壽，受氣之偏盛者，當得中下之壽，受氣之兩衰者，能保養僅得下壽，不然多夭折。雖然，又不可以常理拘泥論也。或風寒暑濕之感於外，饑飽勞役之傷乎內，豈能一一盡乎所稟之元氣耶？故上古神農氏嘗百草，製醫藥，乃欲扶植乎生民，各得盡乎天年也。今野人有不信醫而信巫，枉死者，皆不得盡乎正命，而與巖牆桎梏死者何異焉！』或曰：『今之推命者，皆以所生日時之天上星辰推算其生死安危，無不節節應驗，子以父母之元氣爲天命，恐非至當之語。』曰：『天人之理，盛衰無不脗合，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取以畫八卦而成易書，凡人之一動一靜，與夫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用之以卜筮，毫髮無差。雖然，聖賢諄諄教誨，必使盡人事以副天意，則凶者化吉，亡者得存，未嘗令人委之於天命也。傳曰：「修身以俟命而已矣」，是故醫者可以通神明而權造化，能使夭者壽而壽者仙，醫道其可廢乎？』

或問：『古者醫家有禁呪一科，今何不用？』曰：『禁呪科者，即素問祝由科也。立教於龍樹居士，爲移精變氣之術耳，可治小病，或男女入神廟驚惑成病，或山林溪谷衝著惡氣，其證如醉如癡，此爲邪鬼所附，一切心神惶惑之證，可以借呪語以解惑安和而已。古有龍樹呪法之書行於世，今流而爲師巫，爲降童，爲師婆，而爲扇惑人民，哄嚇取財之術。噫！邪術爲邪人用之，知理者勿用也。

王綸明醫雜著

㊀治療須法素問

凡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人之強弱，必問起居飲食，暴樂暴苦。病從內而之外者，先治其內，後治其外，病從外而之內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內外不相及，則治主病，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先其所因，而後其所主，補上治下制以緩，補下治上制以逸，大毒治病十去其六，中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必養必和，俟其來復，此皆素問之文，而醫家之所當知也。不能盡錄，姑撮其要以示其槩云。

無名氏原機啓微

㊀序

醫爲儒者之一事，不知何代而兩途之。父母至親者，有疾而委之他人，俾他人之無親者，反操父母之死生，一有誤謬，則終身不復平日以仁推於人者，獨不能以仁推於父母乎？故於仁缺。朋友以義合，故赴其難，難雖水火兵革弗顧，故周其急，急雖金玉粟帛弗吝。或疾則曰素不審，他者曰甲審，遂求甲者，渠曰乙審，又更乙者，紛紛錯擾，竟不能辨，此徒能周赴於瘡痍，而不能攜友於死生也，故於義缺。己身以愛爲主，飲食滋味，必欲美也，衣服玩好，必欲佳也，嗣上續下，不敢輕也，疾至而不識，任之婦人女子也，任之宗戚朋友也，任之狂巫瞽卜也，至危猶不能辨藥誤病焉也，故於知缺。夫五常之中，三缺而不備，故爲儒者不可不兼夫醫也。故曰『醫爲儒者之一事。』

醫說

㊀醫藥之難

昔人有云：『我但臥病，即於胸前不時手寫死字，則百般思慮俱息，此心便得安靜，勝於服藥。』此眞無上妙方也。蓋病而不愼，則死必至，達此理者，必能淸心克己，凡百謹愼，而病可獲痊，否則雖有良藥，無救也。世人遇病而猶恣情任性，以自戕賊者，是固不知畏死者矣。又有一等明知畏死而怕人知覺，諱而不言，或病已重而猶強作輕淺態度以欺人者，斯又知畏死而反以取死，尤可笑也。

東垣丹溪治病多自製方，蓋二公深明本草藥性，洞究內經處方要法，故能自製。自宋以來，局方盛行，人皆遵用，不敢輕率自爲。局方論證治病，雖多差謬，丹溪曾辨論之，然方皆名醫所製，其君臣佐使，輕重緩急，大小多寡之法，則不差也。近見東垣丹溪之書大行，世醫見其不用古方也，率皆效顰治病，輒自製方。然藥性不明，處方之法莫究，鹵莽亂雜，反致生變，甚有變證多端，遂難識治耳。且夫藥之氣味不同，如五味子之味厚，故東垣方少者五六粒，多者十數粒，今世醫或用二三錢。石膏味淡薄，故白虎湯用半兩，今世醫不敢多用。補上治上，劑宜輕小，今不論上下，率用大劑，丸散湯液，各有攸宜，今不論緩急，率用湯煎，如此類者多矣。今之醫者，若不熟讀本草，深究內經，而輕自製方，鮮不誤人也。

或問：『今人有言東垣之法，宜用於北，丹溪之法，可行於南，如何？』曰：『東垣，北醫也，羅謙甫傳其法，以聞於江浙。丹溪，南醫也，劉宗厚世其學，以鳴於陝西。果如人言，則本草內經，皆神農黃帝岐伯之說，亦止宜施於北方耶？夫五行所生異病，及治之異宜，內經異法方宜論五常正大論，已詳言之矣。又如北方多寒，南方多熱，江湖多濕，嶺南多瘴，謂其得此氣多，故亦多生此病，非謂北病無熱，南病無寒也。至於治寒以熱，治熱以寒，則五方皆同，豈有南北之異耶？但人之臟腑火各居二，天之六氣熱居三分又半，故天下之病，熱多而寒少。觀內經至眞大論病機一篇可見。又濕熱相火，致病甚多，自太僕註文湮沒，以致局方偏用濕熱之藥，故丹溪出而闡內經之旨，辨局方之偏，論濕熱相火之病，以補前人之未備耳。後人不識，見其多用芩連梔蘗等苦寒之藥，遂以爲宜於南淺矣哉！』

慈不孝』自昔卓然名家者如和緩扁鵲淳于意張仲景孫眞人等其論醫也莫不以保養爲先，藥石爲輔，至於察形診脈，必致辯於毫芒疑似之末，而深痛夫世之醫者，苟簡虛憍，顧乃以醫之伐病如將之伐敵，當用背水陣以決勝，是徒見夫華佗之說，時出其間，至於剖臆續筋之法，乃別術所得，非神農本草經方條理藥性常道爾。今惟仲景一書爲衆方之祖，學者當取法云。

續醫說

(一)處方貴簡

醫者，識脈方能識病，病與藥對，古人惟用一藥治之，氣純而功愈速，今之人不識病源，不辨脈理，藥品數多每至十五六味，攻補雜施，弗能專力，故治病難爲功也。韓天爵云：『處方正不必多品，但看仲景方何等簡便。』丹溪云：『東垣用藥如用兵，多多益善』者，蓋諱之也。

(二)醫貴權變

王文忠公云：李明之弟子多在中州，獨劉守眞之學，傳之荊山浮屠師，師至江南，傳之宋中人羅知悌，而南方之醫皆宗之矣。及國朝天下之言醫者，非劉氏之學弗道也。劉李之法，雖攻補不同，會而通之，隨證而用之，不存其人乎？近時吳中稱良醫師，則以能持東垣者謂之王道，持張劉者謂之伯道。噫！堯舜以揖讓，湯武以干戈，苟合道濟世，何必曰同。余常病世之專於攻伐者，邪氣未退而眞氣先苶然矣。專於補養者，或致氣道壅塞，爲禍不少，正氣未復而邪氣愈熾矣。古人有云：『藥貴合宜，法當應變』泥其常者，人參反以殺人，通其變者，烏頭可以活命。孫眞人所謂『隨時增損，物無定方』，眞知言哉！

五經四部，軍國禮服，若講用乖越者，止於事跡非宜耳。至於湯藥一物，少有乖謬，便性命及之。千乘之君，百金之長，可不深思戒慎耶？昔許太子侍藥不嘗，加以弑君之罪，季康子饋藥，仲尼有未達之辭，知其醫藥之不可輕也。晉時才人欲刊正周易及諸藥方，先與祖訥共論辯釋經典，縱有異同，不足以傷風教，至於湯藥小小不達，便致壽夭所由，則後人受弊不少，何可輕以裁斷？祖之此言可謂仁識，足爲龜鑑矣。

㈡醫通神明

凡爲醫者，須略通古今，麤守仁義，絕馳騖利名之心，專博施救援之志，如此則心識自明，神物來相，又何戚戚沽名齪齪求利也？如不然，則曷止姜撫沽譽之慚，逮華佗之矜能受戮乎。

㈢醫不貪色

宣和間有一士人抱病纏年，百治不瘥，有何澄者善醫，其妻請到，引入密室，告之曰：『妾以良人抱疾日久，典賣殆盡，無以供醫藥，願以身酬。』澄正色曰：『娘子何爲出此言！但放心當爲調治取效，切毋以此相汚，不有人誅，必有鬼神譴責。』未幾，良人疾愈。何澄一夜夢入神祠，判官語之曰：『汝醫藥有功，不於艱急之際，以色欲爲貪，上帝令賜錢五萬貫，官一員。』未幾月，東宮疾，國醫不能治，有詔召草澤醫，澄應詔進劑而愈，朝廷賜官賜錢，一如夢。

㈣隱醫

醫之爲道，由來尚矣。原百病之瘉，本乎黃帝，辯百藥之味，本乎神農，湯液則本乎伊尹，此三聖人者，拯黎元之疾苦，贊天地之化育，其有功於萬世大矣。萬世之下，深於此道者，是亦聖人之徒也。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隱於醫卜，』孰謂方技之中而無豪傑也哉？

㈤治病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

夫醫之道大矣！自神農黃帝岐伯雷公而下，無非聖哲開其源，賢知導其流，故能拯黎元之疾苦，贊天地之生育。世道既降，士大夫以此爲技藝不屑爲之，而業之者亂流，是以至精至微之理，而出於至卑至賤之思，其不能起人之疾，

醫部總論三

明吳文定公家藏集

㊀醫僧庸妄治病速死

陳汝中嘗病脾胃鬱火之證，求治於盛用美，診其脈曰：『如此治可生，如彼治卽死，如此治可以少生，如彼治則多速死。』既而治之，汝中遲其效，或以浮屠善醫薦者，汝中惑其說，遂求治，飲其藥，嘔血一升而死。噫！醫以用藥，藥以攻病，病不能去而反以致死，則何以醫藥爲哉？彼浮屠者，乃庸妄人也，目不識醫經，口不辨藥性，指不察脈候，人之虛實，病之新久，一切置之不問，而惟毒藥攻擊，其殺人蓋亦多矣。今予咎汝中之不善擇醫而致速死，特書此以爲世人輕服藥者之戒。

醫學集成

㊀醫學須會羣書之長

醫之爲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約。是故前人立教，必使之先讀儒書，明易理，素難本草脈經，而不少略者，何也？蓋非四書無以通義理之精微，非易無以知陰陽之消長，非素問無以識病，非本草無以識藥，非脈經無以從診候而知寒熱虛實之證。故前此數者，缺一不可。且人之生命至重，病之變化無窮，年有老幼，稟有厚薄，治分五

㊀醫有八要

治病有八要，八要不審，病不能去，非病不去，醫無可去之術也。故須辨審八要，庶不有誤。其一曰虛；五虛是也。脈細，皮寒，氣少，前後泄瀉，飲食不進，此爲五虛。二曰實；五實是也。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此五實也。三曰冷；臟腑受其積冷是也。四曰熱；臟腑受其積熱是也。五曰邪；非臟腑正病也。六曰正；非外邪所中也。七曰內；病不在外也。八曰外；病不在內也。既先審此八要，參之六脈，審度所起之源，繼以望聞問切，何有不可治之疾也！

本草類方

㊀醫不可用孟浪

夫用藥如用刑，誤卽便隔死生。然刑有司鞫成，然後議定，議定然後書罪，蓋人命一死不可復生，故須如此詳謹。用藥亦然。今醫者至病家，便以所見用藥，若高醫識病，知脈藥相當，如此卽應手奏效，或庸下之流，孟浪亂施湯劑，逡巡便至危殆，如此殺人，何太容易！良由病家不善擇醫，平日未嘗留心於醫術也，可不愼哉！

徐春甫古今醫統

㊀愼疾愼醫

聖人治未病，不治已病，非謂已病而不治，亦非謂已病而不能治也。蓋謂治未病，在謹厥始，防厥微，以治之，則成功多而受害少也。惟治於始微之際，則不至於已著而後治之，亦自無已病而後治也。今人治已病不治未病，蓋謂病形未著，不加愼防，直待病勢已著，而後求醫以治之，則其微之不謹，以至於著，斯可見矣。聖人起居動履，罔不攝養

方，令別四時，表裏陰陽，寒熱須辯，臟腑經絡，氣血宜分。六氣之交傷，七情之妄發，運氣變遷不常，製方緩急尤異。更復合其色脈，問其起居，證有相似，治實不同。聖賢示人，略舉其端而已，後學必須會羣書之長，叅所見而施治之，然後爲可。

九靈山房集

㈠醫儒同道

金華戴叔明曰：醫以活人爲務，與吾儒道最切近，自唐書列之技藝，而吾儒不屑爲之，世之習醫者，不過誦一家之成說，守一定之方，以幸病之偶中，不復深爲探索，上求聖賢之意，以明夫陰陽造化之會歸，又不能博極羣書，採擇衆議，以資論治之權變。甚者至於屛棄古方，附會臆見，展轉以相迷，而其爲患不少矣，是豈聖賢慈惠生民之盛意哉？

大學衍義補

㈠國設醫學

今世之業醫者，挾技以診療則有之矣，求其從師以講習者，何鮮也？我太祖內設太醫院，外設府州縣學，而以醫學爲名，蓋欲聚其人以教學，既成而試之，然後授以一方衞生之任，由是進之爲國醫，其嘉惠天下生民也至矣。問嘗考成周所以謂之醫師，國朝所以立爲醫學之故，精擇使判以上官，聚天下習醫者，俾其教之養之，讀軒岐之書，研張李之技，試之通而後授之職，因其長而專其業，稽其事以制其祿，則天下之人，皆無夭閼之患，而躋仁壽之域矣。是以醫爲王政之一端也。

生失穀者亡』又曰『有胃氣者生無胃氣者死』然則胃氣穀氣得非人身之本歟

㈢時醫

俗云：『明醫不如時醫，』蓋謂時醫雖不讀書明理，以其有時運造化，亦能僥效。常自云，趁我十年時，有病早來醫。又云饒你熟讀王叔和，不如我見病證多。里諺有云，左心小腸肝膽腎，時來每日有千錢。所謂明醫不如時醫良以此也。衛生寶鑑所謂福醫深足為戒，今之患者，不達此理，委命於時醫，亦猶自暴自棄，甘於溝壑者，何異哉！

㈣巫醫

以巫而替醫，故曰巫醫也。

論語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孔子嘆人不可以無恆，而善其言之有理。朱子註云：『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岐而二之，似未當也。夫醫之為道，始於神農，闡於黃帝，按某病用某藥，著有內經素問，所謂聖人墳典之書，以援民命，安可與巫覡之流同日而語耶？但學醫者有精粗不同，故名因之有異。精於醫者曰明醫，善於醫者曰良醫，壽君保相曰國醫，粗工昧理曰庸醫，擊鼓舞趨祈禳疾病曰巫醫，是則巫覡之徒，不知醫藥之理者也。故南人謂之巫醫者此也。今世謂之端公太保，又稱為夜行卜士，北方名之師婆，雖是一切虛誕之輩，則亦不可以無恆也，矧他乎？

㈤名醫

醫為司命之寄，不可權飾妄造，所以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九折臂者，乃成良醫，蓋謂學功精深故也。今之承藉者，多恃衒名騰價，不能精心研習，京邑諸人皆尚虛譽，不取實學，聞風競獎，其新學該博而名稱未振，以為始習，多不信用，委命虛名，良可惜也！

文本中曰：昔越人因魯公扈，志強氣弱，足於謀而寡於斷，趙齊嬰志弱氣強，少於慮而傷於專，乃飲以藥酒，易置二

有方，間有幾微隱晦之疾，必加意以防之，用藥以治之，聖人之治未病，不治已病有如此。論語曰：『子之所愼，齊戰疾。』釋云：齊所以交神明，誠至而神格，疾爲身之生死所關，戰爲國家存亡所係，然此三，愼誠爲最大，而疾與乎其中，得非以身爲至重耶？康子饋藥，則曰未達，不敢嘗，可見聖人愼疾愼醫之心至且盡矣。世之人非惟不知治未病，及至已病，尚不知謹，始初微略，恣意無忌，釀成大患，方急而求醫，曾不加擇，惟以其風聞或憑其吹薦，委之狂愚卒以自壞，皆其平日慢不究心於醫，至於倉卒不暇擇請，殊不知醫藥人人所必用，雖聖人有所不免，顧在平昔講求，稔知某爲明醫，偶有微疾，則速求之以藥，治如反掌，嘗能曲突徙薪，豈有焦頭爛額之誚？丹溪論之固亦詳矣。甫之廣見，尤有未悉之意焉。續貂之誚，誠所不免。有志養生者，擴而充之，亦未必無小補云。

㈡古醫十四科

古醫十四科中，有脾胃科，而今亡之矣。道藏經中頗有是說，自宋元以來，止用十三科考醫政，其一爲風科，次傷寒科，次大方脈科，次小方脈科，次婦人胎產科，次鍼灸科，次眼科，次咽喉口齒科，次瘡瘍科，次正骨科，次金鏃科，次養生科，次祝由科，國朝亦惟取十三科而已，其脾胃一科，終莫之續。元李杲著脾胃論，極其精詳，但不言十四科之闕，此不知其得舊本而加以己意歟？抑盡爲創著而得上古之同然歟？是誠醫道之大幸也。甫觀今世醫者，多不工於脾胃，祇用反治之法，攻擊疾病，以治其標，惟知以寒治熱，以熱治寒，以通治塞，以塞治通而已。用寒因寒，用熱因熱，用通因通，用塞因塞，用必後其所主而先其所因，所謂從治之法，則漠然無所知也。及致脾胃損傷，猶不加察，元氣一壞，變證多端，如脾虛而氣短，不能以續，變而似喘促，醫尚用降氣定喘之藥，如脾虛衞氣不行，變而爲浮腫，醫尚用耗氣利水之藥，如脾虛鬱滯，變而作寒熱，醫尚謂外感，用發散之藥，大段類此，虛而益虛，直以氣盡身亡，始用人參湯附子湯灌之於殞絕之後，豈有能生之理乎？自今觀之，不足者十常八九，況其時勢競馳，驅於名利之途，勞思傷脾，而致病者居其大半，若體實而偶爲風寒暑濕之邪襲，則惟攻之而即愈者，亦不多見矣。此則中醫治之易成

而一槩施之，譬猶羅雀於江，罾魚於林，萬一或幸而得之，豈理也哉此其難二也歲氣各有不同，攻治亦異，其宜曰升降，曰浮沉，吾則順而承之，曰寒熱，曰溫涼，吾則逆而反之，庶幾能全其天和，不致顛倒錯謬。麄工則假假然，當順則反逆，當逆則反順，如盲人適野，不辯乎東西，此其難三也。病有寒熱，熱者當投涼，寒者宜劑之以溫，此恆理也。然寒熱之勢方劇，而遽欲反之，必扞格而難入，熱因熱用，寒因寒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庶幾能成其功。麤工則不察而混治之，此其難四也。藥性有陰陽而不專於陰陽，有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麄工則不辨重輕而妄投之，此其難五也。

㈧醫喻政

宋呂誨上神宗疏云：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治療有標本，用藥有先後，妄投湯劑，率意任情，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危心腹，雖以身疾喻朝政，深切醫之弊也，業醫者可不爲之戒哉！

㈨論醫

郁離子曰：『治天下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爲方，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方有補瀉鍼灼湯劑之宜，參苓薑桂硝黃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脈而不善爲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嘵嘵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途說以爲方，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證也，紀綱，脈也，道德刑政，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乘其弊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乘其弊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乘之以寬大，守之以簡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又曰：『一指之寒弗燠，則及於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燠，則困於四體，氣脈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惑之也，遂至於大而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噫！若郁離子者，可謂深得醫之情矣。

㈩褒方書

人之心，使俱爲名士。予觀今之求醫者，率以有時名者爲重，初不計其書之讀不讀，脈之明不明，謂之時醫福醫，名醫一承，權貴所舉，輒憑治療，雖殺其身，委命無怨。故爲醫者，往往奔走權門，諂容卑態，以求薦，網利沽名，知者笑議，仁心仁聞毫蔑有也，安得飲以藥酒而俱易其心乎？

(六)儒醫

趙從古曰：慶歷中有進士沈常，爲人廉潔方直，性寡合，後進多有推服，未嘗省薦，每自嘆曰：『吾潦倒場屋，尚未免窮困，豈非天命也耶？』乃入京師，別謀生計，因遊至東華門，偶見數朝士，躍馬揮鞭，從者雄盛，詢之市人，何官位也？人曰：『翰林醫官也。』常又嘆曰：『吾窮孔聖之道，焉得不及知甘草大黃輩也？』始有意學醫。次見市廛貨藥者，巧言艱苦，復又恥爲，疑貳不決，與同人共議曰：『吾輩學則窮達方書，師必趨事名公，自非常流比也。』是時余爲太醫醫師，常輒以長書請見，急迎候之，無敢輕怠。常曰：『此來窮蹇之人，因同人相勉，令某學醫，聞君名公也，故來師問。』余曰：『醫術比之儒術，固其次也。』然動關性命，非謂等閒，學者若非性好專志，難臻其妙。足下既言窮蹇，是志未得遂，復卻學醫，深恐鬱滯之性，未能精研。常愠色曰：『吾雖窮蹇，乃自服儒，讀孔孟之書，粗識歷代君臣治國之道，今徒志學技術，豈爲高藝？』余曰：『恐非淺嘗能也。君未論上古三皇醫教，姑且勿論，即如漢之張仲景，晉之葛洪，齊之褚澄，梁之陶隱君，非不服儒有才有行。吾聞儒識禮義，醫知損益，禮義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損益之不分，害生民之命，儒與醫豈可輕哉？儒與醫豈可分哉？』

(七)五難

宋濂曰：嗚呼！醫其難言矣乎！人之生也，與天地之氣相爲流通，養之得其道，則百順集，百邪去，苟失其養，內傷於七情，外感於六氣，而疾生焉。醫者從而治之，必察其根本枝末，其實也從而損之，其虛也從而益之，陰平陽祕，自適厥中。蠢工或昧乎此，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病之能起者鮮矣，此其難一也。氣血之運，必有以疏載之，左右手足，各備陰陽者，三陽既有太少矣，而又有陽明者何？取兩陽合明之義也。陰既有太少矣，而又有厥陰者何？取兩陰交

莫識眞，庸醫不蚤死，誤盡世間人』豈非天道惡之耶故甫嘗戒諸子弟醫惟大道之奧悟命有焉凡業者必要精心研究，以抵於極，毋謂易以欺人，惟圖僥倖，道藝自精，必有知者，總不謀利於人自有正誼在己。易曰『積善積惡，殃慶各以其類至。』安得謂不利乎？

㊃醫業不精反爲夭折

相彼天下之人所重者生也，生之所繫者，醫也，醫之所原者，理也。上古有黃帝岐伯扁鵲華佗蘇死更生醒魂奪命，之術以至三代而降，學是者疏莽聊略，不致精元，時時有賊夫人者，何也？蓋於陰也而體之以陽，陽也而擬之以陰，虛也而推之以實，實也而度之以虛，外也而揣之以內，內也而像之以外，急也而料之以緩，緩也而億之以急，進也而窺之以退，退也而探之以進，孟浪以診其脈，浮淺以察其證，蒼黃以稽其聲，恍惚以徵其色，所以顚倒用朦瞶之工，舛差施聾盲之藥，斬綿綿未艾之年，絕婉婉方增之齒，俾含枉而下世，抱屈而歸泉，天下之夭折者，誠爲庶哉。嗟嗟！醫本活人，學之不精，反爲夭折。

㊄用藥活法

用藥之法，不可辟執古方，當因證輕重，加減藥味，冷熱元微，務合其理，切勿妄施，誤投丸散，頃刻傷殘性命，天理不容，爲醫者可不自愼。如雄黃牙硝石英硼砂丹砂之類不可火煎，川烏附子鬱金南星半夏不可生用，務須精細依法修製，斯藥無弗效矣。

王肯堂證治準繩

㊀通論

羅謙甫曰：一小兒五月間，因食傷冷粉，腹中作痛，遂於市藥鋪中，贖得神芎丸服之，臍腹漸加冷痛，時發時止，踰七

陸宣公在忠州裒方書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禍，蓋君子之存心，無所不用其至也。前輩名士，往往能醫，非止衛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恥言之，近時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驗方，流布甚廣，皆仁人之用心。本事單方，近已刻於四明本朝諸公文集雜說中名方尚多，未有見類而傳之者，予屢爲之，恨藏書不廣，倘有能因予言集以傳於人，亦濟物之一端也。

㈡一理貫通

傷寒內傷婦女小兒，皆醫者通習也，不知何代而各科之。今世指某曰專某科，復指某曰兼某科，又指某曰非某科，殊不知古有扁鵲者，過邯鄲，貴婦女，卽爲女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痹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曾不分異而爲治也。旣曰醫藥，則皆一理貫通，又云此長彼短，亦不善於窮理者也。

㈢鍼灸藥三者備爲醫之良

扁鵲有言，疾在腠理，熨焫之所及，疾在血脈，鍼石之所及，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是鍼灸藥三者得兼，而後可與言醫，可與言醫者，斯周官之十全者也。曩甫謐以活人之術止於藥，故棄鍼與灸而莫之講，每遇傷寒，熱入血室，閃挫諸疾，非藥餌所能愈，而必俟夫刺者，則束手無策，自愧技窮，因悟治病猶對壘，攻守奇正，量敵而應者，將之良，鍼灸藥因病而施治者，醫之良也。

㈢庸醫速報

醫學貴精，不精則害人匪細，間有無知輩，竊世醫之名，抄檢成方，略記難經脈訣，不過三者盡之，自信醫學無難矣。此外惟修邊幅，飾以衣騎，習以口給，諂媚豪門，巧彰虛譽，搖搖自滿，適以駭俗，一遇識者，洞見肺肝，掣肘莫能施其巧，猶面諛而背誹之，又譏同列看書訪學，徒自勞苦，凡有治療，率爾狂誕，妄投藥劑，偶爾僥效，需索百端，凡有誤傷，則曰盡命，俗多習此爲套，而曰醫學無難，豈其然乎，於戲醫而日相流於弊矣，無怪乎搢紳先生之鄙淺也。欲其有[illegible]其醫亦難矣。[illegible]天道好生而惡殺，速招其報施，庸醫[illegible]亡，人皆目擊。邇有士人被誤藥而立斃，家人訟之，法司拘

下合轍，然後可以應人之求。及其行持，尤不可無定規。每五鼓清心靜坐，及早起仍玩儒書一二，以雪心源。

時時不失平旦之氣爲妙。

及其爲人診視，先問證起何日，從頭至足，照依傷寒初證雜證，及內外傷辨法，逐一詳問，證雖重而門類明白者，不須診脈，亦可議方；證雖輕而題目未定者，必須仔細察脈。

男必先左後右，女必先右後左，所以順陰陽升降也。

先單看，以知各經隱曲；次總看，以決虛實死生。既診後，對病家言必以實，或虛或實可治；易治難治，說出幾分證候，以驗自己精神，如有察未及者，直令說明，不可牽強文飾，務宜從容擬議，不可急迫激切，以至恐嚇。如診婦女，須託其至親先問證色與舌，及所飲食，然後隨其所便，或證重而就牀隔帳診之，或證輕而就門隔帷診之，亦必以薄紗罩手。

貧家不便，醫者自袖薄紗。

寡婦室女，愈加敬謹，此非小節。及其論病，須明白開論辨析，斷其爲內傷外感，或屬雜病，或屬陰虛，或內傷而兼外感幾分，或外感而兼內傷幾分，論方據脈，指下所定，不可少有隱祕，依古成法，參酌時宜年紀與所處順逆，及曾服某藥否。

女人經水胎產，男子房室勞逸。

雖本於古而不泥於古，眞如見其臟腑，然後此心無疑，於人亦不枉誤，用藥之際，尤宜仔細。

某經病以某藥爲君，某爲監制，某爲引使。

凡劑料本當出自醫家，庶乎新陳炮炙，一一合則，況緊急丸散，豈病家所卒辦？但有病家必欲自製者，聽其意向，須依本草註下古法脩合，不可逞巧以傷藥力。病機稍有疑滯，而藥不甚效者，姑待五鼓靜坐，潛心推究其源，再爲診

八年不已。因思古人云，寒者熱之，治寒以熱，良醫不能廢其繩墨而更其道也。據所傷之物寒也，所攻之藥亦寒也，重寒傷胃，其爲冷痛可知矣。凡人之脾胃，喜溫而惡冷，況小兒氣血尚弱，不能任其寒，故陽氣潛伏，寒毒留連，久而不除也。治病必先其本，當用和中養氣之藥，以救前失，服之月餘方愈。嗚呼！康子饋藥，孔子拜而受之，以未達不敢嘗，此保生之重者也。奈何常人拱默而令切脈，以謂能知病否？且脈者人之血氣，附行經絡之間，熱勝則脈疾，寒勝則脈遲，實則有力，虛則無力，至於所傷何物，豈能別其形象乎？醫者不可不審其病源，而主家亦不可不說其病源，且此子之父，不以病源告醫，而求藥於市鋪中，發藥者亦不審其病，而以藥付之，以致七八年之病，皆昧此理也。孫眞人云：『未診先問，最爲有準。』東坡云：『只圖愈疾，不欲困醫。』二公之語，其有功於世也大矣。

李梴醫學入門

㈠習醫規格

醫司人命，非質實而無僞，性靜而有恆，眞知陰功之趣者，未可輕易以習醫。志既立矣，却可商量用工，每早對先天圖靜坐，玩讀孝經、論語、小學，大有資力者，次及全部四書、古易白文及書經洪範、無逸、堯典。理會大意，不必強記。

蓋醫出於儒，非讀書明理，終是庸俗昏昧，不能疏通變化，每午將入門大字，從頭至尾，逐段誦讀，必一字不遺，若出諸口。

如欲專小科，則亦不可不讀大科，欲專外科，亦不可不讀內科，蓋因此識彼則有之，未有通於彼而塞於此者。惟經涉淺深生熟，故有分科不同。

熟讀後，潛思默想，究竟其間意義，稍有疑難，檢閱古今名家方書，以廣聞見，或就有德高明之士，委曲請問，陶節菴云：

九莫妒嫉因人好惡天理昭然速當悔悟
十勿重利當存仁義貧富雖殊藥施無二

(二)病家十要

一擇明醫,於病有裨,不可不慎,生死相隨。
二肯服藥,諸病可却,有等愚人,自家擔閣。
三宜早治,始則容易,履霜不謹,堅冰即至。
四絕空房,自然無疾,倘若犯之,神醫無術。
五戒惱怒,必須省悟,怒則火起,難以救護。
六息妄想,須當靜養,念慮一除,精神自爽。
七節飲食,調理有則,過則傷神,太飽難尅。
八愼起居,交際當祛,稍若勞役,元氣愈虛。
九莫信邪,信之則差,異端誑誘,惑亂人家。
十勿惜費,惜之何謂!請問君家,命財孰貴?

(三)醫家病家通病

一南方人有患病者,每延醫至家診視後,止索一方,命人購藥於市,不論藥之眞僞,有無炮製,輒用服之,不效,不責己之非,惟責醫之庸,明日遂易一醫,如是者數日,致使病證愈增,而醫人亦惑亂,莫知其所以悞也。吁!此由病家之過歟?亦醫家之不明歟?

一北方人有患病者,每延醫至家,不論病之輕重,乃授一二金而索一方劑,刻時奏效,否則即復他求,朝秦暮楚,殊不知人稟有虛實,病感有淺深。且夫感冒腠理之疾,一二劑可愈,至於內傷勞瘵之證,豈投一二劑可愈哉?此習俗

察改方，必無不愈。治病既愈，亦醫家分內事也。縱守淸素，藉此治生，亦不可過取重索，但當聽其所酬，如病家亦貧，一毫不取，尤見其仁且廉也。蓋人不能報，天必報之，如是而立心，而術有不明不行者哉！

或問一言爲約，曰不欺而已矣。讀入門書而不從頭至尾，零星熟得一方一論，而便謂醫者，欺也；熟讀而不思悟，融會貫通者，欺也；悟後而不早起，靜坐調息，以爲診視之地者，欺也；診脈而不以實告者，欺也；論方用藥，潦草而不精詳者，欺也；病愈後而希望貪求，不脫市井風味者，欺也。

蓋不患醫之無利，特患醫之不明耳。屢用屢驗，而心有所得，不纂集以補報天地，公於人人者，亦欺也。欺則天良日以蔽塞，而醫道終失；不欺則良知日益發揚，而醫道愈昌。欺不欺之間，非人之所能與也。

龔廷賢萬病回春

(一)醫家十要

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濟衆，惠澤斯深。

二通儒道，儒醫世寶，道理貴明，羣書當考。

三精脈理，宜分表裏，指下既明，沉疴可起。

四識病原，生死敢言，醫家至此，始稱專門。

五知氣運，以明歲序，補瀉溫涼，按時處治。

六明經絡，認病不錯，臟腑洞然，今之扁鵲。

七識藥性，立方應病，不辨溫涼，恐傷性命。

八會炮製，火候詳細，太過不及，安危所係。

[illegible]

二戒：凡視婦女及孀婦尼僧人等，必候侍者在傍，然後入房診視，倘傍無伴，不可自看。假有不便之患，更宜真誠窺覩，雖對內人不可談，此因閨閫故也。

三戒：不得出脫病家珠珀珍貴等送家合藥，以虛存假換，如果該用，令彼自製入之。倘服不效，自無疑謗，亦不得稱讚彼家物色之好，凡此等非君子也。

四戒：凡救世者，不可行樂登山，攜酒遊玩，又不可非時離去家中。凡有抱病至者，必當親視用意發藥，又要依經寫出藥帖，必不可杜撰藥方，受人駁問。

五戒：凡娼妓及私夥家請看，亦當正己視如良家子女，不可他意見戲，以取不正，視畢便回。貧窘者藥金可壁，看回只可與藥，不可再去，以希邪淫之報。

一要：先知儒理，然後方知醫理，或內或外，勤讀先古明醫確論之書，須旦夕手不釋卷，一一參明融化機變，印之在心，慧之於目，凡臨證時自無差謬矣。

二要：選買藥品，必遵雷公炮炙，藥有依方脩合者，又有因病隨時加減者，湯散宜近備，丸丹須預製，常藥愈久愈靈，線藥越陳越異，藥不吝珍，終久必濟。

三要：凡鄉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輕侮傲慢之心，切要謙和謹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學者師事之，驕傲者遜讓之，不及者薦拔之，如此自無謗怨，信和為貴也。

四要：治家與治病同，人之不惜元氣，斲喪太過，百病生焉，輕則支離身體，重則喪命，治家若不固根本而奢華，費用太過，輕則無積，重則貧窘。

五要：人之受命於天，不可負天之命，凡欲進取，當知彼心順否，體認天道順逆，凡順取，人緣相慶，逆取，子孫不吉，為人何不輕利遠害，以防還報之業也？

之弊，悞於人者多矣，惟智者辨之！

一醫道，古稱仙道也，原爲活人，今世之醫，多不知此義，每於富者用心，貧者忽略，此固醫者之恆情，殆非仁術也。以余論之，醫乃生死所寄，責任匪輕，豈可因其貧富而我爲厚薄哉？告我同志者，當以太上好生之德爲心，愼勿論貧富，均是活人，是亦陰功也。

一凡病家延醫，乃寄之以生死，理當敬重，愼勿輕藐，貧富不在論財，自盡其誠，稍褻之則非重命者耳。更有一等背義之徒，本得醫人之力，病愈思財，假言昨作何福，易某人藥，所爲吝財之計，不歸功于一人。吁！使不得其利，又不得其名，此輩之心，亦不仁之甚。

一常見今時之人，每求醫治，令患者卧于暗室帷帳之中，並不告以所患，止令切脈，至於婦人，多不之見，豈能察其聲色？更以錦帕之類護其手，而醫者又不便褻於問，縱使問之，亦不說，此非欲求愈病，將以難醫。殊不知古之神醫，尚且以望聞問切，四者缺一不可，況今之醫，未必如古之神，安得以一切脈而洞知臟腑也耶？余書此奉告世之患者，延醫至家，罄告所患，令醫者對證切脈，了然無疑，則用藥無不效矣。昔東坡云：『吾求愈疾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一吾道中有等無行之徒，專一誇己之長，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問疾痾，惟毀前醫之過，以駭患者，設使前醫用藥盡是，何復他求？蓋爲一時或有所偏，未能奏效，豈可概將前藥爲庸耶？夫醫乃仁道，況授受相傳，原係一體，同道雖有毫末之差，彼此亦當護庇，愼勿訾毀，斯不失忠厚之心也。戒之戒之！

陳實功外科正宗

(一)醫家五戒十要

……請觀者便可往之，勿得遲延厭棄，欲往而不往，不爲平易，藥金毋論輕重有無，當盡力

李中梓醫宗必讀

(一)不失人情論

嘗讀內經至方盛衰論而殿之曰『不失人情，』未嘗不瞿然起，喟然嘆軒岐之入人深也。夫不失人情，醫家所甚急，然戞戞乎難之矣。大約人情之類有三：一曰病人之情，二曰傍人之情，三曰醫人之情。

所謂病人之情者，五臟各有所偏，七情各有所勝，陽臟者宜涼，陰臟者宜熱，耐毒者緩劑無功，不耐毒者峻劑有害，此臟氣之不同也。動靜各有欣厭，飲食各有愛憎，性好吉者危言見非，意多憂者慰安云僞，未信者忠告難行，善疑者深言則忌，此好惡之不同也。富者多任性而禁戒勿遵，貴者多自尊而驕恣悖理，此交際之不同也。貧者衣食不周，況乎藥餌，賤者焦勞不適，懷抱可知，此調治之不同也。有良言甫信，謬說更新，多岐亡羊，終成畫餅，此無主之爲害也。有最畏出奇，惟求穩當，車薪杯水，難免敗亡，此過慎之爲害也。有境緣不偶，營求未遂，深情牽掛，良藥難醫，此得失之爲害也。有性急者遭遲病，更醫而致雜投，有性緩者遭急病，濡滯而成難挽，此緩急之爲害也。有參朮沾脣懼補，心先痞塞，硝黃入口畏攻，神卽飄揚，此成心之爲害也。有諱疾不言，有隱情難告，甚而故隱病狀，試醫以脈，不知自古神聖，未有舍望聞問而獨憑一脈者。且如氣口脈盛，則知傷食，至於何日受傷，所傷何物，豈能以脈知哉？此皆病人之情，不可不察者也。

所謂傍人之情者，或執有據之論，而病情未必相符，或興無本之言，而醫理何曾夢見？或操是非之柄，同我者是之，異己者非之，而眞是眞非莫辨，或執膚淺之見，頭痛者救頭，脚痛者救脚，而孰標孰本誰知？或尊貴執言難抗，或密戚偏見難回，又若薦醫，動關生死，有意氣之私厚而薦者，有庸淺之偶效而薦者，有信其利口而薦者，有貪其酬報

六要：凡里中親友人情，除婚喪疾病慶賀外，其餘家務，至於饋送來往之禮，不可求奇好勝。凡飧只可一魚一菜，一則省費，二則惜祿，謂廣求不如儉用。

七要：貧窮之家，及遊食僧道衙門差役人等，凡來看病，不可要他藥錢，只當奉藥。再遇貧難者，當量力微贈，方爲仁術。不然，有藥而無火食者，命亦難保也。

八要：凡有所蓄，隨其大小，便當置買產業以爲根本，不可收買玩器及不緊物件，浪費錢財。又不可做銀會酒會，有妨生意，必當一例禁之，自絕謗怨。

九要：凡室中所用各樣物具，俱要精備齊整，不得臨時缺少。又古今前賢書籍，及近時明公新刊醫理詞說，必尋參看，以資學問，此誠爲醫家之本務也。

十要：凡奉官衙所請，必要速去，無得怠緩，要誠意恭敬，告明病源，開具方藥，病愈之後，不得圖求扁禮，亦不得言說民情，至生罪戾。閒不近公，自當守法。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

㈠醫工論

凡爲醫之道，必先正己，然後正物。正己者，謂能明理以盡術也。正物者，謂能用藥以對病也。如此然後事必濟而功必著矣。若不能正己，豈能正物？不能正物，豈能愈疾？今冠於篇首，以勸學者。

凡爲醫者，性存溫雅，志必謙恭，動須禮節，舉乃和柔，無自妄尊，不可矯飾。廣收方論，博通義理，明運氣，曉陰陽，善診切，精察視，辨眞僞，分寒熱，審標本，識輕重。疾小不可言大，事易不可云難，貧富用心皆一，貴賤使藥無別。苟能如此，於道幾希。反是者，爲生靈之巨寇。

成，治以僞人靈變之人則多節以攝己行大者智必圓也心小則怯懼或失膽大則藥失其謬或大功或小補作乎膽大不知不如是則病不解，是膽大適所以行其小心也。故心小膽大者合而成智圓；心小膽大智圓者，合而成行方也。世皆疑方則有礙乎圓，小則有妨乎大，故表而出之。

繆希雍本草經疏

㈠祝醫五則

凡人疾病，皆由不惜衆生身命，竭用人財，好殺禽獸昆蟲，好箠楚下賤，甚則枉用毒刑，加諸無罪，種種業因，感此苦報，業作醫師，爲人司命，見諸苦惱，當興悲憫，詳檢方書，精求醫道，諦察深思，務期協中，常自思惟，藥不對病，病不對機，二旨或乖，則下咽不返，人命至重，冥報難逃，勿爲一時衣食，自貽莫懺之罪於千百劫，戒之哉！宜懼不宜喜也。

凡爲醫師，當先讀書，凡欲讀書，當先識字。字者，文之治也，不識字義，甯解文理？文理不通，動成窒礙，雖詩書滿目，於神不染，觸途成滯，何由省入？譬諸面牆，亦同木偶，望其拯生民之疾苦，顧不難哉？故昔稱太醫，今日儒醫，太醫者讀書窮理，本之身心，驗之事物，戰戰兢兢，求中於道，造次之際，罔敢或肆者也。外此則俗工耳，不可以言醫矣。

凡爲醫師，先當識藥，藥之所產，方隅不同，則精粗頓異，收采不時，則力用全乖。又或市肆飾僞，足以混眞，苟非確認形質，精嘗氣味，鮮有不爲其誤者。譬諸將不知兵，立功何自？醫之於藥，亦猶是耳。既識藥矣，宜習修事，雷公炮炙固爲大法，或有未盡，可以意通，必期躬親，勿圖苟且，譬諸飲食，烹調失度，尚不益人，反能增害，何況藥物關於軀命者也，可不愼諸！

凡作醫師，宜先虛懷，靈知空洞，本無一物，苟執我見，便與物對，我見堅固，勢必輕人，我是人非，與境角立，一靈空竅，動爲所塞，雖日親至人，終不獲益，白首故吾，良可悲已。執而不化，害加於人，淸夜深思，宜生媿恥。況人之才識自非

而薦者，甚至薰蕕不辨，妄肆品評，譽之則跖可爲舜，毀之則鳳可作鴞，致懷奇之士，拂衣而去，使深危之病，坐而待亡，此皆傍人之情不可不察者也。

所謂醫人之情者，或巧語誑人，或甘言悅聽，或強辨相欺，或危言相恐，此便佞之流也。或結納親知，或修好僮僕，或營求卜薦，或不邀自赴，此阿諂之流也。有腹無藏墨，詭言神授，目不識丁，假託祕傳，此欺詐之流也。有望聞問切，漫不關心，枳朴歸苓，到手便撮，妄謂人愚我明，人生我熟，此孟浪之流也。有嫉妒性成，排擠爲事，陽若同心，陰爲浸潤，是非顚倒，朱紫混淆，此讒妒之流也。有貪得無知，輕忽人命，如病在危疑，良醫難必，極其詳愼，猶冀回春，若輩貪功，妄輕投劑，至於敗壞，嫁謗自文，此貪倖之流也。有意見各持，異同不決，曲高者和寡，道高者謗多，一齊之傅幾何，衆楚之咻易亂，此庸淺之流也。有素所相知，苟且圖功，有素不相識，偶延辨證，病家既不識醫，則倏趙倏錢，醫家莫肯任怨，則惟苓惟梗，或延醫衆多，互相觀望，或利害攸係，彼此避嫌，惟求免怨，誠然得矣，坐失機宜，誰之咎乎？此由知醫不眞而任醫不專也。

凡若此者，孰非人情，而人情之詳，尙多難盡，聖人以不失人情爲戒，欲令學者思之愼之，勿爲陋習所中耳。雖然，必期不失，未免遷就，但遷就既礙於病情，不遷就又礙於人情，有必不可遷就之病情，而復有不得不遷就之人情，且奈之何哉！故曰戛戛乎難之矣。

㈡行方智圓心小膽大論

孫思邈之祝醫者曰：『行欲方而智欲圓，心欲小而膽欲大。』嗟乎！醫之神良，盡乎此矣。宅心醇謹，舉動安和，言無輕吐，目無亂觀，忌心勿起，貪念罔生，毋忽貧賤，毋憚疲勞，檢醫典而精求，對疾苦而悲憫，如是者謂之行方。稟賦有厚薄，年歲有老少，身形有肥瘦，性情有緩急，境地有貴賤，風氣有柔強，天時有寒熱，晝夜有輕重，氣色有吉凶，聲音有高下，受病有久新，運氣有太過不及，知常知變，能神能明，如是者謂之智圓。望聞問切宜詳，補瀉寒熱須辨，嘗思人命危重，眞假難逃，一旦差訛，永劫莫贖，烏容不愼？如是者謂之心小。補即補而瀉即瀉，熱斯熱而寒斯寒，抵當承

虛，或道是實，或云是風，或云是氣，紛紛謬說，種種不同，破壞病人心意，不知孰是，遷延未就，時不待人，欻然至禍，各自散走。此種情態，今時尤甚。是須好人及好名醫識病深淺，探賾方書，博覽古今，方可倚任，不爾大誤人事。

寓意草

(一)先議病後議藥

從上古以至今時，一代有一代之醫，雖神聖賢明，分量不同，然必不能舍規矩準繩以爲方圓平直也。故治病必先識病，識病然後議藥。藥者所以勝病者也。識病則千百藥中任舉一二種用之且通神。不識病則歧多而用眩，凡藥皆可傷人，况於性最偏駁者乎。邇來習醫者衆，醫學愈荒，遂成一議藥不議病之世界，其夭枉不可勝悼，或以爲殺運使然，不知天道豈好殺惡生耶，每見仕宦家診畢，即令定方以示慎重，初不論病從何起，藥以何應，致醫師以模稜迎合之術，妄爲議論，迨藥之不效，諉於無藥，非無藥也，可以勝病之藥，以不識病情而未敢用議也。厄哉，靈樞素問難經甲乙無方之書，全不考究，而後來一切有方之書，奉爲靈寶，如朱丹溪一家之言，其脈因證治一書，先論脈，次因次證，後迺論治，其書反不行，而心法一書，羣方錯雜，則共宗之。又本草止述藥性之功能，人不加嗜，及繆氏經疏，兼述藥性之過劣，則必懸之肘後。不知草木之性，亦取其偏，以適人之用，其過劣不必言也。言之而棄置者衆矣。曷不將本草諸藥盡行删抹，獨留無過之藥五七十種而用之乎？其於周禮令醫人採毒藥以供醫事之旨及歷代帝王恐本草爲未備而博採增益之意不大剌謬乎？欲破此惑，無如議病精詳，病經議明，則有是病即有是藥，病千變，藥亦千變，且勿論造化生心之妙，即某病之以某藥爲良，某藥爲劫者，至是始有定名，若不論病，則藥之良毒善惡，何從定之哉？可見藥性所謂良毒善惡，與病體所謂良毒善惡不同也。而不知者，必欲執藥性爲去取，何其陋耶？故昌之議病，非得已也。昔人登壇指顧後效，不爽前言，聚米如山，先事已饒碩畫，醫雖小道，何獨不然？昌即不能變

生知，必假問學，問學之益廣博難量，脫不虛懷，何由納受？不恥無學而恥下問，師心自聖，於道何益！苟非至愚，能不儆省乎？

醫師不患道術不精，而患取金不多，舍其本業，專事旁求，假寵貴人，冀其口詔，以希世重，縱得多金，無拔苦力，念當來世，豈不酬償？作是思惟，是苦非樂，故當勤求道術，以濟物命，縱有功效，任其自酬，勿責厚報，等心施治，勿輕貧賤，如此則德植厥躬，鬼神幽贊矣。

上來所祝五條，皆關切醫師才品道術，利濟功過，仰願來學，俯從吾祝，則進乎道而不囿於技矣，詎非生人之至幸，斯道之大光也哉！

喻昌醫門法律

(一)治病

昌按：春秋時左氏譚醫理甚悉，漢儒已不習醫，太史公作倉公等列傳，鮮所發明，況其他乎。其後如華元化傳，寖涉妖妄，醫脈之斷，實儒者先斷之也。有唐列方技，無足怪矣。九靈山房集所論醫者，當博極羣書，求聖賢之意旨，明造化之會歸，其屬望顧不大歟！

醫之爲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約，是故前人立教，必使之先讀儒書，明易理素問，雖本草脈經而不少略者，何？蓋非四書無以通義理之精微，非易無以知陰陽之消長，非素問無以識病，非本草無以識藥，非脈經無從診候而知寒熱虛實之證，聖賢示人，略舉其端而已。後學必須會羣書之長，參所見而施治之，然後爲可。

病有六大失：失於不審，失於不信，失於過時，失於不擇醫，失於不知病，失於不知藥。又史記云：「驕恣不倫於理，一不治；輕身重財，二不治；衣食不能適，三不治；陰陽并臟氣不定，四不治；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信巫不信醫，六不治。

而均停既見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而世但以不殺人爲賢豈知古之上醫不能無失周禮醫師，歲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是十失三四，古人猶用之，而淳于意之對孝文尚謂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易曰『裕父之蠱往見吝』。奈何獨取夫裕蠱者以爲其人雖死而不出於我之爲。嗚呼此張禹之所以亡漢，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

唐書許引宗言古之上醫惟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與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冀有一人獲之，術亦疎矣。假令一藥偶然當病，他味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後漢書華佗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夫師之六五任九二則吉，參以三四則凶。是故官多則亂，將多則敗，天下之事亦猶此矣。

俗，實欲借此榜樣，闡發病機，其能用不能用何計焉？

㈡議病式

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年紀若干，形之肥瘦長短若何？色之黑白枯潤若何？聲之淸濁長短若何？人之形志苦樂若何？病始何日？初服何藥？次後再服何藥？某藥稍效？某藥不效？時下晝夜孰重？寒熱孰多？飲食喜惡多寡？二便滑澀有無？脈之三部九候，何候獨異？二十四脈中何脈獨見？何脈兼見？其證或內傷？或外感？或兼內外？或不內外？依經斷爲何病？其標本先後何在？汗吐下和寒瀉溫補何施？其藥宜用七方中何方？十劑中何劑？五氣中何氣？五味中何味？以何湯名爲加減和合？其效驗定於何時？一一詳明，務令纖毫不爽，起衆信從，允爲醫門矜式，不必演文可也。

某年者，年上之干支，治病先明運氣也。某月者，治病必本四時也。某地者，辨高卑燥濕，五方異宜也。某齡某形某聲某氣者，用之合脈，圖萬全也。形志苦樂者，驗七情勞逸也。始於何日者，察久近傳變也。歷問病證藥物驗否者，以之斟酌己見也。晝夜寒熱者，辨氣分血分也。飲食二便者，察腸胃乖和也。三部九候何候獨異者，推十二經脈受病之所也。二十四脈見何脈者，審陰陽表裏無差忒也。依經斷爲何病者，名正則言順，事成如律度也。標本先後何在者，識輕重次第也。汗吐下和寒溫補瀉何施者，求一定不差之法也。七方大小緩急奇耦複，乃藥之制，不敢濫也。十劑宣通補泄輕重滑澀燥濕，乃藥之宜，不敢泛也。五氣中何氣，五味中何味者，用藥最上之法，寒熱溫涼平，合之酸辛甘苦鹹也。引湯名爲加減者，循古不自用也。刻效於何時者，逐段辨之不差，以病之新久五行定痊期也。若是則醫案之在人者，工拙自定，積之數十年，治千萬人而不爽也。

日知錄

㈠論醫

醫部醫術名流列傳一

上古

僦貸季

按素問岐伯曰：色脈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脈是矣。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脈，此上帝之所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生道以長，命曰聖王。

按路史神農命僦貸季理色脈，對察和齊摩踵，詵告以利天下而人得以繕其生。註 僦貸季岐伯祖之師也，天師岐伯對黃帝云『我於僦貸季理色脈已二世矣。』

按古今醫統僦貸季，黃帝時人，岐伯師也。岐伯相為問答，著為內經云。

岐伯

按古三墳，皇曰：岐伯天師，爾司日月星辰，陰陽歷數，爾正爾考，無有差貸。疑作忒 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爾惟戒哉！

按靈樞經黃帝問於岐伯曰『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

通神農著至教疑於二皇』帝曰『善無失之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相輸應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常久，以教衆庶，亦不疑殆，醫道論篇，可傳後世，可以爲寶。』雷公曰：『請受道諷誦用解。』帝曰：『汝受術誦書若能覽觀雜學，及於比類通合道理，子務明之，可以十全。卽不能知，爲世所怨。』雷公曰：『臣請誦脈經上下篇甚衆多矣，則無比類，猶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黃帝曰：『嗚呼遠哉！閔閔乎若視深淵，若迎浮雲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際。聖人之術，爲萬民式，論裁志意，必有法則，循經守數，按循醫事爲萬民副，故事有五過四德，汝知之乎？』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聞五過與四德，比類形名，虛引其經，心無以對。』黃帝在明堂，雷公請曰：『臣受業傳之行教，以經論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藥所資，行治有賢不肖，未必能十全。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濕寒暑，陰陽婦女，請問其所以然者，卑賤富貴，人之形體所從，羣下通使，臨事以適道術，謹聞命矣，請問有毚愚仆漏之問不在經者，欲問其狀。』帝曰：『大矣。』

按靈樞經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外揣言渾束爲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於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於後世，絕於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聞命於是矣！』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堂，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敢有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書，曰：『愼之愼之！吾爲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脈爲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臟，外刺六腑，審察衞氣爲百病母，調其虛實，虛實乃止，寫其血絡，血盡不殆矣。』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爲下材者，弗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爲

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榮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於後世，必明爲之法，令終而不滅，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爲之經紀，異其章，別其表裏，爲之終始，令各有形，先立鍼經，願聞其情！』岐伯答曰：『臣請推而次之，令有綱紀，始於一，終於九焉。』

按皇甫謐甲乙經序：黃帝咨訪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內考五臟六腑，外綜經絡血氣色候，參之天地，驗之人物，本之性命，窮神極變，而鍼道生焉。

按帝王世紀：岐伯，黃帝臣也，帝使伯嘗味草木，典主醫病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

按通志三皇紀：帝察五運六氣，乃著岐伯之問，是爲內經。或言內經後人所作，而本於黃帝。

按外紀：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於外，喜怒攻之於內，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而作內經，復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釋義　五氣，謂五行之氣，卽所謂濕涼寒燥溫也。五運，謂甲己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也。

按路史：黃帝極咨於岐雷而內經作，謹候其時，著之玉版，以藏靈蘭之室，演倉穀，推賊曹，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脈，謹候其時，則可萬全。註　道基經云：倉穀者，名之穀仙，行之不休，可長久。王莽篡位，種五粱禾於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云此黃帝穀仙之術。黃帝元辰經云：血忌陰陽精氣之辰，天上中節之位，亦名天之賊曹，尤忌鍼灸。素問云：『謹候其時，氣乃與期，能合色脈，可以萬全矣。』帝使岐伯嘗味百藥，主典醫病，故家語云：『黃帝嘗味草木。』

按內經序：岐伯爲黃帝之臣，帝師之問，醫著爲素問靈樞，總爲內經十八卷，唐太僕王冰次註，爲醫之祖書，脈理病機，治法鍼經，運氣靡不詳盡，眞天生聖人以贊化育之書也。今行世。

雷公

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乎？』雷公對曰：『誦而未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

伯高氏

按古今醫統，伯高氏，黃帝臣，未詳其姓，佐帝論脈經，窮究義理，附素問中。

馬師皇

按古今醫統，馬師皇，黃帝時醫也，善識馬形氣生死，治之即愈。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師皇曰：『此龍有病，我能醫之。』乃鍼其脣及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又數有龍出其陂，師造而治之。一旦為龍負之而去，莫知所之。

鬼臾區

按王冰素問註，鬼臾區十世祖，當神農之世，說太始天元玉冊，今按文有十二篇。

按古今醫統，鬼臾區，黃帝臣，未詳其姓，佐帝發明五行，詳論脈經，有問對難經，究盡義理，以為經論，民到於今賴之。

苗父

按說苑，上古之為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管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按韓詩外傳苗父作弟父。

按古今醫統，苗父上古神醫，古祝由科，此其由也。

巫妨

工，不可以爲天下師。』

按古今醫統，雷公爲黃帝臣，姓雷名斆，善醫，有至教論藥性炮製二冊行世。

俞跗

按史記扁鵲傳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臟，練精易形。

按說苑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

按韓詩外傳，踰跗之爲醫也，搦木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

少俞

按古今醫統，少俞，黃帝臣，俞跗弟也。醫術多與其兄同。

巫彭

按路史黃帝命巫彭桐君處方，盄餌湔澣刺治，而人得以盡年。註胃瘖以下五十九刺，詳素問制瘖及黃帝中誥。

桐君

按陶宏景本草序，桐君有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性四卷，論其佐使相須。

按古今醫統，少師桐君，爲黃帝臣，識草木金石性味，定三品藥物，以爲君臣佐使，撰藥性四卷，及採藥錄，紀其花葉形色，論其相須相反及立方處治寒熱之宜，至今傳之不泯。

按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按搜神記，昔晉侯有疾漸重，無能治者。晉與秦國親姻之故，聞秦有良醫，發使往請。秦王乃命緩速赴晉。醫緩將至晉國，晉君夜夢二鬼相謂曰：『秦使醫緩來，我等何逃？若在必當有殺，若去亦獲其死，二途何適？』一鬼答曰：『此事何憂乎！我等二人，但居膏之上，肓之下，若我何？』一鬼又問：『何者爲膏肓而免此難？』答曰：『心上爲膏，心下爲肓，此處針灸不能及，湯藥不能至。』二鬼相喜，各居其處。旬日醫至，察其容，候其脈，良久歎曰：『此病不可療也！其疾在膏肓，藥餌不可及，針灸不能至。』晉侯聞之，嗟曰：『此良醫也！今古罕有。』遂與百金令還本國。晉侯不逾十日而薨矣。

醫和

按左傳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

按千金方，中古有巫妨者，立小兒顱顖經，以占夭壽，判疾病死生，世相傳授，始有小兒方焉。按巢氏巫妨作巫方。

陶唐氏

巫咸

按世本巫咸，堯帝時臣，以鴻術爲堯之醫，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樹樹枯，祝鳥鳥墜。

商

伊尹

按皇甫謐甲乙經序，伊尹亞聖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爲湯液。

按通鑑伊尹佐湯伐桀，放太甲於桐宮，閔生民之疾苦，作湯液本草，明寒熱溫涼之性，酸苦辛甘鹹淡之味，輕淸重濁，陰陽升降，走十二經絡表裏之宜。今醫言藥性，皆祖伊尹，著有湯液本草今行世。

周

巫彭

按古今醫統，巫彭初作周醫官，謂人惟五穀五藥養其病，五聲五色視其生，觀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臟之動，遂

范蠡

按古今醫統，范蠡，春秋時，越王勾踐之臣，佐越王滅吳，遂退身遨遊五湖，有服餌之法，可以度世，幷授孔安國等皆成地仙，數百歲面如童顏，醫藥濟人不取利，所居處不二年致富，棄其所積，遷徙別居，逾年而富，人咸稱爲陶朱公。問聚財之法。惟曰：『種五穀，蓄五牸而已。』

盧氏 矯氏 俞氏

按列子力命篇，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勿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長桑君

按史記扁鵲傳，扁鵲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

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是吾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按國語，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搖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夫文蟲皿為蠱，吾是以云。』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十年平公薨。

按通志列傳，或曰：緩即和也，音訛耳。

醫昫

按尸子，醫昫，未詳其姓，春秋時人，秦良醫。有張子求療背疾，謂之曰：『非吾背，任君治之。』昫醫之即愈，必有所委』

暴蹶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臟，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孩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蹶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臟蹶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

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

扁鵲

按戰國策：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左右，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按史記本傳：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強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子陽

按古今醫統，子陽，扁鵲弟子，虢太子死，扁鵲使子陽用厲鍼砭石，以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遂甦。

子豹

按古今醫統，子豹，扁鵲弟子，虢太子疾死，鵲使子豹爲五分之熨，八減之劑，和煑之以熨兩脅下，遂能起坐。

子容 子明 陽儀 子越 子游

按說苑，趙太子暴病而死，扁鵲爲診，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反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

按韓詩外傳，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湯，子容藥，子明灸陽，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

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痹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按列子湯問篇：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腑臟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按說苑：扁鵲過趙，趙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管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illegible]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

賜曰『此是神丹，飲者不死，夫妻各一枚，壽萬歲』，後將棗二枚大如雞子，服之，遣羲曰『可暫還人間治百姓疾病。如欲上來，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羲，羲奄忽如寐，已在地上也。

秦

安期生

按列仙傳，安期生，瑯邪人，嘗賣藥東海，海濱人皆言千歲。秦始皇東遊請見，與居凡三日夜，賜金璧萬數，出阜鄉亭，皆置而去，乃留書與玉舄一雙爲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使入海求仙藥，未至蓬萊山，風阻而還。

按高士傳，安期生受學河上丈人，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崔文子

按列仙傳，崔文子，泰山人，世好黃老，自言三百歲，賣藥都市，後作黃散赤丸，民間疫氣死者萬計，凡經文子與散，飲之即活。後至蜀中賣藥，蜀人望之如神仙云。

漢

公孫光 楊中倩

鳳綱

按神仙傳，鳳綱者，戰國時漁陽人，常採百草花水漬之，瓮盛泥封，自正月始迄九月末，又取瓮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納口中皆立活。綱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文摯

按呂氏春秋，齊閔王疾，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診王疾，謂太子曰：『非怒則王疾不可治，怒王則文摯死。』太子曰：『苟已王疾，臣與母以死爭之，願先生勿患也！』文摯曰：『諾。』與太子期而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疾，王怒不與言，文摯因出陋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不悅，果以鼎生烹文摯，太子與母合爭之不得。夫忠於平世易，忠於濁世難也。

按古今醫統，文摯戰國時宋之良臣，洞明醫道，兼能異術，龍叔子有疾，文摯令背明而立，從後視之曰：『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治之遂愈。

沈羲

按神仙傳，沈羲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功德感天，天神識之。一日，羲與妻賈共載，逢白鹿車、青龍車、白虎車各一乘，從者皆數十騎，朱衣伏劍，問羲曰：『君是沈羲否？』羲愕然，騎人曰：『君有功於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年壽將盡，黃老今遣仙官來迎，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乘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乘白虎車是也。』須臾三仙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授羲。遂載羲昇天。道間人皆見斯

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飲。」臣意即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

按史記淳于意傳，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意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意悉受書之，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閒，公孫光閒處，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爲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意事慶謹，以故愛意。

陽慶

按史記淳于意傳，意喜醫，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慶家富善醫，不肯爲人治病，以故不聞。慶告意曰『愼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慶子男殷意與善。

淳于意

按史記本傳，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

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迵風。」迵風者，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胷滿。」即爲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胷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瀺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齲齒，臣意灸其左太陽明脈，即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菑川王美人懷子

盛者爲重陽，重陽者逷心主，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蹶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左口氣急脈無五臟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臟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擥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幷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幷陰。幷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爲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癉客脬，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滫，滫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濕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迵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爲三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喜養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癰。」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於俞，忿發爲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爲陽虛侯時，病甚，衆醫皆以爲蹶。臣意診脈，以爲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嘗診安陽武都

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莨碭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爲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臟，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痹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事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蟯瘕。」蟯瘕爲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閒，公孫光閒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正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學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按瑯嬛記倉公夢遊蓬萊山，見宮室崔嵬，金碧璀璨，光輝射目，忽二童子以杯水進，倉公飲畢，五內寒徹，仰首見殿榜曰『上池仙館』，始知所飲乃上池水也。由是神於診脈。

秦信

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爲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愼毋爲勞力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踘，要蹶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畜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貿，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

蘇耽

按列仙傳，蘇耽，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人稱蘇仙。公早喪所怙，鄉里以仁孝著聞。宅在郡城東北，距縣治百餘里，公與母共食，母曰：『無鮓。』公卽輟筯起身取錢而去，須臾以鮓至。母曰：『何所得來？』公曰：『縣市。』母曰：『去縣道往返百餘里，頃刻而至，汝欺我也。』公曰：『買鮓時見舅氏，約明日至。』次日，舅果至。一日，雲間儀衛降宅，公語母曰：『某受命仙籙，當違色養。』母曰：『我何存活？』公以兩盤留。母需飲食，扣小盤，需錢帛扣大盤，所需皆立至。又語母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橘樹，患疫者，與井水一升，橘葉一枚，飲之立愈。』後果然，求水葉者，遠至千里，應手而愈。

劉安

按漢書本傳，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每宴見談說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

按古今醫統，淮南子劉安資性天成，窮格事物之極，博覽羣書，善醫藥，謂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毒，王安道謂：『淮南子多寓言，夫豈不信？』

王遂

按古今醫統，王遂，不知何郡人，習經方，工於治療，學業精博，爲齊王侍御醫。

按古今醫統，秦信不知何郡人，少敏，有量，好經方本草，及黃帝扁鵲之書，爲當代良醫令。

宋邑

按古今醫統，宋邑臨淄人，至性愛人，酷尙醫術，就齊太倉公淳于意學五診脈論之術，爲當世良醫。

高期王禹

按太平御覽，高期王禹仕濟北王爲太醫，王遣就倉公淳于意學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正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之法。歲餘，亦頗通之。

按古今醫統，高期王禹仕濟北王太醫令，王以期禹術未精，令就淳于意學經脈及奇絡結俞穴所在，定鑱石刺灸之法。歲餘盡通，以此知名。

馮信

按太平御覽，馮信臨淄人，爲淄川王太倉馬長，好醫，淄川王令就淳于意學方，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劑湯法。信受之，擅名漢世。

杜信

按太平御覽，杜信，高永侯家丞，自知身病，乃專治學醫。倉公甚憐之，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之法。

唐安

按太平御覽，廣漢人郭玉，見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見效，乃著鍼經診脈法，傳於代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徵之技，陰陽不測之術。

樓護

按漢書本傳，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由是辭其父，學經傳，以薦爲廣漢太守。

元俗

按古今醫統，元俗，河間人，餌巴豆，賣藥都市，河間王病瘕，服元俗藥，下蛇數十餘頭而愈。王見元俗於日中無影，以女配之，元俗夜逃去，隱於常山下。

李少君

按神仙傳，李少君，與議郎董仲舒相親，見仲舒宿有痼疾，體枯氣少，少君乃與以成藥二劑，幷有用戊己之草，后土脂，黃良，獸沉肪，先義之根，百草華，釀亥月上旬，合煎銅鼎中，童男沐浴潔淨，調其湯火，合成如雞子，三劑齒落更生，服盡五劑，命不復傾。

安丘望之

按高士傳，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日損退，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醫部醫術名流列傳二

後漢

郭玉 程高

按後漢書方術傳，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爲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李助

杜度

按古今醫統，杜度，不知何郡人，仲景弟子，識見宏敏，器宇冲深，淡於矯矜，尙於救濟，得仲景禁方，名著當時。

衞沈

按古今醫統，衞沈，仲景弟子，好醫術，有才識，撰四逆三部厥經婦人胎藏經小兒顱顖經行世，名著當時。

李常在

按神仙傳，李常在者，蜀郡人也，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年已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治病困者三日，微者一日愈，人世世見之如故，故號曰常在。

葛越

按神仙傳，黃盧子，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氣禁之道，年二百八十歲，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遂不復還。

王遙

按神仙傳，王遙者，字伯遼，鄱陽人也。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符水針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帊，歛

按梓潼士女志，李助，字翁君，涪人也。通名方，校醫術，作經方頌說，名齊郭玉。

韓康

按後漢書本傳，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爲』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元纁之禮，以安車聘之。康因道逃遯，以壽終。

張伯祖

按古今醫統，張伯祖，南陽人，性志沈簡篤，好方書，精明脈證，療病十全，當時所重，張仲景從而師之。

張仲景

按何顒別傳，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謂曰：『君用思精而韻不高，後將爲名醫。』卒如其言。顒先識獨覺，言無虛發。

仲景之方術，今傳於世。

按皇甫謐甲乙經序，漢有張仲景，奇方異治，施世者多，不能盡記其本末。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湯勿服。居三日，見仲宣，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診，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言。後二十年，果眉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言。仲景論廣伊尹爲數十卷，用之多驗。

按襄陽府志，張機，字仲景，南陽棘陽人，學醫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靈帝時，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少時與同郡

以爲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鍼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聚積，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虀甚酸，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奇。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爲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胷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鍼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爲下鍼，幷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爲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勑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寤，佗以爲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自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當疾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

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便起去。其有邪魅作禍者，遙畫地作獄，因召呼之，皆見其形入在獄中，或狐狸鼉蛇之類，乃斬而燔燒之，病者即愈。

沈建

按神仙傳，沈建，丹陽人也，父為長史，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無輕重，治之即愈。奉事之者數百家，如此三百餘年後不知所之。

壺翁 費長房

按後漢書本傳，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殽，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後長房欲求道，隨從入山，翁撫之曰：『子可教也。』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乃驅使社公，後失其符，為衆鬼所殺。

按神仙傳，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餘卷，皆出自公，故總名壺公符。時費長房見公從遠方來，入市賣藥，人莫之識，賣藥口不二價，治病皆愈，每語人曰：『服此藥必吐某物，某日當愈。』言無不效。常懸一空壺於屋上，日入，跳入壺中。長房知非常人，乃日掃公座前地，及供饌物，公受不辭。積久，長房不少懈，亦不敢有求。公知長房篤信，謂曰：『暮更來。』長房如其言，公為傳封符一卷，付之曰：『帶此可主諸鬼神，常稱使者，可以治病消災。』長房乃行符收鬼，治病無不愈者。

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恆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勑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謂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終當不為吾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

按佗別傳，人有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數見華佗，其療病平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為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瘡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好馬三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腳之前，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便以鐵錐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瞳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匝，飲以亭藶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燃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鬢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療也。』佗使飲藥令臥，破腹視脾，半腐壞，刮去惡肉，以膏傅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又有人病腳躄不能行，佗切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創愈即行也。後灸愈，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為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

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我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胷臟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巨闕胷臟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以走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臟，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衆，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於傳末。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常屈頸鷮息，鬚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

按三國志本傳，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疾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尚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鍼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彭城夫人夜之廁，蠆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

[illegible]

當極怒嘔血，卽能去疾，不爾無生矣。子宜盡言使君之[illegible]』其子曰：『[illegible]』[illegible]父從來所爲乖誤者，盡示佗，佗留書責罵之。父大怒，發吏捕佗，佗不至，遂嘔黑血升餘，其疾乃平。又有女子極美麗，過時不嫁，以右膝常患一瘡，膿水不絕。華佗過，其父問之。佗曰：『使人乘馬牽一栗色狗走三十里，歸而熱截右足，拄瘡上。』俄有一赤蛇從瘡出而入犬足中，其疾遂平。

按志怪，後漢末有得心腹瘕病，晝夜切痛，臨終，勑其子曰：『我氣絕後，可剖視之。』其子不忍違言，剖之得一銅鎗，容數合許。後華佗聞其病而解之，因出巾箱中藥以投鎗，鎗卽成酒焉。

按襄陽府志，華佗洞曉醫方，年百餘歲，貌有壯容。關羽鎮襄陽，與曹仁相拒，中流矢，矢鏃入骨，佗爲之刮骨去毒，後爲曹操所殺。

李當之

按古今醫統，李當之，華佗弟子，少通醫經，得佗之傳，尤爲精工。

吳普

按後漢書華佗傳，廣陵吳普從佗學，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按佗別傳，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爲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年將九十，

耳不聾，目不瞑，牙齒完堅，飲食無損。靑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臟，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爲佳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所服食，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黏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

按魏志：故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卽愈。縣吏尹世苦四肢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卽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熱食而汗不出，佗曰：『臟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倪尋李延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療之宜殊。』卽各與藥，明旦並起。

按鄧處中中藏經序：華先生諱佗，字元化，性好恬淡，喜味方書，多遊名山幽洞，往往有所遇。一日因酒息於公宜山古洞前，忽聞人論療病之法。先生訝其異，潛逼洞竊聽。須臾，有人云：『華生在邇，術可付焉。』復有一人曰：『此生性貪，不憫生靈，安得付也？』先生不覺愈駭，躍入洞，見二老人，衣木皮，頂草冠。先生躬趨左右而拜曰：『適聞賢者論方術，遂乃忘歸。況濟人之道，素所好爲，所恨者未遇一法可以施驗，徒自不足耳。願賢者少察愚誠，乞與開悟，終身不負恩。』首坐先生云：『術亦不惜，恐異日與子爲累。若無高下，無貧富，無貴賤，不務財賄，不憚勞苦，矜老恤幼爲急，然後可脫子禍。』先生再拜謝曰：『賢聖之語，一一不敢忘，俱能從之。』二老笑指東洞云：『石牀上有書一函，子自取之，速出吾居，勿示俗流，宜祕密之。』先生時得書，回首已不見老人。先生懾怯離洞，忽然不見，雲奔雨瀉，石洞摧塌。既覽其方，論多奇怪，從茲施試，無不神效。先生未六旬，果爲魏所戮，老人之言，預有斯驗。余迺先生外孫也，因弔先生寢室，夢先生引余坐，語：中藏經，眞活人法也，子可取之，勿傳非人！余覺驚怖不定，遂討先生舊物，獲石函一具，開之得書一帙，迺中藏經也。予性拙於用，復授次子思，因以志其實。甲寅秋九月序。

按皇甫謐甲乙經序：漢有華佗，奇方異治，施世者多不能盡記其本末。若知直祭酒劉季琰病發於畏惡，治之而瘥，云：『後九年季琰病應發，發當有感，仍本於畏惡，病動必死。』終如其言。佗性惡矜技，終以戮死。

董奉

按三國志士燮傳，注：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頤搖消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候官人也。

按神仙傳，董奉者，字君異，候官人也。吳先主時，有少年為奉本縣長，見奉年四十餘，不知其道，能官去。後五十餘年，復為他職，行經候官，諸故吏人皆老，而奉顏貌一如往日，問言：『君得道邪？吾昔見君如此，吾今已皓首，而君轉少何也？』奉曰：『偶然耳。』又士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三丸，內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舉其頭，搖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顏色漸還，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忽如夢，見有十數烏衣人，來收燮上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獄各一戶，戶纔容一人，以燮內一戶中，乃以土從外封塞之，不復見外光，恍忽聞戶外人言云：太乙遣使來召士燮，又聞除其戶土，良久引出，見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遂活。』因起謝曰：『某蒙大恩，何以報效？』乃為奉起樓於庭中。奉不食他物，唯啖脯棗，飲少酒，燮一日三度設之。奉每來飲食，或如飛鳥騰空來坐，食了飛去，人每不覺，如是一年餘，辭燮去。燮涕泣留之不住。燮問：『欲何所之？莫要大船否？』奉曰：『不用船，唯要一棺器耳。』燮即為具之，至明日日中時，奉死，燮以其棺殯埋之。七日後，有人從容昌來，奉見囑云：『為謝燮，加自愛理。』燮聞之，乃起殯，發棺視之，唯存一帛，一面畫作人形，一面丹書作符。後還豫章廬山下居，有一人中有癘疾，垂死，載以詣奉，叩頭求哀之。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蓋之，使勿動。病者云：『初聞一物來舐身，痛不可忍，無處不咂，量此舌廣一尺許，氣息如牛，不知何物也。』良久物去，奉乃使往池中以水浴之，遺去，告云：『不久當愈，勿當風！』十數日，病者身赤無皮，甚痛，得水浴痛即止。

耳不聾，目不瞑，牙齒完堅，飲食無損。

樊阿

按後漢書，華佗傳，彭城樊阿從佗學，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胷臟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巨闕胷臟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臟，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

魏

句驪客

按酉陽雜俎，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鍼，取寸髮斬爲十餘段，以鍼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封君達

按神仙傳，封君達年百餘歲，往來鄉里，視之年三十許人，常騎青牛行，聞有疾病死者，識與不識，遇便以藥治之，應手皆愈，不以姓字語人，能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

按古今醫統，封君達，隴西人，號青牛道士，服黃連五十餘年，又入鳥鼠山服汞，百歲如童，常騎青牛，有病治死者，藥之即活，以衞矛之術授魏武，入陣不傷。後入丘山仙去云。

按玉匱經序，呂博少以醫術知名，善診脈論疾，多所著述。吳赤烏二年，為太醫令，撰玉匱針經及註八十一難經，大行於代。

按攖甯集，呂廣，吳太醫令，著難經註解。

葛仙公 鄭隱 鮑元

按晉書，葛洪傳，洪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元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洪傳元業，兼綜練醫術。

晉

王叔和

按皇甫謐甲乙經序，漢張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為數十卷，用之多驗。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指事施用。按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二九十八卷，卽內經也。亦有所亡，先其論遐遠，然稱述多而切事少，有不編次。此按倉公傳，其學皆出於素問，論病微九卷，是原本經脈，其義深奧，不易覺也。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要，皆黃帝岐伯選事也。

按高湛養生論，王叔和性沉靜，好著述，考覈遺文，採摭羣論，撰成脈經十卷，編次張仲景方論，編為三十六卷，大行於世。

二十日皮生卽愈，身如凝脂。後忽大旱，縣令丁士彥議曰：『聞董君有道，當能致雨。』乃自齎酒脯見奉，陳大旱之意，奉曰：『雨易得耳。』因視屋曰：『貧道屋皆見天，恐雨至何堪？』令解其意，曰：『先生但致雨，當爲立架好屋。』明日，士彥自將人吏百餘輩，運竹木起屋立成，方聚土作泥，擬數里取水，奉曰：『不須，爾暮當大雨。』乃止，至暮卽大雨，高下皆平，方民大悅。奉居山不種田，日爲人治病，亦不取錢。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得十萬餘株，鬱然成林。乃使山中百禽羣獸游戲其下，卒不生草，常如芸治也。後杏子大熟，於林中作一草倉，示時人曰：『欲買杏者，不須報奉，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卽自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穀來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羣虎出吼逐之，大怖，急挈杏走路傍傾覆，至家量杏，一如穀多少。或有人偸杏者，虎逐之，到家嚙至死，家人知其偸杏，乃送還奉，叩頭謝過，乃却使活。奉每年貨杏得穀，旋以賑救貧乏，供給行旅不逮者，歲二萬餘人。縣令有女爲精邪所魅，醫療不效，乃投奉治之，若得女愈，當以侍巾櫛。奉然之，卽召得一白鼉，長數丈，陸行詣病者門，奉使侍者斬之，女病卽愈。奉遂納女爲妻，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住，乃乞一女養之，年十餘歲，奉一日聳身入雲中去，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還逐之。奉在人間三百餘年，乃去，顏狀如三十時人也。

按南康府志，董奉字君異，候官人，有道術，隱廬山，爲人治病不受謝，惟令種杏一株，數年成林，杏熟易穀，以濟貧民。永嘉中仙去，今廬山杏林，乃其遺蹟。

負局先生

按列仙傳，負局先生者，莫知姓名，負磨鏡局，循吳中磨鏡，遇人輒問得無有疾苦乎？有卽出紫丸赤丸與之，病無不差。如此數年後，吳有大疫，先生家至戶到，與藥活數萬人。後上吳山絕頂，與人語曰：『吾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愈病。』旣去，一日崖頭有水色白，從石間流下，病者服之果驗。

與服。須臾，腹中雷鳴疏轉，大利數行，遂愈。今八毒赤丸是也。

程據

按古今醫統，程據，不知何郡人，志性沉毅，雅有度量，少以醫術知名，爲太醫令。

張華

按古今醫統，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辭藻溫麗，精於經方本草診論，工奇理療多效。

裴頠

按晉書裴秀傳，秀子頠，字逸民，宏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兼明醫術。荀勖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

按古今醫統，裴頠，河東人，多學術，善醫經診處，通明方藥，精富於時，名臣碩學，咸敬服之。官至尚書僕射。

支法存

按千金方序，支法存，嶺表僧人，少以聰慧入道，長以醫術擅名。自永嘉南渡，晉朝士夫不習水土，所患皆軟脚之疾，染者無不斃踣，惟法存能拯濟之，天下知名。

按甘伯宗名醫傳，晉王叔和，高平人，爲太醫令，性度沉靜，通經史，窮研方脈，精意診切，洞識修養之道，撰脈經十卷，脈訣四卷，脈賦一卷，仲景作傷寒論錯簡，迨叔和撰次成序，得成全書。

皇甫謐

按晉書本傳，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元晏先生，著禮樂聖眞之論。後得風痹疾，猶手不輟卷，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曰：『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虢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並不應。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元晏春秋，並重於世。

按謐自序甲乙經，近代王叔和按黃帝內經十八卷，今鍼經九卷，素問九卷，其義深奧。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要三部同歸，文多重複，錯互非一。甘露中吾病風加苦聾，百日方治，要皆淺近，乃撰三部，使事類相從，刪其浮辭，去其重複，論其精要，至爲十二卷。易曰：『觀其所聚而天地之情事見矣。』况物理乎。事類相從，聚之義也。夫受先人之體，有八尺之軀，而不知醫事，此所謂遊魂耳。若不精通於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塗地，無以濟之。此固聖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其本論其文有理，雖不切於近事，不甚刪也。若必精要，俟某閒暇，當撰覈以爲教經云爾。

按古今醫統，皇甫謐得風痹疾，因而學醫，集覽經方，手不釋卷，遂盡其妙。所著甲乙經及鍼經行世。

李子豫

按古今醫統，范汪，字元平，潁陽人，少孤，依外家新野庾氏，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通百家之言。性仁愛善醫術，嘗以診恤爲事，凡有疾，不以貴賤皆治之。所活十愈八九。撰方書百餘卷。

宮泰

按古今醫統，宮泰，不知何郡人，好醫術，有一藝長於己者，必千里求之。善診諸病，療上氣尤奇。異製三物散方，治喘咳氣逆最效，世所貴云。

劉德

按古今醫統，劉德，彭城人，少以醫方自達，長以才術知名，切治衆疾，隨手而愈。官至太醫院校尉。

史脫

按古今醫統，史脫，不知何郡人，氣性沉毅，志行敦簡，善診候，明消息，多辨論，治疸證爲最高。官拜太醫院校尉。

鄞邵

按古今醫統，鄞邵，不知何郡人，性聰明有才術，本草經方，誦覽無不通究，裁方治療，有出衆見。制五石散礜石散等方，晉朝士大夫，無不敬服。

阮侶

按古今醫統，阮侶，字德如，陳留尉氏人，以秀才爲郎，博學方技，無不通會，於本草經方治療之法，尤所耽，尙官至河內太守。

張苗

按古今醫統，張苗，不知何郡人，雅好醫術，善消息診脈，爲時所重。陳廩丘得疾，連服藥，特發汗不出，或曰汗不出者死，苗教以燒地加桃葉於上蒸之，卽得大汗而愈。

于法開

按紹興府志，于法開，好仙釋，從避支遁居剡，更學醫，醫術明解，嘗旅行，暮投主人，其家妻臨產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鍼之，須臾兒下羊膋裹兒出。

蔡謨

按古今醫統，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以儒道自達，吏治知名，有道風，性尙醫學，常覽本草方書，手不釋卷，授揚州刺史。

殷浩

按古今醫統，許遜，字敬之，爲旌陽縣令，時郡民患疫，十死八九，敬之以神方拯濟，符呪所及，皆登時愈。至於沉疴，亦無不愈者。傳聞於他郡，有疾者連路而求療，日以千計。敬之於是標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於中，令飲，皆愈。老稚羸憊之不能至者，汲水歸以飲之，皆獲痊愈。積功成道，白日飛昇。

宋

徐熙

按南史張邵傳，東海徐熙，濮陽太守，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𤬪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

蘇家

按千金方中，古巫妨小兒顱顖經，小兒方，逮於晉宋，江左推諸蘇家，傳習有驗，流於人間。

徐秋夫

按南史張邵傳，徐熙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服其通靈。

殷仲堪

按晉書本傳，殷仲堪，陳郡人也，父師驃騎諮議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伯康齊名，士咸愛慕之。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鬬，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維谷。』帝有愧焉，授仲堪都督荊益甯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後爲桓元兵所逼，令自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於周急，及元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爲診脈分藥，而用計倚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

葛洪

按晉書本傳，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元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洪傳元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洪見天下已亂，禮辟皆不赴，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乃止羅浮山煉丹，著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

按古今醫統，葛洪，字稚川，丹陽人，自號抱朴子，廣覽羣書，諸子百家之言，下至雜文，誦記萬卷。好神仙導引之法，煉丹以期遐年。所著有神仙傳史集五經諸史百家之言金匱方肘後方百卷。年八十餘，人言尸解仙去。

秦承祖

按古今醫統，秦承祖，不知何郡人，性耿介而精於方藥，不分貴賤，咸治療之如一。

劉涓子

按古今醫統，劉涓子，不知何郡人，晉末於丹陽郊外射獵，忽有物高二丈許，因射而中之，走如電激，聲如風雨，夜不敢追。明日，率弟子數十人尋其蹤跡。至山下，見一小兒云：『主人昨夜爲劉涓子所射，取水以洗瘡。』因問小兒主人爲誰？答曰：『是黃老鬼。』乃窺小兒還，將至，聞搗藥聲，遙見三人，一人臥，一人閱書，一人搗藥，即齊聲呼突而前。三人並走，止遺一帙癰疽方並一臼藥。涓子得之，從宋武帝北征，有被金瘡者，以藥塗之，隨手而愈。論者謂聖人作事，天必助之，天以此方授武帝也。演爲十卷，號曰鬼遺方云。

南齊

褚澄

按南齊書，褚淵傳，淵弟澄，字彥道，初，湛之尙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尙吳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爲嫡，澄尙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豫章王感疾，太祖召澄爲治，立愈。尋遷左民尙書。淵薨，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淵介幘犀導及淵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其

按江南通志，徐秋夫工醫善鍼，鹽城人，爲射陽令，夜聞鬼聲呻吟甚苦，叱問之曰：『身是斛律斯，雖死，患腰痛，聞君善醫求拯拔。』徐曰：『汝鬼也，術何從施？』曰：『以草束形呼我名治之。』如其言，下二鍼，里人夜聞鬼來謝云：『疾已愈。』時謂其術能通神。

徐道度 徐叔嚮

按南史張邵傳，徐秋夫生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道度有脚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爲諸皇子療疾，無不絕驗。位蘭陵太守。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引圍棊，徐道度療疾也。

羊欣

按宋書本傳，羊欣字敬元，素好黃老，嘗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十卷。

按古今醫統，羊昕字敬元，好文藝，敦方藥，莅事詳審，治疾尤精，能以拯濟奇功，累遷中散大夫，義興太守。

薛伯宗

按南史張邵傳，時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僧深

按南齊書,褚澄傳,時東陽徐嗣妙醫術,有一傖父冷病積年,重茵累褥,牀下設爐火猶不差。嗣爲作治,盛冬月令傖父裸身坐石上以百瓶水從頭自灌,初與數十瓶,寒戰垂死,其子弟相守垂泣,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舉體出氣如雲蒸,嗣令徹牀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大熱病也。又春月出南籬門戲,聞笪屋中有呻吟聲,嗣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治必死。』乃往視,一姥稱舉體痛,而處處有黬黑無數,嗣還煮升餘湯,送令服之。姥服,竟痛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黬處皆拔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事驗甚多過於澄矣。

按南史,張邵傳,徐嗣伯,字叔紹,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彌爲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閤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爲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恆發熱,冬月猶單褌衫,體更肥壯。常有嫗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蚘耳,極難療,當死人枕煮服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蚘蟲頭堅如石五升,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飛越,不得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蚘者,久蚘也,醫療既僻,蚘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須邪物以鉤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間戲,聞笪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見一老姥稱

年卒。澄女爲東昏皇后，永元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按南史本傳：褚澄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得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按河南通志：褚澄，陽翟人，所著醫論十篇，世稱褚氏遺書。

按古今醫統：褚氏遺書，謂女人脈反男子，以心肺候兩尺，此其妄謬，疑後人托名以欺人，學者審之！

徐文伯

按南史張邵傳：徐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行，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自業。融謂文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當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答曰：『惟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爲深累，旣鄙之，何能不恥之！』文伯爲效，與嗣伯相埒。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小腸耳。』乃爲水劑消石湯，病卽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卽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于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瀉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

許道幼

按隋書，許智藏傳，智藏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戒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散騎員外侍郎。

體痛而處處有黝黑無數。嗣伯還煑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黝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

徐雄

按南史張邵傳，徐文伯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爲貴遊所善。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遂以哀卒。

顧歡

按吳均齊春秋，顧歡，字元平，吳都人也。隱於會稽山陰白石村。歡宿性仁愛，素有道風。其濟人也，或以禳厭而多全護，有病者造之，歡問君家有書乎？答曰『惟有孝經三篇。』歡曰『取置病人枕邊，恭敬之當自瘥。』如言果愈。後問其故，歡曰『善禳禍，正勝邪故爾。』

脚腫醫

按齊諧錄，有范光祿者，得病兩脚並腫，不能飲食，忽有一人不自通名，徑入齋中，坐於光祿之側。光祿謂曰：『先不識君，那得見詣？』答云『佛使我來理君病也。』光祿遂發衣示之，因以刀針腫上，倏忽之間頓針兩脚及膀胱百餘下，出黃膿水三升許而去。至明日，並無針傷而患漸愈。

徐玉

按千金方，齊有徐玉者，有小兒方三卷，故今之學者，頗得傳授。然徐氏位望隆重，詳其方意，不甚深細。

醫部醫術名流列傳三

北魏

徐謇

按魏書本傳，徐謇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顯祖欲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脈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爲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問治方，而不及李修之見任用也。謇合和藥劑，攻救之驗，精妙於修，而性甚祕忌，承奉不得其意者，雖貴爲王公，不爲措療也。高祖後知其能，及遷洛，稍加眷幸。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令處治。又除中散大夫，轉右軍將軍、侍御師。謇欲爲高祖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崧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十二年，高祖幸懸瓠，其疾大漸，乃馳驛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瘳，內外稱慶。九月，車駕發豫州，次於汝濱，乃大爲謇設大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於上席，遍陳餚觴於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形稟有礙，憂喜乖適，理必傷生。朕覽萬機，長鍾革運，思芒芒而無怠，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痾，心容頓竭，氣體羸瘠，玉几在慮。侍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太室，進療汝蕃，方窮丹英，藥盡芝石，誠術兩輸，忠妙俱至，乃令沈痾勝愈，篤瘵克痊，論勤語效，實宜褒錄。昔晉武暴疾，程知應增封，辛疢數朝，錢爵大

殺之功，封衛南伯。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肅宗踐阼，顯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爲憂懼。顯既蒙任遇，兼爲法官，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臨執呼寃，直閣以刀鐶揰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始顯布衣爲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誡其勿爲吏官，吏官必敗，由是世宗時或欲令其遂攝吏部，每殷勤避之。及世宗崩，肅宗夜卽位，受璽册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矣。

周澹

按魏書本傳，周澹，京兆鄠人也，爲人多方術，尤善醫藥，爲太醫令。太宗嘗苦風頭眩，澹治得愈，由此見寵，位至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將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論不可之意，太宗大然之，曰：『惟此二人，與朕意同也。』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觔，泰常四年卒，諡曰恭。時有河南人陰貞家世爲醫，與澹同受封爵，淸河李潭亦以善鍼見知，子驢駒襲傳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李亮 李元孫 李修

按魏書本傳，李修，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世祖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衆方，略盡其術，鍼灸授藥，莫不有效。徐兗之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竟往從之。亮大爲廳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修兄元孫隨畢衆敬赴平城，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修略與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內，高祖文明太后時有不豫，修侍鍼藥，治多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

隆，況疾深於曩辰，業難於疇日，得不重加陟賞乎？宜順羣望，錫以山河。且其舊逕高秩中暫解退，比雖銓用，猶未闕二字準舊量今，事合顯進，可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賜錢一萬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匹，雜物一百匹，四十匹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匹，一匹出驊騮，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並至千匹。從行至鄴，高祖猶自發動，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高祖疾勢遂甚，戚戚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高祖崩，謇隨梓宮還洛。謇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鬢髮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為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卒，延昌初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靖。

王顯

按魏書本傳，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自言本東海郯人，王朗之後也。祖父延和中南奔，居於魯郊，又居彭城，伯父安上，劉義隆時板行館陶縣。世祖南討，安上棄縣歸命，與父母俱徙平城，例敍陽都子，除廣甯太守。顯父安道，少與李亮同師，俱學醫業，粗究其術，而不及亮也。安上還家樂平，頗參士流。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為日所逐，化而為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召徐謇及顯等為后診脈。謇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云：『按三部脈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召補侍御師、尚書儀曹郎，號稱幹事。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顯攝療有效，因是稍蒙眄識。又罷六輔之初，顯為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遊擊將軍，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乞臨本州，世宗曾許之，積年未授，因是聲聞傳於遠近。顯每與人言，時旨已決，必為刺史，遂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尋詔馳驛還京，復掌藥，又遣還州。元愉作逆，顯討之不利，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顯前後歷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更換，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illegible]聲望致損。後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既建，以為太

按古今醫統，祖珽，字孝徵，范陽人，博學善文，尤長於醫，當時稱良。

鄧宣文

按古今醫統，鄧宣文，不知何郡人，少以醫術名。性方直，除太醫尙藥典御。

馬嗣明

按北齊書本傳，馬嗣明，河內人，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爲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子大寶患傷寒，嗣明爲之診，候脈，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脈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晚，不可治。』後數日，楊邢竝侍讌內殿，顯祖云：『子才兒，我欲乞其隨近一郡，勿以卿子年少未合剖符。』讌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脈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期而卒。楊令患背腫，嗣明以煉石塗之便差。作煉石法，以麤黃色石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自屑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簁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後遷通直散騎常侍鍼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牓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牓至，問病狀，不敢下手，惟嗣明獨治之。其病由云：『曾以手將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三寸，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漸及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爲處方服湯，比嗣明從駕還，女平復。嗣明隋初卒。

按北史本傳，嘗有一家二奴，俱患身體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無識者。嗣明爲灸兩足趺上各三七壯便愈。嗣明藝術精妙，然性自矜大，輕諸醫人，自徐之才崔叔鸞以還，俱爲其所輕。

氣力尙康，高祖文明太后時令修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脈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遷洛，爲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卒，贈威遠將軍，靑州刺史。子天授，襲汝陽令，醫術又不逮父。

崔彧 崔景哲

按魏書本傳，崔彧，字文若，淸河東武城人，父勳之，字寗國，位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南入國，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彧少嘗詣靑州，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鍼之，抽鍼即愈。後位冀州別駕，累遷寗遠將軍。性仁恕，見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淸河趙約，渤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彧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爲大中大夫司徒長史。

張遠遊

按古今醫統，張遠遊，齊人，以醫道知名，尋有詔徵，令與術士同合九轉金丹，丹成，顯祖置之玉匣曰：「貪人間之樂，不能上天，待我臨死方可服。」

北齊

崔季舒

按北齊書本傳，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季舒大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硏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厮養，

見巧習，自詭殊聰，昂重其才術，仍特居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國右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為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寮屬，乃訪知之才在彭泗，啓魏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勑居南館，禮遇甚優。從祖謇子踐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又閑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為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頗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祕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南士之人，不堪典祕書，轉授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領之。之才甚怏怏不平。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宗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啓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太后及勳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勍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祚後彌見親密。之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為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為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采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甯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勑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為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惟得一量紫綖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惟得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為字，此下系，綖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甯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斑爛，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

張子信

按北齊書本傳，張子信，河內人也，性淸淨，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恆隱於白鹿山，時遊京邑，甚爲魏收崔季舒等所禮，有贈答子信詩數篇。後魏以大中大夫徵之，聽其時還山，不常在鄴。又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鬭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得往，雖勑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瑯琊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勑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詰朝而難作。子信卒，齊亡。

按北史本傳，張子信，大甯中徵爲尙藥典御。

李元忠 李密

按北齊書本傳，李元忠，趙郡柏人人也。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硏習積年，遂善於方技。性仁恕，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爲救療。元忠族弟密，字希邕，平棘人也。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不愈，乃精習經方，洞曉鍼藥，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解，由是亦以醫術知名。

徐之才

按北齊書本傳，徐之才，丹陽人也。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爲江左所稱。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爲太學生，麤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illegible]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燕頷，有班定遠之相。』

子同雍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云『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

徐之範

按古今醫統，徐之範，之才之弟，儀同大將軍，亦以醫名，至襲兄爵爲西陽王，齊滅，入周。

徐敏齊

按古今醫統，徐敏齊，太常卿，之範之子，工醫，博覽多藝，開皇中，贈朝散大夫。

北周

姚僧垣

按周書本傳，姚僧垣，字法衞，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曾祖郢，宋員外散騎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討試，僧垣酬對無滯，梁武帝甚奇之。大通六年，解褐臨川嗣王國左常侍，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田曹參軍，九年還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修華宿患積時，方術莫效，梁武帝乃令僧垣視之，還具說其狀，并記增損時候。梁武帝歎曰：『卿用意綿密，乃至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術，是以每恆留情，頗識治體，今聞卿說，益開人意。』十一年，轉領太醫正，加文德主帥直閤將軍。梁

除兗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怳惚不恆，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卽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暫遣騎追之，鍼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兗州，卽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爲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恨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勅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疎慢，用捨自由。五年冬，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九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苦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諧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既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之誤。』卽答云：『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配馬則爲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卽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否？』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悅？』諧告之故。德正逕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幷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䶤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

列椿苦利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剋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異同，高祖御內殿，引僧垣同坐曰：『太后患勢不輕，諸醫並云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義，言在無隱，公為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已多，準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帝問僧垣曰：『姚公為儀同幾年？』對曰：『臣忝朝恩，於茲九載。』帝曰：『勤勞有日，朝命宜隆。』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勑曰：『公年過縣車，可停朝謁，若非別勑，不勞入見。』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為諸藏俱病，不可竝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高祖行幸雲陽，遂寢疾，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昇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脈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治之，其疾即愈。帝甚悅，及即位，恩禮彌隆，常從容謂僧垣曰：『常聞先帝呼公為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為貴爵之號，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冊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於大漸，僧垣宿直侍，帝謂隨公曰：『今日性命，惟委此人。』僧垣知帝證候危殆，必不全濟，乃對曰：『臣荷恩既重，思在効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頷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時年八十五，遺誡衣白帢入棺，朝服勿斂，靈上惟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荊湖二州刺史。僧垣醫術高妙，為當世所推，前後效驗，不可勝記，聲譽既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搜採奇異，參校徵效者，為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

武帝嘗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簡文帝在東宮甚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不留意於章句，時商略今古，則爲學者所稱。及侯景圍建業，僧垣乃棄妻子赴難，梁武帝嘉之，授戎昭將軍、湘東王府記室參軍。及宮城陷，百官逃散，僧垣假道歸至吳興，謁郡守張嵊，嵊見僧垣流涕曰：『吾過荷朝恩，今報之以死，君是此邦大族，又朝廷舊臣，今日得君，吾事辦矣。』俄而景兵大至，攻戰累日，郡城遂陷，僧垣竄避久之，乃被拘執。景將侯子鑒素聞其名，深相器遇，因此獲免。及梁簡文嗣位，僧垣還建業，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子鑒尋鎮廣陵，僧垣又隨至江北。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荆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剋平大亂，而任用非才，朝政混淆，無復綱紀，僧垣每深憂之，謂故人曰：『吾觀此形勢，禍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近關。』聞者皆掩口竊笑。梁元帝嘗有心腹疾，乃召諸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平藥，可漸宣通。』僧垣曰：『脈洪而實，此有宿食，非用大黃，必無差理。』梁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梁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十萬，實百萬也。及大軍剋荆州，僧垣猶侍梁元帝不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方泣涕而去。尋而中山公護使人求僧垣，僧垣至其營，復爲燕公于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又遣使馳驛徵僧垣，謹故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疹疾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勳德隆重，乃止焉。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爲診脈，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下縛悉除。而兩脚疼痹，猶自攣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伸。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臥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請曰：『多時抑屈，今日始來，竟不可治，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即爲處方，勸使急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天和元年，加授車騎

莫君錫

按古今醫統，莫君錫不知何郡人，大業中爲太醫。煬帝晚年，尤迷於色，方士進大丹，帝服之而陽過盛，日飮水百杯而渴不止，君錫奏爲置冰於帝前，日夕望之而渴遂止。

巢元方

按古今醫統，巢元方不知何郡人，大業中爲太醫博士，奉詔撰諸病源候論五十卷，罔不該集，今行世爲巢氏病源。

楊上善

按古今醫統，楊上善不知何郡人，大業中爲太醫侍御，名著當代，稱神，診療出奇，能起沉疴篤疾，不拘局方，述內經爲太素，知休咎今世之云太素脈，皆宗之，鮮有得其妙者。

全元起

按古今醫統，全元起以醫鳴晉，其實不在巢楊之下，一時縉紳慕之如神，患者仰之，得則生，捨則死。其醫悉祖內經，所著內經訓解行世。

北山黃公

按中說，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

於世。長子察在江南。

褚該

按周書列傳，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晉末，遷居江左，祖長樂，齊竟陵王錄事參軍，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該幼而謹厚，有譽鄉曲，尤善醫術，見稱於時。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撝同歸國，授平東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武成元年，除醫正上士。自許奭死後，該稍為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遷縣伯下大夫，五年，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為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焉。後以疾卒，子士則亦傳其家業。

隋

許智藏 許奭　許澄

按隋書本傳，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誡其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比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癎，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於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輿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為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

子卽誕後至天陰手中有瘢

李世勣

按古今醫統，李世勣以醫鳴唐，註本草藥性爲有功。

于志甯

按醫學入門，于志甯字仲謐，唐太傅，與李世勣修本草並圖，合五十四篇，其書大行。

甘伯宗

按醫學入門，甘伯宗，撰歷代名醫姓氏，自伏羲至唐，凡一百二十八人。

甄權

按舊唐書本傳，甄權，許州扶溝人也。嘗以母病，與弟立言專醫方，得其旨趣。隋開皇初爲祕書省正字，後稱疾免。隋魯州刺史庫狄嶔苦風患，手不得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曰：『但將弓箭向垛，一鍼可以射矣。』鍼其肩隅一穴，應時卽射。權之療疾，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其年卒。撰脈經、鍼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

甄立言

唐一

許引宗

按舊唐書本傳，許引宗，常州義興人也。初事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時柳太后病風不言，名醫治皆不愈，脈益沉而噤，引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湯氣熏之，令藥入腠理，周理卽差。」乃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於牀下，氣如煙霧，其夜便得語，由是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藥奉御。武德初，累授散騎侍郎。時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連染，諸醫無能療者。引宗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引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脈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藥力既純，病卽立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疎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其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脈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我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年九十餘卒。

宋俠者

按舊唐書本傳，宋俠者，洺州清漳人，北齊東平王文學孝王之子也。亦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藥藏監，撰經心錄十卷，行於代。

李洞元

記，唐長孫后懷高宗，數日不能分娩，詔醫博士李洞元候脈，奏云：「緣子以手執母心，所以不產。」太宗

方大汗視蜘蛛網等處歷然不殊馬亦大汗急遣人覘鳳方果是夜暴死至十七年璞奉勅往療齊王佑疾還至洛州孝義驛忽然見一人問曰：『君是孫迴璞否？我鬼也。魏太師有文書追君。』璞視之，則鄭公徵署也。璞驚曰：『鄭公未死，何有此？』鬼曰：『已死矣。今為太陽都錄太監，故令召君耳。』璞引坐共食，甚懽請曰：『待還京奏事畢，然後應命可也。』鬼許之。於是晝夜相隨，至閿鄉，鬼辭曰：『吾度關待君。』及璞度關，而鬼已先至，復同行至滋水，又與璞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可弗食葷辛。』既奏事畢，出訪鄭公，已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擬必死，與家人訣別，可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有修福，不可留也。』即推璞墮山，乃驚悟。

孫思邈

按唐書本傳，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耳。』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聰視瞭。帝嘆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為，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凝為雪霜，張為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為瘤贅，陷為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燋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燋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為

按舊唐書甄權傳，權弟立言，武德中累遷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風毒發腫，太宗令立言視之，既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必死。』果如其言。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診脈曰：『其腹內有蟲，當是誤食髮爲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出一蛇，如人手小指，唯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立言尋卒，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張寶藏

按續前定錄，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嘆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一僧指曰：『張寶藏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嘆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卽時還京師。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效，卽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藏嘗困是疾，卽具疏以乳煎蓽撥方進，上服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蓽撥有效。』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復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已六十日矣。

孫迴璞

按曹州志，孫迴璞，濟陰人，殿中侍御醫，貞觀十三年，從駕幸九成宮三善谷，與魏太師徵鄰，夜二鼓，璞聞喚孫侍御，心疑，太師命出視，見二人曰：『官喚。』璞曰：『我不能行。』卽取馬乘之以隨，光明如晝，璞怪訝而不敢言。行六七里，至苜蓿谷，見兩人持韓鳳方以行，語引璞二人曰：『我所得是，汝錯也，宜放之！』二人卽放璞，璞循路而還，了了

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燋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知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燋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心小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謂膽大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初，魏徵等受詔修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覩。東臺侍郎孫處約將其五子侹、儆、俊、佑、佺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佑當晚達，佺最名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徐州蕭縣丞。思邈初謂齊卿之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此類也。永淳元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眞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子行，天授中爲鳳閣侍郎。

按獨異志：唐天后朝，處士孫思邈居於嵩山修道，時大旱，有敕選洛陽德行僧徒數千百人於天宮寺，講人王經以祈雨澤。有二人在衆中，鬚眉皓白，講僧曇林遣人謂二老人曰：『罷後可過小院。』既至，問其所來，二老人曰：『某伊洛二水龍也，聞至言，當得改化。』林曰：『講經祈雨，二聖知之乎？』答曰：『安得不知？然雨者須天符乃能致之，居常何敢自施也？』林曰：『爲之奈何？』二老曰：『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因而滂沱，某可力爲之。』林乃入啓，則天發使嵩陽召思邈，內殿飛章，其夕天雨大降。思邈亦不自明，退詣講席，語林曰：『吾修心五十年，不爲天知，何也？

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修齊梁陳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初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孫處約常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佺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為之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為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按舊唐書本傳：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嘆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而難為用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常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為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及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我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

方三十卷行於代

秦鳴鶴

按譚賓錄，唐高宗苦風眩，頭目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秦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愈矣。」天后自簾中怒曰：「此可斬也！天子頭上，豈是出血處邪？」鳴鶴叩頭請命，上曰：「醫人議病，理不加罪。且我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決矣。」命刺之。鳴鶴刺百會及腦戶出血，上曰：「我眼明矣。」言未畢，后自簾中頂禮以謝之曰：「此天賜我師也！」躬負繒寶以遺之。

曹元 王勃

按唐書，王勃傳，勃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遊，盡得其要。

按王勃黃帝八十一難經序，黃帝八十一難經，是醫經之祕錄也，昔者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夫子。夫子諱元，字眞道，自云京兆人也，蓋受黃公之術，洞明醫道，至能遙望氣色，徹視腑臟，流腸刳胷之術，往往行焉，浮沈人間，莫有知者。勃養於慈父之手，每承過庭之訓曰：「人子不知醫，古人以爲不孝。」因竊求良師，陰訪其道，以大唐龍朔元年歲次庚申冬至後甲子，予遇夫子於長安，撫勃曰：「無欲也。」勃再拜稽首，遂歸心焉。雖伯父伯兄，不能知也。蓋授周易章句，及黃帝素問難經，乃知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匱之數。十五月而畢，將別，謂勃曰：「陰陽之道，不可妄宣也，鍼石之道，不可妄傳也。無猖狂以自彰，當陰沈以自深也。」勃受命伏習，五年於茲矣，有升堂覩奧之心焉。近復鑽仰太虛，導引元氣，覺滓穢都絕，精明相

因請問二老。二老答曰：『非利濟生，人豈得昇仙！』於是思邈歸蜀青城山，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沖天。

按西陽雜俎：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參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非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爲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悋。』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特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千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

按譚賓錄：唐鄧王元裕高祖第十八子也。好學，善談名理，與典籤盧照鄰爲布衣之交，常稱曰：『寡人之相如也。』照鄰范陽人，爲新都尉，因染惡疾，居於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及五悲，雅有騷人之風，竟自沈於潁水而死。照鄰寓居於京城鄱陽公主之廢府，顯慶三年，詔徵太白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思邈華原人，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照鄰自傷年纔彊仕，沈疾困憊，乃作蒺藜樹賦以傷其稟受之不同，詞甚美麗。思邈既有推步導養之術，照鄰與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資之禮。照鄰問養性之道，其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濟於厄者，未之有也。故養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恆以憂畏爲本。經曰：「人不畏威，天威至矣。」憂畏者，死生之門，存亡之由，禍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士無憂畏則仁義不立，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工無憂畏則規矩不設，商無憂畏則貨殖不盈，子無憂畏則孝敬不篤，父無憂畏則慈愛不著，臣無憂畏則勳庸不建，君無憂畏則社稷不安。故養性者失其憂畏，則心亂而不理，形躁而不甯，神散而氣越，志蕩而意昏，應生者死，應存者亡，應成者敗，應吉者凶。夫憂畏者，其猶水火不可暫忘也。人無憂畏，子弟爲勍敵，妻妾爲寇讎。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懼於遠。能知此者，水行蛟龍不能害，陸行虎兕不能傷，五兵不能及，疫癘不能染，讒賊不能謗，毒螫不加害。知此則人事畢矣。』思邈詩授

醫部醫術名流列傳四

唐二

張文仲 李虔縱

按舊唐書本傳，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虔縱，京兆人韋慈藏，並以醫術知名。則天初為侍御醫，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絕倒，則天令文仲慈藏隨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脅則劇難救。』自朝候未及食時，即苦衝脅絞痛。文仲曰：『若入心即不可療。』俄頃，心痛不復下藥，日旰而卒。文仲尤善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各醫，共撰療風氣諸方，仍令麟臺監王方慶監其修撰。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體醫藥雖同，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藥之性，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唯腳氣頭風上氣，嘗須服藥不絕，自餘則隨其發動，臨時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洩，即不困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尚藥奉御，撰隨身備急方三卷行于代。虔縱官至侍御醫，慈藏景龍中光祿卿。自則天中宗已後，諸醫咸推文仲等三人為首。

按朝野僉載，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文仲乃錄取藥合和為丸，服之，應時而止。一云問醫蘇澄云。

保，方欲坐守神仙，棄置流俗。噫！蒼生可以救耶？斯文可以存耶？昔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非以徇名也，將以濟人也。謹錄師訓編附聖經，庶將來君子有以得其用心也。

王燾

按櫻甯集，唐有王燾，精醫，著外臺祕要。

按比事摘錄，唐有王燾，因母病學醫，因以所學作書行世。

踣面於廁上，目直視不語，口中涎落。給使奏之，上問醫曰：『此可得幾時？』對曰：『緩者三日，急者一日。』上與錦被覆之，幷牀舁送宅，至夜半而卒。

李聽

按唐書本傳，李聽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帟，牆屋皆滿。

孟詵

按舊唐書本傳：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少好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禕之家，見其勅賜金，謂禕之曰：『此藥金也，若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試之果然。則天聞而不悅，因事出爲台州司馬。後累遷春官侍郎。睿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爲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山，第以藥餌爲事。詵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睿宗卽位，召赴京師，將加任用，固辭衰老。景雲二年，優詔賜物一百段，又令每歲春秋二時，特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詵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爲子平里。尋卒，年九十三。詵所居官，好勾剝爲政，雖繁而理。撰家祭禮各一卷，喪服要二卷，補養方必效方各三卷。

王方慶

按古今醫統，王方慶，太原人，博學多文，雅有才度，篤好經方，精於醫藥。

韋慈藏

按舊唐書，張文仲傳，韋慈藏，京兆人，以醫術知名，則天初為侍御醫，景龍中光祿卿。

按古今醫統，韋訊，道號慈藏，善醫術，常帶黑犬隨行，施藥濟人。元宗重之，擢官不受，世仰為藥王，醫家多祀之。

郝公景

按朝野僉載，郝公景於泰山採藥，經市過，有患見鬼者，怪孽鬼見公景，皆走避之，遂向公景取藥，為和殺鬼丸，患者服之差。

狄仁傑

按集異記，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州闤闠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匹。』即就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碑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蔕綴鼻，纔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兩眼為贅所縋，目睛飜白，痛楚危極，頃刻將絕，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為也。』其父母洎親屬叩顙祈請，即輦千絹寘於坐側。公因令扶起，即於腦後下鍼寸許，仍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鍼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蓋急病行志耳，吾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則天時醫人

按朝野僉載，則天時，鳳閣侍郎周允元，朝罷入閣，太平公主喚一醫人自光政門入，見一鬼捉允元頭，二鬼持棒隨

日華子

按古今醫統，日華子，北齊鴈門人，深察藥性，極辨其微，本草經方，多由註疏，至今賴之。

按鄞縣志，日華子，姓大，名明，集諸家本草近世所用藥，各以寒溫性味華實蟲獸爲類，其言近，其功用甚悉，凡二十卷。明正統間，三山鄭珞守甯，見延祐志因標云：陳藏器與日華子俱四明人，志逸其名，今補之。

元珠先生

按古今醫統，元珠先生不知何郡人，洞明素問，極究微奧，時太僕令王冰識其爲異人，乃師事之，遂以妙旨授冰，冰由是大註素問，今行世。

王冰

按古今醫統，王冰，寶應中爲太僕令，號啓元子，篤好醫方，得先師所藏太素，及全元起書，大爲編次，註素問答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又著元珠十卷，昭明隱旨三卷。

劉大師

按江南通志，劉大師，憲宗時騎白馬行村落中，不知其所從來，人有病，與藥輒愈。一日，從鄉人鄭氏乞地爲室，未許，俄入林中，趺足而逝。人異之，即其地爲寺，今聚香院是也。

紀朋

按古今醫統，紀朋唐元宗時人，能觀顏色笑談，便知人病深淺。

周廣

按明皇雜錄，開元中有名醫紀朋者，吳人也，嘗授祕訣於隱士周廣，觀人顏色談笑，便知疾深淺，言之精詳，不待診候。上聞其名，徵至京師，令於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驗焉。有宮人每日昃則笑歌啼號，若中狂疾，而有足不能及地，周視之曰：『此必因食且飽，而大促力倦，復仆於地而然也。』周乃飲以雲母湯，既已，令熟寐，寐覺乃失所苦。問之，乃言：『嘗因太華公主誕日，宮中大陳歌吹，某乃主謳者，懼其聲不能清，飲劑且嘗食豘蹄美，遂飽而當筵歌數曲，曲罷，覺胷中甚熱，戲於砌臺，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復為後來者所激，因仆於地，久而方蘇，而病狂，因茲足不能及地也。』上大異之。有黃門奉使自交廣而至，拜舞於殿下，周顧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明日當產一子，則不可活也。』上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既困且渴，因於路傍飲野水，遂腹中堅痞如石。』周即以硝石雄黃煮而飲之，立吐一物，不數寸，其大如指，細視之鱗甲備具，投之以水，俄頃長數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復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龍矣。上深加禮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請還吳中，上不違其意，遂令還鄉。水部員外劉復為周作傳，敘述甚詳。

陳藏器

按醫法入門，陳藏器唐三原尹，撰神農本草經，曰本草拾遺。

[illegible]為京兆府三原縣尉，以神農本草遺逸尚多，因別為本草十卷，

劉禹錫

按古今醫統，劉禹錫，字夢得，彭城人，唐貞元間，舉進士，篤好醫方，濟人甚衆。詔修本草經方集，有傳信方行世。

梁革

按續異錄，金吾騎曹梁革，得和扁之術，太和中爲宛陵巡官，按察使于敖有青衣曰蓮子，念之甚厚，一日以笑語獲罪，斥出貨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緡，從事御史崔某者聞而召焉，請革評其脈。革診其臂曰：『二十春，無疾之人也。』崔喜留之，送其直與敖。敖以常深念，一怒而逐之，售於不識者斯已矣，聞崔寵之，不悅，形於顏色，然已去之，難復召矣。常貯於懷。未一年，蓮子暴死，革方有外郵之事，迴至城門，逢柩車，崔人有執紼者，問其所葬，曰蓮子也。呼載歸而奔告崔曰：『蓮子非死，蓋尸蹶耳。向者，革入郭，遇其柩，載歸而請蘇之。』崔怒革之初言，悲蓮子之遽夭，勃然曰：『匹夫也，妄惑諸侯，遂齒簪裾之列。汝謂二十春無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召其柩而歸，脫不能生，何以相見？』革曰：『此固非死，蓋尸蹶耳。苟不能生之，是革術不神於天下，何如就死以謝過。』崔乃令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臍下各數處，鑿去一齒，以藥一刀圭於口中，衣以單衣，臥空牀上，以素練縛其手足，安微火於牀下，曰：『此火衰，蓮子生矣！』且戒其徒齎葱粥伺焉：『其氣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遂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縛，以葱粥灌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復入府，謂崔曰：『蓮子即生矣。』崔大釋其怒，留坐廳事。俄而蓮子起坐言笑。候吏報敖，敖飛牘於崔曰：『蓮子復生矣。』仍與革偕歸，入門則蓮子來迎矣。敖大奇之，且云：『蓮子事崔，已非素意。』因勸以與革，崔亦惡其無齒，又重敖言，遂與革。革得之，以神藥傳齒，未踰月而齒生如故。太和壬子歲，調金吾騎曹，與蓮子偕在輦下。其年秋，高損之以其元舅爲天官郎，日與相聞，故熟其事而言之。

李祐

按獨異志，李祐爲淮西將，元和十三年，送款歸國，裴度破吳元濟入其城，官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祐有新婦姜氏，懷孕五月矣，爲亂卒所刼，以刀劃其腹，姜氏氣絕踣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一夕復蘇，傅以神藥而平滿，十月產一子。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子曰行修，年三十餘，爲南海節度，罷歸卒於道。

宋清

按國史補，宋清賣藥於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清輒賣藥迎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藥宋清。』

按柳宗元集，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售，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餘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者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者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

按湖廣通志，張仕政，荊州外科，善治傷折，唐王潛在荊州，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二年餘脛忽痛，問張，張曰：『前日所出骨寒則痛，可遽往覓也。』果獲於牀下，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卽止。

陳仕良

按錢塘縣志，唐乾甯時，有陳仕良者，以醫名於時，詔修聖惠方，官藥局奉御。

京城醫者

按北夢瑣言，唐時京城有醫者，忘其姓名，元頏中表間，有一婦從夫南中，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損，請看之。醫者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妳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誑紿也。』其妳僕遵之，此疾永除。

趙卿

按北夢瑣言，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俾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閤內，且令從容，候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子，止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胷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慚謝。卿曰：『郎君先因吃膾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胷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饑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

梁新 趙鄂

按北夢瑣言：唐崔鉉鎮渚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非外食耶？」僕夫曰：「主翁少出船，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鷄，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鷄，並將充饌。」梁新曰：「竹鷄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擣薑捩汁抉齒而灌，由是方蘇。崔聞而異之，召至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於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藥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牓姓名，云攻醫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危，與梁生之說同，謂曰：「只有一法，請官人儘喫消梨，不限多少。咀齕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而歸，以書筒賫消梨，馬上旋齕，行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却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所教。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

按聞奇錄：省郎張廷之有疾，詣趙鄂，纔診脈，說其疾宜服生薑酒一盞，地黃酒一杯。仍詣梁新，所說竝同，皆言過此即卒。自飲此酒後，所疾尋平。他日爲時相堅虐一杯，辭之不及，其夕乃卒。時論謂之二妙。

王超

按景陵縣志：王超，復州醫人，善用鍼，病無不差。文宗太和五年，於日午忽無病死，經宿而蘇，言夢至一處，城壁臺殿如王者居，見一人臥，召前袒視，左膊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即爲鍼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畢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肉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即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illegible]黃衣吏曰：「有生之類，先死而畢。」言次忽活。

至蘇氏子見之，乾手大罵曰：『此兒入心矣。』乃立壇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乃取蘇氏子劈爲兩片，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懸之心遂爲犬食。寨求之不得，驚懼，乃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弗知，謂其作法耳。食頃，乃持心而入，納於病者之腹，被髮連叱，其腹遂合。蘇氏子既悟，但連呼遞鋪遞鋪，家人莫之測，乃其日去家數里有驛吏手持官文書死於道傍。初，南中驛路二十里置一遞鋪，驛吏持符牒以次傳授，欲近前鋪，輒連呼以警之。乃寨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蘇遂愈如故。

拂菻醫

按唐書西域傳：拂菻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眚。

譚簡

按因話錄：相國崔公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眥生贅如息肉，欲蔽瞳人，視物極礙，諸醫方無驗。一日，淮南判官楊員外牧自吳中越職，饌召于中堂，因話揚州有穆中善醫眼，來請遺書崔相國鉉，令致之。崔公許諾。後數日得書云：『穆生性麤疎，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遠甚。』遂致以來。既見，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於中，則必效矣。』崔公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譚簡又曰：『須用九日晴明，亭午於靜處療之，若其日果能遂，心更無憂矣。』是時月初也，至六七日間，忽陰雨甚，譚生極有憂色。至八日大開霽，問崔公飲酒多少？崔公曰：『量雖至小，亦可引滿。』譚生大喜。初公將決意用譚之醫，惟語大將中善醫者沈師象，師象贊成其事，是日引譚生於北樓，惟師象與一小豎隨行左右，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公飲酒數杯，端坐無思，俄而譚生以手微捫所患，曰：『殊小事耳。』初覺似拔之，雖痛亦忍。又聞動剪刀聲，白公曰：『此地稍暗，請移往中庭。』師象與小豎扶公至于庭，坐

會，乃權詐也。請退謀朝餐。』他妙多斯類，非庸醫所及。

沈應善

按南昌府志，沈應善，字嘉言，梁休文後裔，其六世祖仕豫章，因家焉。事親至孝，親歿，廬墓三年，閭里稱之。屢試，不售於有司，一夕夢神人示曰：『上帝命汝活千萬人，豈可守一編以自負乎？』既寤，遂決志學醫，遇蜀之韓隱菴師事焉。初授素問內經諸書，研究不輟，徐進以導引之術，及祕藏諸方。三年，韓別去曰：『九九之際，遲我於峨眉之麓。』自是名益振。凡士大夫無不與之遊，投以劑，罔弗驗者。歲厲則捐貲貯藥，濟人靡倦。居旁構一舍，曰來安堂，諸藥餌飲食，無不具備。年八十一，忽語家人曰：『韓先生招以緘，我將逝矣。』尋沐浴而卒。著素問箋釋二卷行世。子長庚，以經業補邑博士弟子員，能世其學。

紫極宮道士

按稽神錄，廣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拳縮，不能復執斧斤，匍匐行乞，至后土廟前，遇一道士，長而黑色，神采甚異，呼問其疾，因與藥數丸，曰：『餌此當愈。旦日平明，復會於此。』木工辭曰：『某不能行，家去此遠，明日雖晚，尚未能至也。』道士曰：『爾無憂，但早至此。』遂別去。木工既歸，餌其藥，頃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寐，五更而寤，覺手足甚輕，因下牀趨走如故，即馳詣后土廟前，久之，乃見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陳謝。道士曰：『我授爾方，救人疾苦，無爲木匠耳。』遂再拜受之，因問其名，曰：『吾在紫極宮，有事可訪我也。』遂去。木匠得方，用以治疾，無不愈者。至紫極宮訪之，竟不復見。後有婦人久疾，亦遇一道士與藥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見也。廣陵尋亂，木工竟不知所之。

按酉陽雜俎，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萬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惟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診脈五六息，復曰：「不錯，壽且踰八十。」乃留方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爲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王彥伯

按酉陽雜俎，荊州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精別脈，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胄尚書有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彥伯，遽迎使視脈之良久，曰：「都無疾。」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腮鯉魚毒也。」其子實因膾得病，裴初不信，乃膾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驚異焉。

按國史補，王彥伯自言醫道將盛行，乃列三四竈，煮藥于庭，老幼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皆飲之而去。翊日各負錢帛來酬，無不效者。

申光遜

按玉堂閑話，近代曹州觀察判官申光遜，言本家桂林，有官人孫仲敖，寓居于桂，交廣人也。申往謁之，延于臥內，冠簪相見，曰：「非慵于巾櫛也，蓋患腦痛爾。」申卽命醇酒升餘，以辛辣物泊胡椒乾薑等屑僅半杯，以温酒調，又于枕函中取一黑漆筩，如今之笙項，安于鼻竅，吸之至盡，方就枕，有汗出表，其疾立愈。蓋鼻飲之類也。

揚州醫生

既定，聞櫛焉有聲。先是譚生請好綿數兩，染絳，至是以絳綿拭病處，兼傅以藥，遂不甚痛。譚生請公開眼，看所贅肉，大如小指，豎如乾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報夫人及子弟。譚生立以狀報淮南崔相國，復書云『自發醫後，憂疑頗甚，及聞痊愈，神思方安。』後數日而徵詔至。嗟夫！向日若楊君不遇，譚生不至，公心不斷，九日不晴，徵詔遽來，歸期是切，礙其目疾，位當廢矣，安得秉鈞入輔，爲帝股肱？此數事足驗元助，而公作相之後，譚生已逝，又何命之太薄也！

釘鉸匠

按玉堂閑話，近朝中書舍人于遘，嘗中蠱毒，醫治無門，遂長告欲遠適尋醫。一日，策杖坐于中門之外，忽有釘鉸匠見之，問曰：『何苦而羸茶如是？』于卽爲陳之，匠曰：『某亦曾中此，遇良工爲某鈐出一蛇而愈，某亦傳得其術。』遘欣然，且祈之，彼曰：『此細事耳，來早請勿食，某當至矣。』翊日果至，請遘于舍簷下，向明張口，執鈐俟之，及欲夾之，差跌而失，則又約以來日，經宿復至，定意伺之，一夾而中。其蛇已及二寸許，赤色麄如釵股矣，遽命火焚之，遘遂愈，得累除官至紫微而卒。其匠亦不受贈遺，但云某有誓救人，唯引數觴而別。

市醫

按玉堂閑話，京城及諸州郡闤闠中，有醫人能出蠱毒者，目前之驗甚多，人皆惑之，以爲一時幻術，膏肓之患，卽不可去。郎中顏燧者，家有一女使抱此疾，常覺心肝有物唼食，痛苦不可忍，累年後瘦瘁，皮骨相連，脛如枯木。偶聞有善醫者，於市中聚衆甚多，看療此病，顏試召之，醫生見曰：『此是蛇蠱也，立可出之。』於是先令熾炭一二十觔，然後以藥餌之，良久，醫工秉小鈐子於傍，於是覺咽喉間有物動者，死而復蘇。少頃，令開口，鈐出一蛇子長五七寸，急投於熾炭中燔之，其蛇屈曲，移時而成燼，其臭氣徹於親鄰，自是疾平，永無齧心之苦耳。則知越人起虢子之死，老

按古今醫統，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通五經諸子，博學，篤好醫方，官僕射中散大夫。

蕭炳

按嶧縣志，蕭炳，蘭陵人，精岐黃，於書無所不讀。取本草藥名，每以上一字定四聲本草五卷，以便討閱，蓋前人所未有者。終身隱居不仕。

李雲卿

按古今醫統，李雲卿，不知何郡人，博通經史，善醫，隱廬山，以濟人爲心。千里之外，來求療病者如市，後唐同光二年八月，白日飛昇。

顯德中道士

按洞微志，顯德中，齊州有人病狂，每唱歌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又歌曰『五雲華蓋曉玲瓏，天府由來汝腑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蘿蔔火吾宮。』後遇一道士欲治病者云：『每夢一紅衣女子引入宮殿，有小姑歌云云。』道士曰『此正犯大麥毒，女子心神，小姑脾神也。按醫經蘿蔔治麪毒，故曰火吾宮』卽以藥兼蘿蔔食之，疾遂愈。

吳廷紹

按玉堂閑話，江淮州郡火令最嚴，犯者無赦，蓋多竹屋，或不愼之，動則千百間立成煨燼。高駢鎭維揚之歲，有術士之家延火燒數千戶，主者錄之，即付於法，臨刃謂監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責？然某有薄技，可以傳授一人，俾其救濟後人，死無所恨矣。』時駢延待方術之士，恆如饑渴，監刑者即緩之，馳白於駢，駢召入，親問之，曰：『某無他術，惟善醫大風。』駢曰：『何以驗之？』對曰：『但於福田院選一最劇者，可以試之。』遂如言，乃置患者於隙室中，飮以乳香酒數升，則懵然無知，以利刀開其腦縫，挑出蟲可盈掬，長僅二寸，然以膏藥封其瘡，別與藥服之，而更節其飮食動息之候，旬餘瘡盡愈，纔一月眉鬚已生，肌肉光淨，如不患者。駢遂禮術士爲上客。

五代

唐愼微

按古今醫統，唐愼微，字審元，成都華陽人，好醫，求治者不論貴賤必往。每於經史中得一方一論，必錄之。時尚書左丞蒲公執政，擢與一官，不受。著有經史類證備用本草數十卷。

孟昶

按古今醫統，蜀主孟昶，心性慈孝，好方藥，母后病，屢更太醫不效，自製方餌進之，遂愈。羣臣有疾，親召診視，醫官服其神。宋太祖伐蜀，孟不忍生民就戮，遂走汴降闕下，太祖厚封之。

韓保昇

按古今醫統，韓保昇，蜀人，精醫，不拘局方，詳察藥品，釋本草甚明切，所以深知藥性，施藥輒神效。

亦能醫專事鍼灸太宗時以太醫給侍嘗撰脈諸鍼灸書行於世年九十卒。

耶律敵魯

按遼史本傳，耶律敵魯字撒不椀，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官分隸焉，敵魯精於醫，察形色即知病源，雖不診候，有十全功。統和初，爲大丞相韓德讓所薦，官至節度使。初樞密使耶律斜軫妻有沈痾，易數醫不能治，敵魯視之曰：『心有蓄熱，非藥石所及，當以意療。因其聵聒之使狂，用泄其毒則可。』乃令大擊鉦鼓於前，翌日果狂，叫呼怒罵，力極而止，遂愈。治法多此類，人莫能測。年八十卒。

迭里特

按遼史本傳，迭里特，字海鄰，有膂力，善馳射，馬蹶不仆。尤精於醫，視人疾苦，隔紗覩物，莫不悉見。太祖在潛，已加眷遇，及卽位，拜迭剌部夷离菫。會帝患心痛，召迭里特視之，迭里特曰：『膏肓有瘀血如彈丸，然藥不能及，必鍼而後愈。』帝從之，嘔出瘀血，痛止。帝以其親每加賜賚，然知其爲人，未嘗任以職。後從剌葛亂，與其父轄底俱縊殺之。

耶律庶成

按遼史本傳，初，契丹醫人鮮知切脈審藥，上命耶律庶成譯方脈書行之，自是人皆通習，雖諸部族，亦知醫事。

宋一

劉翰

按南唐書本傳，吳廷紹爲太醫令，不甚知名，烈祖喉中痒澀，進藥無驗，廷紹進楮實湯，服之頓愈。宰相馮延巳嘗病腦痛，醫工旁午累日不痊，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酷嗜何物？』對曰：『每食山雞鷓鴣。』廷紹進薑豆湯，一服立差。羣醫默志其方，他日以楮實治喉痒，以薑豆治腦痛，皆無效。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常服餌金石，吾故以木之陽實勝之，木王則金絕矣。馮公嗜山雞鷓鴣，二鳥皆食烏頭半夏，薑豆乃解其毒爾。』羣醫大服。按薑豆湯，查江南通志江甯府志上元縣志，俱作甘豆湯，未知孰是。

虞洮

按宋何光遠鑑戒錄，虞少卿洮，蜀之醫也。長興祖初佐蜀，董太尉璋久患渴疾，遣押衙李彥求醫孟蜀，祖遣虞少卿往，虞少卿既至，董公曰：『璋之所患，經百名醫而無微瘥者，何也？』虞少卿對曰：『君之疾，非唯渴漿，而似渴士，得其多士，不勞藥石而自愈矣。』董公大悅。時董公有南面之志，虞少卿故以此言譏之。又曰：『洮聞天有六氣，降爲六淫，淫生六疾，害於六腑者，陰陽風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隨焉。六疾者，寒熱入腹惑心也，是以六腑病焉。故心爲離宮，腎爲水臟，晦明勞役，百疾生焉。大凡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反五音，煩而損耳，五色煩而損目，滋味煩而生疾，男女煩而減壽。古者男子莫不戒之，君今日有萬思，時有萬機，樂淫於外，女淫於內，渴之難療，其由此乎？』

遼

直魯古

……人，初太祖破土谷渾，一騎士棄橐反射，不中而去，及追兵開橐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

按古今醫統，僧道廣，西蜀人，好醫，得不傳之祕。乾德中，有人病肌瘦如勞，唯好食米，闕之則口吐清水，食米則快，諸醫不辯。道廣以雞屎及白米各半合炒末，以水調服，良久吐出如米形，遂愈。病源謂米瘕者是也。

吳復珪

按古今醫統，吳復珪，淳化間爲太宗侍御醫，與劉翰齊鳴。太宗召修本草及太平聖惠方，書中多其所集行世。

馬志

按古今醫統，馬志初爲道士，得海上方，深察藥性，治療輒效。太宗時奉詔同修本草，爲御醫，名著當代。

釋洪蘊 按江西通志法堅傳中，載有法薀疑洪以俟當作法，蘊當作薀未知是否，今姑合之參考。

按古今醫統，釋洪蘊，潭州人，初出家，集方技之書，遊京師以醫鳴。太祖召見，賜紫袍，號廣利大師。後太宗召講醫方，蘊錄祕方以獻。

按江西通志，釋蘊以善醫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多中。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一時稱藥王再現云。

趙自化

按古今醫統，趙自化，德州人，徙洛陽，業醫，淳化中，從兄自正遊京師，以醫鳴，俱授醫官，累遷翰林醫副。

按濟南府志，趙自化，武定人，高祖時以醫鳴世，診治有奇效，累遷至正使，所著有四時養頤錄，及湊洒諸集五卷。

按古今醫統，劉翰，滄州臨津人，世習醫業，初攝護國軍節度巡官，後周顯德初詣闕，獻經用方書三十卷，體集治世論二十卷，世宗嘉之。宋太宗詔詳定本草，翰與道士馬志，醫官翟煦、張景、吳復珪、王光祐、陳昭遇等同修集上之。

陳昭遇

按廣東通志，陳昭遇，南海人，世爲名醫，開寶初至京師，爲所知者薦爲醫官，遂留家開封。初爲醫官，領溫水主簿，後加光祿寺丞，賜金紫。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有驗，及即位，召翰林醫官各具家傳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昭遇與王懷隱等參對編類，成一百卷，御製序，名曰太平聖惠方，鏤板頒行天下。又嘗被召，與醫官劉翰、道士馬志等詳定本草，既成書，新舊藥凡九百八十三種，併目錄二十一卷上之。昭遇於藥術無所不究，著述精博可傳，往來公卿家，診脈對證多奇驗，性謙慎，以此被寵眷不衰。

按古今醫統，陳昭遇，嶺南人，善醫，太宗時爲翰林醫官，治療多效。

王懷隱

按河南通志，王懷隱，睢陽人，初爲道士，居汴之建隆觀，善醫診，太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爲尚藥奉御，三遷至翰林醫官使。初太宗在藩邸時，暇日多留意醫術，藏名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至是詔翰林醫官各具家傳經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懷隱與副使王祐、鄭奇等編類，每證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百卷，太宗御製序，名曰太平聖惠方。

王光佑

曰「俗輩不讀醫經而妄欲療人可歎也君之疾正在素問經中名食掛凡人肺六葉舒張如蓋，脾爲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掛。」遂授一方，下覆於脾子母氣和則進食，一或有戾，則肺不能舒，買藥服之。三日聞人食肉甚香，取而啖之，遂愈。

按古今醫統，史載之著有指南方三卷，分爲三十二門。

張炳

按建甯府志，張炳字明叔，浦城人，少有奇疾，在太學師事蜀士史載之，極醫之妙。及歸，推心究物，無問貴賤，有謁必往視之，全活甚多。嗜學能文，老而不倦，同郡魏掞之稱爲太古遺民。歷任蘄州簿，豐州錄事參軍，卒年九十一。

劉元賓

按安福縣志，劉元賓連魁於鄉，歷任潭州司理，通陰陽醫藥術數，眞宗試之驗，賜名通眞子。所著有集正歷橫天卦圖神巧萬全方，註解叔和脈訣，傷寒論，洞天鍼灸經。

釋法堅

按江西通志，釋法堅，廬山僧，以醫名。宋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景德二年，雍王元份久被疾，召赴闕，至則元份已薨，法堅還山卒。

按避暑漫抄，臨安僧法堅，言有歙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脹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脹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脹毒之藥，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呻吟牀笫間，客就詢之，云爲腹脹所苦，卽

馮文智

按古今醫統，馮文智，幷州人，以方技爲業，太宗召爲醫官，咸平三年，太后不豫，文智侍藥，旣愈，遷尙藥御醫，賜金紫衣，遷翰林醫正。

蘇澄

按古今醫統，蘇澄，宋良醫，人病應聲者求療，澄云古無此方，惟以本草藥名盡呼之，每呼一聲，腹中輒應，惟一藥即不應，再三呼之無聲，卽以此藥爲主治之愈。

劉難經

按王氏談錄，昔東郡有一醫者姓劉，其術甚異，通黃帝八十一難經，病註者失其旨，乃自爲解，獻於闕下，仍爲人講說，自號曰劉難經。其治疾察脈無隱不知，肘後有二藥奩，止藥末數品而已，每視人病，旋取諸末合和加減分爲劑料，日服不盡其數。病未愈，他日再至曰『此藥服不如數耳所餘當有幾』人不能欺，後以老終。

李甯

按宋史柴通元傳，敷水處士李甯，精於藥術，老而不衰，常以藥施人，人以金帛爲報，輒拒之。景德中，萬安太后不豫，驛召甯赴闕，未至而后崩。大中祥符四年，賜號正晦先生，上作詩爲賜，加以藥茶繒帛。

喜怒故毀譽不動其心。手持數珠常誦佛經於閭巷聚落中，治病所得錢帛，隨即分授於貧者。竟以不言但行陰施默益之道。每行藥至午方歸，則閉戶靠壁，瞑目而坐。大中祥符乙卯冬，無疾端坐而逝。時齒一百未化，前人問居士有長生法，對曰：「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乎？」

許希

按宋史本傳，許希，開封人，以醫爲業，補翰林醫學。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恐，冀國大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爭以爲不可，諸黃門祈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而帝疾愈。命爲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拜謝已，又西向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師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以所得金，興扁鵲廟。帝爲築廟於城西隅，封靈應侯，其後廟益完，學醫者歸趨之，因立太醫局於其旁。希至殿中省尚藥奉御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於世。錄其子宗道爲內殿崇班。

嘉祐時鍼醫

按畫墁錄，嘉祐初，仁宗寢疾，藥未驗，下召草澤，始用鍼自腦後刺入，鍼方出，開眼曰：「好惺惺。」翼日，聖體良已。自爾以其穴目爲惺惺穴。鍼經初無此名，或曰即風府也。

王纂

按古今醫統，王纂，海陵人，習覽經方，尤工鍼石，遠近知其名，所療多效。初，嘉祐中有女人被妖惑，纂爲鍼，妖狐即從女衾中逃竄，女病遂愈。

取藥就釜煎一杯湯飲之。頃不復聞聲，意謂良已，將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即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而逃。至明，主人視之，乃不測其何爲至此。乃潔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至邸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甄棲眞

按宋史本傳，甄棲眞，字道淵，單州單父人，博涉經典，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歎曰：『勞神敝精以追虛名，無益也。』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牢山華蓋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爲道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不取其報。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和靜無所好惡，晉人愛之，以爲紫極宮主。年七十有五，遇人或以爲許元陽，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筌，雖老矣，尚可仙也。』因授鍊形養元之訣，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維艱，汝勉之！』棲眞行之二三年，漸反童顏，攀高躡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即宮西北隅自甃殯室，室成，不食一月，與平居所知敍別，以十二月二日衣紙衣臥磚榻，卒。人未之奇也。及歲久，形如生，衆始驚，傳以爲尸解。棲眞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祕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高若訥

按宋史本傳，高若訥，字敏之，本幷州榆次人，徙家衞州，進士及第。皇祐五年，爲觀文殿學士。若訥彊學善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無不該通，尤喜申韓管子之書，頗明歷學。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及外臺祕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衞州，皆本高氏學焉。

譚仁顯

鍼刺刺足脛間不可脫惜懽宛轉乘間乃得歸』曹笑曰『適所刺者乃邪穴也』此事與洪祕怪合，按千金方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鬼宮，二曰鬼信，三曰鬼壘，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鬼枕，七曰鬼牀，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然則居白所施正此耳。今世鍼法不傳，庸醫野老道聽塗說，勇於嘗試，非惟無益也。按此條與前曾若虛本一事，但姓名不同，詳略有異，故並存備考

屠光遠

按齊東野語，屠光遠，治番易酒官之妻，將產，數日不能分娩，屠云：『緣子以手拄母腸，所以不產。』乃隔腹鍼之，遂產。古者鍼砭之妙，眞有起死之功。蓋脈絡之會，湯所不及者，中其俞穴，其效如神。方書傳記所載不一，若唐李洞元，本朝龐安時，近復有屠光遠。醫者意也，一時從權，有出於六百四十九穴之外者，其妙如此。

僧智緣

按古今醫統，僧智緣，徐州人，嘉祐中召至京師，診父母脈，能知子之吉凶。時王安石王珪俱在翰林，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視父知子，又何足怪哉？』

郝允 中受 郝懷質 趙宗古

按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曰：『昔居衞之共城，有趙及諫議者，自三司副使以疾乞知衞州，多名醫故也。有中受者，善醫，自言得術於高若訥參政，得脈於郝氏老。其說謂參政醫學甚高，既貴，診脈少，故不及郝老，非郝老不可治。趙如其言，郝氏至，診其脈曰：『有沉積當下。』趙服其藥，暴下不止，已垂殆。郝老乃坐趙於大盆中，用椀覆其頭項，以湯沃之，遂甦。趙呼中受罪之曰：『君謬舉郝老者。』中受曰：『某之術不及郝老遠甚，公病當下，但氣虛藥劑苦，大不

閻士安

按開封府志，閻士安陳州人，以醫術爲助教，工畫墨竹，筆力老勁，名著當時。每爲大卷高壁爲不盡景，或爲風勢甚有意趣。復愛作墨蟹蒲藻等，咸爲人所重。

李明甫

按嘉興府志，李明甫東陽人，善醫，尤精鍼法。義烏令病心痛垂死，明甫視之曰：『有蟲在肺下，藥所不及，惟砭乃可，然非易也。』紿謂於背上點穴，密取水以噀之，令方驚而鍼已入，曰『蟲已死矣。』既而腹大痛，下黑水數升，蟲亦去，遂愈。

曾若虛

按西齋話記，龍圖閣待制李行簡言，隴州道士曾若虛者，善醫，尤得鍼砭之妙術。里有寡婦再適人，遘疾且卒，經日而心間尚暖，家人因奔詣若虛，哀祈一往，庶幾可救。若虛既至，熟視之，且止其家哭泣，引鍼鍼之，卽時而蘇。良久，乃能語曰：『始者若夢，遇故夫相隨出郭外，遠歷郊野橋梁，復入叢林草莽，展轉不相捨，俄而故夫爲一物刺中其足，不能履步，由是獨步，忽若夢覺耳。』郡人竟詣若虛詢之，若虛曰：『向之所鍼，乃黃帝鍼八邪穴也。』若虛卽今奉尙御藥姚可久之師耳。

曹居白

按齊東野語，李行簡外甥女適葛氏而寡，次嫁朱訓，忽得疾如中風狀，山人曹居白視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鍼刺其足外踝上二寸許，至一茶久，婦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作時，夢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如前，而故夫爲

亡獨太醫趙宗古得六元五運之法於翁，嘗圖以上朝廷，今行於世云。

虞庶

按攖甯集，虞庶，宋治平間陵陽人，著難經註。

孫用和

按古今醫統，孫用和，不知何郡人，性識明敏，通經學，精醫方，得岐黃之祕，治平間爲奉御太醫令。

高保衡

按古今醫統，高保衡，熙甯間爲國子博士，校正醫書，深明方藥病機。神宗詔修內經有功，賜緋魚加上騎都尉。

林億

按古今醫統，林億，熙甯間爲光祿卿直祕閣，同高保衡校正內經，醫名大著。

錢乙

按宋史本傳，錢乙字仲陽，本吳越王俶支屬，祖從北遷，遂爲鄆州人。父穎善醫，然嗜酒喜遊，一旦東之海上不反，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收養之。長誨之醫，乃告以家世，即泣請往迹尋，凡八九反，積數歲，遂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矣。鄉人感慨，賦詩詠之。其事呂如事父，呂沒無嗣，爲收葬行服。乙始以顱顖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瘛瘲，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

能禁，然宿疾良已，可賀。』又曰：『郝老之脈通神，公舉家之人在帳中，俾遍診脈，其老少男女，已未嫁娶，無不知者。』趙試其說信然，始加禮之。自此疾平復，入爲三司副使，申受朝廷用爲太醫丞。郝老本河朔人，既死，張峋子堅誌其墓，載其平生所治甚異，曰：『士人之妻孕，診其脈曰六脈皆絕，反用子氣資養，故未死，子生母卽死矣。』已而果然。郝老平時不合藥末，諸藥遇病品量增減之，服者無不驗。人從其學者皆名醫云。

按聞見後錄，郝翁者，名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長征河朔，不堪其役，遁去，月夜行山間，憊甚，憩一樹下，忽若大羽禽飛止其上，熟視之，一黃衣道士也。允拜手乞憐，道士曰：『汝郝允乎？』因授以醫術。晚遷鄭圃，世以神醫名之，遠近之人賴以活者，四十餘年，非病者能盡可活也，蓋其術精良可信，不幸而不治，必先語之，雖死亦無恨於脈。非獨知已病，能前知未病與死，近者頃刻，遠者累年，至其日時皆無失。歲常候測天地六元五運，考四方之病，前以告人亦無失。皇祐年，翁死，張峋子堅誌其墓云：夏英公病泄，太醫皆謂中虛，翁曰：『風客於胃則泄，殆藁本湯證也。』英公駭曰：『吾服金石等物無數，泄不止，其敢飲藁本乎？』翁強進之，泄止。太常博士楊日宣病寒，翁曰：『君脈首震而尾息，尾震而首息，在法爲魚遊蝦戲，不可治。』不數日死。州監軍病悲思，翁告其子曰：『法當甚悸卽愈。』時通守李宋卿御史嚴甚，監軍內所憚也，翁與其子請于宋卿，一造問因責其過失，監軍皇怖汗出，病乃已。殿中丞姚程腰脊痛不可俛仰，翁曰：『穀濁氣也，當食發怒，四肢受病，傳于大小絡中，痛而無傷，法不當用藥，以藥攻之則益痛，須一年能偃仰，二年能坐，三年則愈矣。』後三年而愈。里婦二一夜中口噤如死狀，翁曰：『血脈滯也，不用藥，聞雞聲，自愈。』一行蹉踔輒踣，翁曰：『脈厥也，當治筋，以藥熨之自快。』皆驗。士陳堯遵妻病，衆醫以爲勞傷，翁曰：『亟屏藥，是爲娠證，且賀君得男子矣。』已而果然。又二婦人娠，一咽嘿不能言，翁曰：『兒胞大經壅，兒生經行則言矣，不可毒以藥。』既免，母子俱全。一極壯健，翁偶診其脈曰：『母氣已死，所以生者，反恃兒氣耳。』如期子生，母死。翁所治病半天下，神異不可勝記，如上所記，特鄭圃之人共知者也。翁有子名懷質，能盡傳其學，懷質嘗自診其脈，語人曰：『我當暴死。』不數年，果暴死。翁讀黃帝內經，患王冰之傳多失義，指間以朱墨箋其下，世尙未見，懷質死，其書亦

時欲入對，而其子疾，暮而不食，僕僕欲死，遂命侍奉眞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固然，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否？』奉眞曰：『此可爲也。諸臟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爲肝勝，其氣先絕，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之藥，至晚遂能張目，稍稍啜粥，明日漸蘇能食，元極喜，奉眞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爲也。』越三日果卒。

按鄞縣志，僧奉眞傳之元覺，元覺傳之法琮及了初，皆能續其術焉。

黃冠道人

按曹州志，黃冠道人，姓名不傳，熙甯間，曾見於楚丘蘗垌村，黃冠青衣，以醫名，一方有疾者往求，一與之語，不藥而愈。居數月，忽不見，人皆神之，疑爲扁鵲，立祠祀焉。

杜嬰

按儀眞縣志，杜嬰，字大醇，性能讀書，其言近莊，爲人曠達而廉清，自託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善言性命之理，其心廓然無累于物，故多爲賢士夫所知。王安石謂予嘗與之語，久而不厭。

張驎

按襄垣縣志，張驎，字公度，潞州人，家世業醫，而驎尤精方脈，意在活人，不責其報。翰林院學士黃魯直母安康郡君太夫人病祕結，諸醫不能治，驎投餌卽愈，魯直感謝，厚贈之，卻不受，飄然而去。

帝悅，擢太醫丞，賜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無虛日。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其幼在傍，指之曰：「是且暴疾驚人，後三日過午可無恙。」其家恚不答。明日，幼果發癇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嘔泄，他醫與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奈何復燥之？將不得前後溲。」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寖劇，竟如言而效。士病欬，面青而光，氣硬，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強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今尚能粥，當過期。」居五日而絕。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臟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母子皆得全。又乳婦因悸而病，既愈，目張不得瞑，乙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驗。乙本有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後甚，歎曰：「此所謂周痺也。人臟者死，吾其已夫。」既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左手足忽攣不能用，喜曰：「可矣。」所親登東山，得茯苓大踰斗，以法噉之盡，由是雖偏廢而風骨悍堅如全人，以病免歸，不復出。乙為方不名一師，於書無不闚，不靳靳守古法，時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尤邃本草諸書，辨正闕誤，或得異藥，問之必為言生出本末，物色名貌差別之詳，退而考之皆合。末年攣痺寖劇，知不可為，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遂卒，年八十二。

按古今醫統，錢乙著有傷寒指微、嬰孩論若干卷。

按醫學入門，乙建為五臟之方，各隨所宜，謂肝有相火，有瀉而無補，腎有真水，有補而無瀉，皆啓內經之祕厥。後張元素、劉守真、張從政盡皆取法。

僧奉真 元覺　法琮　了初

按夢溪筆談，四明僧奉真善醫，熙甯中名聞東都，其診視妙，不差銖絫，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使，奏課京師，

矣且出入息亦脈也，今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卻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按續明道雜志，蘄水縣有高醫龐安時者，治疾無不愈，其處方用意，幾似古人，自言心解，初不從人授也。蘄有富家子竊出游，偶鄉人有鬬者，排動屋壁，富人子方驚懼疾走，出惶惑突入市，市方陳刑尸，富人子走仆尸上，因大驚，到家發狂，性理遂錯，醫巫百方不能已。龐為劑藥，求得絞囚繩燒為灰，以調藥一劑而愈。龐得他人藥，嘗之入口，即知此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按東坡雜記，蘄州龐安常善醫而聵，與人語，書在紙，始能答。東坡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非異人而何？』

按書蕉，龐安常名安時，蘄水人，宋神哲間名醫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傷寒，妙得長沙遺旨。性豪俠，每應人延請，必駕四巨舟，一聲伎，一廚傳，一賓客，一雜色工藝之人，日費不貲。

按仇池筆記，龐安常為醫，不志於利，得善書古畫，喜輒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予用藥，無以酬之，為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參寥子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書畫，求予甚急，予戲之曰：『子粲可皎徹之徒，何不下轉語作兩首詩乎？龐胡二君與吾輩遊，不日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按澹山雜識，龐安時，蘄州蘄水人也，隱於醫，四方之請者，日滿其門，安時亦饒於田產，不汲汲於利，故其聲益高。余嘗見其還自金陵，過池陽，先君命余往謁之，隨行四五大官舟，行李之處，倅部使者。一舟所載聲樂也，一舟輜重也，一舟廚傳也，一舟諸色技藝人無不有也。然其人自適，不肯入京，醫之妙亦近世所無也。

單驤

按仇池筆記，蜀人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顧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

鄭榮

按宋史趙自然傳，大中祥符中有鄭榮者，本禁軍，戍壁州還，夜遇神人，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七年，賜名自清，度爲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餅給焉。

龐安時

按宋史本傳，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脈訣，安時曰：『是不足爲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聵，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祕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且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臟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爲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爲辟邸舍居之，親視飦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爲者，必實告之，不復爲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旁舍，邀安時往視之，纔見即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爲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爲，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有

黄州僧

按談圃，子瞻在黄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言，將去，懷中取藥兩貼，如蓮蕊而黑色，曰：『此燒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爲公言，至今收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

蕭氏

按杭州府志，蕭氏失其名，錢塘人，好施予，嘗有一僧來謁，蕭待之良厚，久而不衰，僧一日拈筆畫牡丹遺之，蕭初不甚珍重，藏既久，發視之，花瓣中皆有字，隱隱可見，蓋古方，大異之。令婿郭某按方試之，療人皆奇效。後又令聚藥煉爲丹，俄見爐上有花絢燦若牡丹狀，丹成如黍珠，用以活人，雖瀕死皆甦。自是蕭郭之醫傾動一時。

郭照乾 馮氏 郭敬仲

按錢塘縣志，郭照乾，字汝端，汾陽王裔，祖遠，授宋建隆二年節幹，世稱大人節幹，照乾自祥符初由汴徙杭州，多隱德，施予未嘗生倦容，有異人乞齋，郭膳之，潛遺牡丹花三朵，覆几上而去，追詢之，曰：『若累世陰德，全活人，故來相報。花上書婦人證十三方，君子孫世世用之，當無窮乏。』如法試之，無不奇驗，遂爲婦人醫。郭氏之以醫名，自照乾始。

按海甯縣志，郭昭乾，號文勝，元符三年，由汴南渡，放情山水間，遇道人授以鉢，黄封甚固，覆几上，且戒曰：『公家累世積德，以此報，必一月後乃開。』道人去十三日，公弟比部郎昭度以道人之給之也，爲開視，則鉢中有牡丹花一朵，見花瓣中有字，皆醫方，一瓣具一方，凡十三瓣，其餘瓣字跡隱隱難明，亟錄方罷，而花亦隨落，大異之，遂按方療

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驤入侍，有間，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驤爲朝官，而兆已死矣。予來黃州，鄰邑人龐安常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驤，而加之以鍼術絕妙。然患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驤、安常皆不以賄謝爲急，又頗博通古今，此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爲記之。

孫兆

按醫學入門，孫兆，宋尙藥奉御丞，有顯官耳鳴，公診之曰：『心脈大盛，腎脈不能歸耳。』以藥涼心，腎脈復歸，耳鳴立愈。

張立德子

按東坡雜記，眉山有穎臣者，長七尺，健飲啖，倜儻人也。忽得消渴疾，日飲水數斗，食倍常而數溺，服消渴藥而逾年疾日甚，自度必死，治棺衾，囑其子於人。蜀有良醫張立德之子，不記其名，爲診脈，笑曰：『君幾誤死矣！』取麝香當門子以酒濡之，作十許丸，取枳枸子爲湯飲之，遂愈。問其故，張生言：消渴消中皆脾衰而腎敗，土不能勝水，腎液不上泝，乃成此疾。今診穎臣脾脈熱而腎且衰，當由果酒食過度，虛熱在脾，故飲食兼人而多飲水，水既多，不得不多溺也，非消渴也。麝香能敗酒，瓜果近輒不實，而枳枸亦能勝酒，屋外有此木，屋中釀酒不熟，以其木爲屋，其下亦不可釀酒，故以此二物爲藥，以去酒果之毒也。

仇鼎 張君宜

續堯陳應熊三世於茲，而其後以科論，則婦人科如醫博黃孝友以至黃天爵黃一鰲，蓋數十世矣。別而爲江子振應龍應鳳亦再世矣。小兒科則先有丁氏，後有夏氏，轉而楊氏汪氏，卓卓乎專門矣。外科則洪廷鎮洪欽銘洪文衢何寅初何公若洪少岡，則非特專精而且獨擅者矣。又如徐村吳福仕吳靜川吳晴川吳繼川，自元至明世擅外科，而吳參寰吳賡載則內外兼著，試輒奇驗。吳正倫著脈證治方養生類要虛車錄活人心鑑，而其後明穆宗貴妃疾，召至宮，一劑立愈，遭太醫嫉，卒於京，時邸論惜之。程宏賓著傷寒翼，黃倈著醫案，吳崑著醫方考，汪源輯註保嬰全書，許甯著學理論，是不獨有醫術，而且有醫學。至程玠則貴人且天授，所著有松崖醫徑，其後裔程衍道以儒術兼醫理，更名噪一時，而程堯夫程惠生父子不相師而輒有神效，至洪徽甫之針，又其奇者倂及之。

章迪

按無爲州志米芾章吉老墓表云：神農有熊氏咸以捄民爲道，上聖神靈，生而知之，簡易無爲，後世聖賢相師，或口授若心得其至也，雖千年若合符契，故孔氏謂安知來者之不如今，又曰，聖人有所不能知。夫陰陽儲精神而明之，可不妙哉？無爲章氏迪字吉老，洞精醫書，而得針刺之術於素問內經之間，以其道救人，壽至七十九，莫不刺膚透膽，隨針病已，華佗氏不能過也。又以其道授子濟，濟誓捄三千人，因不復針，又以父道付子權，吾聞士大夫多道濟權起病如神，逮得守符親所嘗試。會濟請言吾友周元章撰理誌，不復多得，願表墓道，遂直書其事，吾不及識君，觀其子孫廉介自守，不以藝取人，知君隱施，夫行符藥除病捄人除害物者，上清有籙，許氏旌陽雞犬亦仙去，後之人勿替其志，來於墓下讀吾文者勉之。大觀元年歲在丁亥丙午朔丙戌日男濟立石。

章濟

疾，無不奇驗。後又煉藥爲丹，見爐上有花若牡丹狀，丹成如黍珠，用以活人，瀕死者皆起。傳三世有敬仲者，建炎中孟太后遘疾不起，高宗性至孝，下令徧徵，起太后疾者，敬仲因母馮氏參究診法，引入宮進藥物，食頃而甦，三服乃起。高宗封馮氏爲安國夫人，敬仲爲光祿大夫，兼賜父傑西山葬地，賜姓趙，故所居里有趙郭之號。

張擴

按歙縣志：張擴，字子充，少好醫，從蘄水龐安時遊，同學六十人，安時獨喜擴。後聞蜀有王朴，善脈，又能以太素知人貴賤禍福，從之期年，得衣領中所藏素書，盡其訣，乃辭去。南陵有富人子傷寒，不知人，氣息僅存，擴視之曰：『此嗜臥證也。後三日當蘇，蘇則欲飲，欲飲與此藥，必熟睡，覺當得汗。』已而果然。當塗郭詳正子患嗽，肌骨如削，醫多以爲勞，擴曰：『是不足憂。』就坐飲以藥，忽大吐，使視涎沫中得魚骨，宿疾皆愈。在建業有婦人叩門求醫者，擴不在，其弟揮爲診之，及歸，揮具言其狀，擴曰：『弟與藥如是，且瘳矣，此其脈當發居三年，左乳下有痣也。』驗之信然。嘗有調官都下者，擴診之，謂曰：『鰕游脈見，不出七日當死。』後五日得通判齊州，喜曰：『張擴妄言耳，我適得官，何謂死哉！』又二日晨起進盥，臥地即死。建中靖國初，范純仁方召而疾作，問曰：『吾此去幾何？』擴曰：『公脈氣不出半年。』范曰：『使某得生至京師，則子之賜也。』遂與偕行，至京師，奏補擴假承務郎，未幾，公以不起。聞崇甯中黃誥待淮西提刑，擴謂曰：『大夫食祿不在淮西，行且還朝矣。然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尤未起，起則有召命，不滿歲當三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病，憂在九月。』及蔡京當國，誥被召還，歲中自戶部吏部遷左司郎中，而妻劉亦適以九月卒。尚書蹇序辰知應天府，擴謂曰：『尚書無官脈，旦夕當有謫。』俄被旨放歸田里，復見之曰：『當得州。』果得杭州。汪丞相微時，祁門宰陳孺使徧視在學諸生，次至公，曰：『君位至宰相，然南人得北脈，名宦當由北方起。』未幾登第，調北京大名主簿，不出北京，積官至中奉大夫，中興遂爲上相。擴後以罪謫永州，至洪州，晨

按無爲州志，章濟吉，老子也，傳父業，尤精九針之法，得書之所不傳者，洞視五臟，不失毫髮，立仆起僵，效難殫述。詳見周紳墓誌，子權亦與父齊名。

通俗